

書叢本基學國

釋通通史

著龍起浦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釋 通 通 史

著 龍 起 浦



3 0647 0456 6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叙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僉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僉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匱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蠹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僉父方手哀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殍故紙。猶昔耶。僉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云。僉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隳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陞。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類若畫井墻。陳繇。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瑯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於體慎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僂辭鱗古。以召鬧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譌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大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替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

行也。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隲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勤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稿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千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為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隣，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于胥樂兮。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僖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為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顛固蹇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為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而網蒐備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焉，不勝曝書見竹之感。嗣是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蔭嘉玉毅，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鼎，鄧子濟美凱，劉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煌，新篁麟孫，倪子時行龍鏡，內姪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煥暉，錦文廷炫，洲士思學志學，遜躬志學，皆洽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厭。

事毋足已。毋隱勞。徵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僧又識。

史通原序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修史皆如故兼修史以領職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舊脫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釋】首敘歷官即自敘篇所謂三今之史館即自惟歷事二主從宦一作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古之東觀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舊誤其憂不遑啓處【釋】此總上歷官括合當史通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層明點史通兩引古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中宗元是時復辟六年矣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間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即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注詳集終

馬融三入東觀帝親政召還耶署復在講部拜議耶桓帝時忤大將軍梁冀免官得赦還復拜議耶重

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耶晉書本傳以華學業優博朗瞻多通虛欽言之於文帝除著作佐

白虎通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耶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作白

虎通六卷下有義字

史通子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

別本序三首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按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黥中。張先生手按。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再按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邢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謬。可發舊本細爲按定。延循環按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余旣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

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摭掇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尙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尙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蒼萃搜擇。鈎鈇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史通通釋舉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來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劉肅代興拓跋所忌魏收北產目爲島夷造立詭名義殊索虜其史誕誕者不信黑獺弒主罪浮賀六蘇綽巧蓋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無類是其史慙慙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

劉氏開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於自敍篇略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訶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擗擗苛碎之書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絺繪浮華之冊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爲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集矢劉氏又有故爲推獎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惡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惡傳直之

由由觸諱。

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雜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賊。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往往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盡處却一齊拉轉。既防褻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說。曰小人。乃真罪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憤之由來。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記分熟。生者不到邊。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捻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

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見後增加。必不揜其所自。容有涓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天下共見之。

史通通釋舉例

二科卜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僧先
 先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馱心蓋寡。每於通處薦以荆榛而
 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轂而疵積。敝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疵積者道在刊譌。例總二
 科。科各有別。列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
 辭。弊且流為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
 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為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胸欠。主張驗其通體。支離篇乖。步伐
 從事之所。先即其命名之所。自問有省去不用。唯於短
 說為然。自昔漢唐。經疏通例。墨闕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闕。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況史通之為書
 此段識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是知按之所屆。尤為駟牡之廣。術非等雙雞之
 近局也。又其例比釋加徧。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日證釋。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如左傳。則某公某年。漢書。則某紀某傳之事。

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若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質者。直注未詳。不撰不欺。與世共見。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不根之病。及漫與之習也。如尙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

字形之誤。更有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本則一當繩其愆。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

五曰夾釋。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達之。或遇疑似之辭。

六曰雜按。雜文之施。施於原注。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其初。須為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

自歷行雜文之說。蘇代所言。見之相厥攸居。還渠定判此雜按之所由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稱雜焉。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既雜。於是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叢之類。繁興。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潛咽。文傳侮食。怪曲水序之猶疎。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

作夷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譌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孤而轉。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漢。字言學。者虛。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字。微子。籍序。漏字。失則。脫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類。逆。逆。下。衍。者。字。虛。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字。微。子。籍。序。漏。字。失。則。脫。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類。逆。逆。下。作。聰。明。改。頭。面。得。罪。古。人。莫。此。為。甚。本。所。深。惡。而。豈。蹈。之。下。三。條。皆。做。此。

二曰句之違。違亦概詞也。句之遠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煩之誤。在除加丹粉間者。不與焉。稍舉似之。以

兆府。乖文義。而沒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齊之史。結申左本者。凡此又非一片而遺忘半面者。以

句之靜釋全。文廣參羣籍。甚至泱時稽序。而後其真始出。持此耗磨晚節。俟之甘苦中人。

三曰節之淆。宜節之淆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總首既截。則尾亦

史官篇三。正史篇三。惑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族而難為。官止神行。唯彼節之

有間。今皆駢然矣。至若點煩摘史。隔鈔而合序。當以方空格界之。又若卷未忤時。一履而兩端。可以節之

四曰簡之錯。錯。錯字句。並有錯簡。篇之錯。卷九內之敘傳者。是節之錯。曲筆中。之夫史十行者。是字句之

凡所盡心。略如前款。間嘗總諸科。別而權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趨於是。言愜心。者貴當。必無憾。然後即安。是書也。謂劉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已。孟陬親賢堂。

編次總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別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史通通釋 舉例

史通通釋 舉例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注

書本傳後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史通通釋目錄

第一册 內篇

六家第一

載言第三

世家第五

表歷第七

論贊第九

題目第十一

編次第十三

採撰第十五

補注第十七

邑里第十九

第二册 內篇

二體第二

本紀第四

列傳第六

書志第八

序例第十

斷限第十二

稱謂第十四

載文第十六

因習第十八

史通通釋 一 目錄

601
892-718
2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蹟第二十七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自敘第三十六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第三册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古今正史第二

疑古第三

惑經第四

申左第五

點煩第六

第四册 外篇

雜說上第七

雜說下第九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忤時第十三

雜說中第八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暗惑第十二

史通通釋

卷一

內篇

六家第一。○合起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謂古今正史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釋】二句史字。揭出全書眼目。權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為七而無欠。欲減為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其辨體也。援駁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六家類從之畛涂也。注家認家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為顯說之一。尚記言家也。二。春秋記事家也。三。左傳編年家也。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漢書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

尚書家者。【釋】是為記言家。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釋】上原書下表孔子所定。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為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三引古語皆釋尚字名義。惟此王肅所推一作。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

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釋】數語勒。至如堯舜二典

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範總述災祥。董劉五行之說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釋】數

以書有兼及記事之文。摘出言之。要之。自孔子觀書至此。總以記言為主也。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汲冢周書與尚書相類。【釋】亦是記

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或作二非。草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一作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

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禮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

書。五經之別錄者也。【釋】自又有周書至末所綴三書。皆屬記言之體。正為家字博其類也。○此

既殞。書體遂廢。迄。一作乎漢魏。無能繼者。【釋】數語。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

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

尚書。後漢尚書。漢衍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卷與隋志不合【釋】書體久廢之後。至晉而有孔。至隋祕書監太原

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釋】至

而又有王劭隋書。亦是後來記言者一家。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

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疑當。故事雖有。有字。脫略。四句言有事。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

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釋】此節論孔衍書也。上世事簡，故言亦簡。後世文煩，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體不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釋】此節論王劭書也。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掇止可行於三古，後世不必做爲也。

【按】朱子嘗言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繁引義疏，都無交涉。其首尚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書爲其緒餘。若衍若劭等書，皆是記言之族，故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譏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不識家字，所由胥動浮言也。○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專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詎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辨，而疑書例之不純，固哉言也。劉說蓋本堯典孔疏○尚書固是史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爲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劭爲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

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命決也春秋緯演

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舍學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期所傳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魏人誤也

又按肅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期所傳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魏人誤也

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

論往來也同傳常相辯為例不純漢藝文志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右史記事以玉藻云動則左史申鑒

按王等因事而有言難可偏據魏晉以來黏配相連珥筆預以漢志為誤左史通則又以漢志為例遂有

抵牾此等皆出自漢儒難可偏據魏晉以來黏配相連珥筆預以漢志為誤左史通則又以漢志為例遂有

為例不純漢藝文志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右史記事以玉藻云動則左史申鑒

又有周書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語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因學紀

其文皆在漢世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

職方時訓逸周書序王紀雖弛天命元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十四卷凡所撰

字後魏後孔衍漢魏尚書述百餘萬言唐藝文志元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十四卷凡所撰

王劭隋書八十卷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秘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

守株韓非五蠹宋人耕田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未

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

呂伯恭書程氏遺書若只暗地刪却久後易惑

臨川世說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為嗣高氏緯略義慶采

春秋家者釋此一家是言記事家也止以經文為其先出於三代釋原記事家案汲冢璣語記太丁

時事目為夏殷春秋釋見於諸書者以實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

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

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

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釋此上疊引衆說

歷國史記皆號春秋為推本命名之由而其用則皆以記事為義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

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籍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一作晦其文為不刊之言

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釋此節正表孔子所修之春秋寓書法於記又案儒者之說

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釋】此節帶及編年。言記事必所著。事無編繫。何得假名。然編年意本章不重。特緣此以斥諸家耳。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昔。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褻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釋】末節指出後史之帝紀爲近春秋經體。是則本家正派。特書法未盡善耳。

【按】此春秋舉經不舉傳。章意以記事爲主。與尙書對舉。而此爲確配。非尙書強配記言比也。於編年意則帶及之。至下章左傳家盡之。其標義也。以孔子爲宗法。其徵名也。以前所稽者爲原始。以後所附者爲虛稱。其苗裔也。以遷史所開諸帝紀爲具體。合而觀之。家字之原委離合備焉。○本紀取法春秋。一語破的。紀所加詳者。惟在開創之世。及凡詔令之文耳。後來朱子作綱目之綱。固是仰學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紀。

春秋家者。至盡在魯矣。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錯相同。

汲冢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竹書紀年。【杜氏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

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事。起自癸亥。次文侯。昭侯。以至於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襄王二十三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也。韓襄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證謂之今王。其著書之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汲冢書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子夏等求周史。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周禮舊法。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

繫日繫月。氏語見杜序。

包夏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爲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藝文志。虞氏春秋。爲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爲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大夫。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

左傳家者。釋。是爲編年。其先出於左丘明。釋。傳志家之所始也。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授。舊作。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授。舊亦作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原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尙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釋。首節空疏。傳字。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

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釋】此節貼合左氏傳

到編年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史而以經名者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釋】二書皆非

秦為下文樂傳張本耳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一脫始以周貞王續前

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同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釋】樂資采國策遷史為

初亦名為傳○已上不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釋】

接入漢史其初有紀傳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附一有左傳著漢紀三十篇【釋】此就荀

左體指出編年二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廣字裴子野吳

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當有字名各異大抵

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釋】的準者編年也凡異名而同體

【按】春秋經以提綱傳以述事事必繫年編年之法由是興焉然編年之義史通不以繫經而繫傳者

事待傳而顯也傳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釋義左主載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

也故左傳一家為編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後樂資荀悅以及張孫干徐裴吳何王諸所述撰皆其流

也章內錯舉國策遷固殆為樂傳荀紀起本猶宋涑水氏採十七史以為通鑑所本者紀傳家而所成

者乃編年體也此處觀書略綽定知辨類糊塗○又唐之先有王氏元經薛收傳正擬是家史通曾不

及之。因思隋唐二史皆不立王通傳。至司馬君實爲之補傳。謂其事其書出其家人。參差不實。然則書雖存。究在依託。然否間。况其家所以推之者。越分無禮。有白牛谿序曰。山似尼丘。泉似泗水。更爲之作文中子世家。以配遷史。是其淫名僭號。罪甚揚雄。法亦在所必斥也。

受經作傳杜氏集解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樂資晉書無傳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按左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

定王左疏雜引存疑

荀悅後漢荀淑傳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正史篇又有注

張璠國史無傳華嶠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

卷多不次敘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孫盛隋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

干寶晉書直而能婉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爲著作耶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愨凡二十

玉露謂韻書千字下注云晉有干寶也誠齋喜曰此吾一字之師

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

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

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常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釋】此節因國策敷衍而出，在舒元作之，殊覺多事。在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釋】此書乃的派，國語一，家從此止矣。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為一作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釋】末正見國語家久廢，雖自魏晉以來，多有分國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國別，而體則非矣。

【按】二國均為國別家，史通雖專以外傳標目，其實走馬遞舉。○自封建廢而史統於一，靡事殊塗矣。其或光岳氣分，各職記注，而編年紀傳，小大相師，亦並不用條綴體式，若是乎國語一家，幾將說部置之。史通不列為家而不可列之為家，而體非正用，章末筆參進退，不類他家，有以也。

內傳外傳【韋昭國語序】昔孔子修舊史，以垂法，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又云：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遠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王肅注【三國志】見尚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

虞翻注【三國志】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徒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章曜注【釋】唐固注國語見吳志【按】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為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

戰國策【釋】或曰國原敘【釋】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釋】或曰國原敘【釋】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

策【釋】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釋】或曰國原敘【釋】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

孔衍後語【釋】唐藝文志【釋】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釋】又春秋後國語十卷【釋】非皆有其書也【按】史

九州春秋【釋】徐充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釋】陳氏書錄解題【釋】高陽王睦之子官祕書郎

魏都許洛【釋】三國魏志【釋】建安元年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許都【釋】高陽王睦之子官祕書郎

晉宅江淮【釋】晉元帝紀【釋】帝瑯琊恭王觀之子嗣位瑯琊【釋】吳志【釋】朱桓言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都此江淮【釋】其界也亦吳之通稱如吳志【釋】周勣本陽羨人而言生長江淮是也

史記家者【釋】此是紀傳家之祖而劉氏以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釋】通作

後乖舛【釋】此四句伏下遼【釋】至遷乃鳩集國史探訪家人【釋】或作家【釋】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

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釋】一本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

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釋】數語【釋】透下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

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臬

臬

臬

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

已。【釋】自此節起。連述後代之為。擬史記者。○本節述通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詳後注。又著科錄二百

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

錄為號。【釋】此節述科錄也。元暉食慕史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

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恐當作別。紀傳羣分。皆以類相一無從。各附

於本國。【釋】此節述南北史。亦綜數代為一書者。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釋】已上三節是述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

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敍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

其所載。多聚舊記。一作紀。○「原注」謂探國語世本。非時採插。雜言。故書綴於小注末。使覽之者事

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釋】凡此諸病。皆由世代懸隔。載記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

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或作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釋】結言

史記者。無其筆力。貪其博遠。非蕪即缺。病所必致。此通古一家。所以當誠。欲令作史者。於紀傳家。以斷代為正。下章漢書家是已。

【按】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識利病之言。聞人通患。率在誇多。代遠文龐。荒誕滋熾。無田甫田。詩人所以

誠也。史通蓋為通史料錄。蕪編紛出。濫觴實由司馬。故重誠之。其別家於班。正復為此。評者不察。認是

詆譏遷史。誤矣。○南北史之為體也。析置紀傳。越代黏連。而一姓數傳。多繫家不繫國。於畫代為紊例。

設若八朝各立限斷。如承祚國志之式。則子元不以入史記家。延壽亦不受此訶矣。至歐陽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繩之。○嘗謂昔人所以甄綜古近。通為一書者。為其時未有彙刊羣史定本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為廿一。為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表。既無纂合之勞。亦免離散之患。實自斯言發之。劉氏豈非史部功臣。

採訪家人此句又見探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是知改人為乘者非

魯史舊名史記語見春秋家

通史梁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又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

科錄北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

斷限亦曰限斷二字所始見斷限篇注

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一讀書志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

十歲北謂南為夷欲改正為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七十一年為二史一門以延壽書與梁通史同列良是

胡越漢書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云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

參商伯左傳昭元年商人因是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虞夏故參為晉星

漢書家者【釋】此為紀傳正家斷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謂孝武帝依太史公語也自太初已下闕而

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釋】彪書初稿猶非全代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釋】漢書全舉西京

主句是斷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釋】點題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

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釋】此釋書

及體製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釋】自首至此總言紀傳為體皆準子長但起高盡莽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

秋述魯文一作止哀公定公舊誤作紀年紀年竹書不一作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釋】歷觀以下皆論斷

前史或累代連舉或一代不完從無斷限全代者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一作【釋】唯漢

斷代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釋】此之易對自爾一作適迄今無改斯道【釋】章末

斷代處舊連下結下贊尾今分出

【按】紀傳家自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列史部首科謂之正史先馬次班此定例也劉氏以時近者易為功代遠者難為力有鑒於通史料錄之蕪累故特標舉斷限借史漢二家以示適從云爾夾漈持論有意矯枉其言既悖至評者認此為乙馬甲班直不曉文義矣○自孟堅有斷代之書自知幾有無改班書之論向後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為定式夫豈孟浪之言

彪固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周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末廁於秦項之列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敘傳竟不及父彪懷史事欺所生欺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爲首款後漢書本傳彪斷探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漢書本

東觀日記祖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書後漢書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校書郎劉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馬日碑等皆嘗補續按外紀年不逮魏亡謂竹書紀年未盡魏哀而止正與

三國曰志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爲館令史及蜀平司空張紀年不逮魏亡漢書全代對照或譌不爲下失之

於是考茲六家商摧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尙書等四家尙書春秋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釋此六家總結也以配篇序故應另

按是篇如弈者開枰佈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即以辨史體之家該體故備陳辨家在協用就於篇尾預作轉樞記言尙而不著歲序也記事春秋而不詳顛末也國別國而不歸典式也非編年代

遠記而不立限斷也此所謂四家體廢者也若乃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左傳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漢書此則所謂祖述惟有二家者矣即結本篇六字即提下篇二字脈理連絡史通通部爲

全局即此可見

卷二

內篇

二體第二。二體者。一紀傳也。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一作闕如。【釋】年非紀傳者。既而丘明傳春秋。編年。子長著史記。紀傳。載筆之體。於斯備矣。【釋】既而四語。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釋】已上總為二體。標出原委。大意言。惟此舊脫。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釋】四語又一提。下分編年。夫春秋者。一屬論編年。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釋】長即利也。謂其勝本編年之體。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關國政。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其人無不枉道。自所應有也。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故也。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也。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釋】短即害也。是其不及紀傳處也。其所史記者。一屬論紀傳。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

序一作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釋】此其勝故長而利也。亦紀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項涉及則云。語在項傳高主項實故。於項傳高祖及則云。事具高紀項主高實故。又編次同類如風買曹荆。不求年月謂時。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釋】此其不及編年處。故體自不免也。○兩扇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釋】前幅分扇立論。此借寶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釋】此八句只就實語一駁。以下申窮之。○向使丘明世為史官。而非皆做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身隱位卑者。晁古作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文煩事博者。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嚴鄭黃。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晁董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此是必情有所慙。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非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釋】至此一勸言設使左為漢史。仍用編年。則如上所云。故班固以同例。運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釋】變為紀傳。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舊作保之。有踰本恐當紀傳。【釋】此數語抵前駁于寶一長段。言世又有厭迂

之改來改去。總不出此二體也。○互勘之文止此。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

王虞紀而副以干紀。編年宋書有徐沈紀而分爲裴略。編年各有其美。並行於世。【釋】結尾異夫令升之言。唯

守一家而已。【釋】繳應借詰之詞。

【按】此篇與六家頂接。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先分論其得失。不以有失而不行。後合勘其兩行。不得偏任而廢一。以左荀等字當編年字觀。以班馬等字當紀傳字觀。會此替身。乃得縣解。自後祕省勅撰。唯此二途。藝文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誠百代之質的也。○或問替身云云。何謂也。曰錯舉多書。總歸二體。蓋揭二體之兩行。非評諸書之優劣也。其利害短長。體中應有。亦不妨兩有。非此利彼害之謂。更非利優害劣之謂。但謂二體既立。一以詮歲時。一以筭事行。國史乃無偏缺耳。舊評不會作替身字看。遂皆拋體而議書體。兩書煩臆揣都錯。○干寶一節。能因單得互。才是善讀書人。○二體兩字。貫徹全書。綱維羣史。○人言。自袁機仲樞紀事本末出。史體參而三矣。余曰。亦從二體出。非別出也。且降史書爲類書。法不參立。故其書不由史館。不奉勅亦編。

荀悅張璠見左傳家皆編年體。

華嶠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絳縣老左傳襄三十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

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杞梁妻於左傳襄二十三日殖之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

柳惠不彰柳下惠也按十六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

賈誼屈原四史記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

曹沫荆軻游燕在燕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前漢嚴鄭禮聘子真子真不黜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執導之以善日閱數人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

後漢郭黃以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

日既而至袁閔所曰子國有顏子奉高識之器醫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過清濁之

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識之器醫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過清濁之

不濁不可量也按二人合舉

晁董對策漢書晁錯傳錯為人陷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為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

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為江都相

司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為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弘恭石顯尹
攪詞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嘆息以為中壘校尉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雲博學經書為大
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為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雲博學經書為大
無所依違

闕單未詳大抵是當日方言之別寫也盧照鄰釋疾文云草木扶疎兮若此予獨闕驛

王虞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為

文志預晉書五十八卷

干紀即干寶晉紀

徐沈徐愛傳見正史篇注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為一史起義

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共人也高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卒諡曰隱著宋書百卷其目詳外篇正史篇

裴略即裴子野宋

載言紀傳一體中分條著論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

闕紀載也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泥古太甚於尚

論書家已釋首節推原記事記言古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頗省合

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釋】至左氏則言事兩收矣。然非傳體。無隔越之患。其勢自可兼行也。此上下轉遞之文。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

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或譌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尚通或錄言。罕逢載

事。【釋】自此歸到紀傳約舉專載。文辭之篇。以發論端。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一一作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一一作遂令披閱之者

有所憎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一作紛擾。古今是同。【釋】承上言以長篇夾入敘事。中閱者苦之。偏起本指。案遷固列君臣

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一作言無獨獨無誤。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

書。【釋】數語揭本指。若人主之制冊詔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謂收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書當有章表書。

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者也二字於文勢當有。【釋】此段制冊章表等。皆朝典頌奏之言。又

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

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據前例亦當有題。為某書之文。疑脫。亦猶

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釋】此段詩頌書論等。是詞人著述之言。夫能使一無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

之道備矣。【釋】以上二項為一節。意謂當於昔晉誤。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字。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為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釋】此借寶言以見酌。是用敢同有識。爰

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按】上二篇標列史體已備。自此而下。別出己議也。彼編年一體。緒無雜出。而紀傳則名類多門。商權

宜審是篇蓋就列傳而言。方銓事狀。忽夾長篇。未免文氣隔越。故設此論。嘗竊計之。就如賈生。董傳。方朔。馬卿。未作要官。無他政蹟。其生平不朽。正在陳書對策詩頌論著等文。設檢去之。以何擔重。且使此册果立。幾與摯虞流別同科。卽劉於載文篇亦言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不且自矛盾乎。况乎後世著述如林。彌滋膠轕矣。此論不可行。

章孟諷諫〔漢書章賢傳〕章賢。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及孫王戊。蒞淫不遵法。

揚雄出師〔按〕漢書揚雄傳。載河東長楊等賦。及離騷解。嘲等詞。太玄法言等序。而無出師頌。郭

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

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爲雄耶。

馬卿封禪〔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見上好仙。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

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

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其書有十二紀。〕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

於此乎。〔釋〕首原紀。字來歷。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

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二句喻言本紀法立而分定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釋】及

司馬至此贊其創立紀名專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猶言門類既定而疆理猶

畫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釋】數語轉意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襄舊作爵乃諸

侯而名隸本紀【釋】此下言自名之而自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之遞代武王拔

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釋】先設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

篇其書不過兩番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甚不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釋】此

駁之而文義側注周之先事少卷促大業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正

耳秦未帝前卷長另立何亦混稱乎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未就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

同羣盜羣盜即勝廣輩漢書勝廣項籍同傳句蓋準以為言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即如彭韓之類諸

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釋】前節就帝王上世亂例駁之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

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釋】二句正透出命名的旨上無壓制自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

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連莽舉例後來作者宜準於斯

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釋】此與下節皆摘後史之不符夫位

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章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即下文逮伯

起收魏之次魏書一脫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諸本譌虛謚問廁武昭欲使百一作世之中若為魚貫

【釋】此節摘繼體追尊為言○已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

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此郭本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舊注魏

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按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舊注如彥淵

淵為唐諱恐非原注下同按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釋】末節乃從紀體立論

則提綱書其大者雜載他兼則襲矣可謂搜義無窮

【按】史記索隱釋本紀曰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若是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

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其於列傳篇又曰紀者編年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蓋言用其紀

元紀其時事也似此析義則凡混假是名如項羽前附秦年後附漢年全與本身無與不待辯而其非

灼然矣裴世期論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稱世家繫其本系故曰本是則劉說之所因歟○儕項於

州吁無知初看似過細按其意特以未成君等之耳非以逆例也或曰魏武權假漢年紀是乎曰帝魏

為文者勢所必然猶晉三祖也尊創業也非是則唐高宋太之先世矣莫謊於元魏稱謂篇斥之○孫

和元晃一條斷制嚴明濮議與獻議聚訟可息○自此至題目篇條疏抽論皆是紀傳體中之體例

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羌弗曰毀隄曰公

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王此敘止十五世疎脫甚矣

伯翳至莊襄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為附庸邑

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

無知州吁左傳莊八年齊公孫無知有寵於衛州吁弑桓公而立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於濮

權假漢年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

陸機晉紀晉書本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機

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為不台本紀之體得

也帝昭

弘嗣吳史弘嗣章曜字即章昭也見國語家吳志曜傳按孫皓即位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

之舊

伯起魏書北史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

樞盤曰景穆高宗即位追尊皇帝廟號史臣曰恭宗明德令鳳世祖天其

辰園漢宣帝紀武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證歲時祠其議證置園邑有司奏請證曰武

置奉邑二百家湖園鄉那聚

為辰園後又益辰園滿三百家

魏著作〔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不同〔按〕澹本字彥淵唐諱為深

李安平〔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無當字〕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各國自用其年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釋〕首標世家創設名義之故已下皆即遷史搜駁案世家之一無此四字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一作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一作古集內屢見此語並作故〕而名實無準〔釋〕既立世家一門陳勝最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三晉田齊之先猶又當有田齊二字〕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原注〕謂求之人情孰謂其可〔釋〕第三晉田齊總駁而田完題上獨缺齊字故多一層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縣縣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一作〕天朝不臨方域〔漢初不盡然〕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一字多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

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釋】第三駁專舉漢封爲言。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葦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釋】班史廢去。是爲時事勢當。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吳益蜀。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僞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此論於蜀未允。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晉。考其傳體。宜曰世家。【釋】自漢而後。代多分據。宜若但近今。或作誤。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或譌。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釋】末以舍馬從班結之。

【按】由周而來。五等相仍。當子長時。漢封猶在。故立此名目。以處夫臣人而亦君人者。自茲以降。去古益遠。藩微封耗。史無世家。時爲之也。隨時之義四字。乃持論主句。○三國南北朝。體勢相埒。各爲一史。理事當然。宋之遼金。亦猶是也。晉十六國。載記統之。唐之藩鎮。是不一姓。凡此諸朝。都無置世家處。獨唐末五代。十國擅世。廬陵遠法龍門。繼列茲體。比於揚益魏虜之云。似較隳當。亦時之適逢也。然設以十國擬諸載記。亦殊妥協。○帝魏則傳蜀。帝蜀則紀漢。蜀不得與吳例。故獨不可世家。○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愚謂史記乃從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敘後系獨長。至十一傳安國而與己同時。繼以子印孫驩而止。厥後襲成襲亭。宗聖奉聖崇聖恭聖紹聖褒聖衍聖之封。與世無極焉。乃悟世家二字。千

古唯孔氏顛撲不破。史通糾史於孔子無綴詞。其亦有會於斯歟。宋史製歐諸國世家。夾置傳內。名類雜糅。

三晉趙武續趙世家。頃公年趙簡子出。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五世晉獻公。賜趙襄子與韓悼公立。

知氏於是北有代南。有知氏。襄子卒。獻侯立。卒。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晉文公。令武子襲魏氏。

萬事晉獻公。魏公。其後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益大。子武子。獻子。景侯。與趙居。俱得立。為諸侯。

陽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晉也。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地。桓子。宣子。徒居。俱得立。為諸侯。

田氏齊。以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奔齊。桓公。使為工。正。完。卒。諡為敬仲。敬仲。如。

魏使言周天子。許之。田和立。為齊侯。列於諸侯。田和。使言周天子。許之。田和立。為齊侯。列於諸侯。

葭莩。鴻毛之重。中山靖王。勝。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去太去甚。人。去甚。去奢。去泰。聖。

子顯編魏虜。成。表。奏。之。子。格。傳。子。格。弟。子。顯。字。景。陽。啟。撰。齊。史。書。牛弘周史。三卷。隋書本傳。弘撰周史。本傳。缺書。隋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弘撰。亦見外篇。正史。

蕭管。同。後。周。書。持。節。都。督。孫。梁。武帝。之。孫。明。太子。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元。帝。時。鎮。江。陵。管。與。構。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管。為。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管。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歸。嗣。位。歸。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

令。多。準。尚。書。志。牛。弘。為。史。尤。務。清。言。隋。書。本。傳。弘。撰。周。史。本。傳。缺。書。隋。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弘。撰。亦。見。外。篇。正。史。

蕭。管。同。後。周。書。持。節。都。督。孫。梁。武帝。之。孫。明。太子。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元。帝。時。鎮。江。陵。管。與。構。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管。為。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管。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歸。嗣。位。歸。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

八。載。薨。又。命。其。太。子。歸。嗣。位。歸。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

文何儒善弓馬二年隋徵入朝廢梁國自晉初即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按晉於後周若題以世家實為宜稱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釋】此篇論列傳也其以本紀並提者何蓋紀兩端以名之故並提以析其義也一則紀以配經傳以配左以明詳略之攸分如本節所云也一則傳無他體清譎偏與本紀出入宜審義例之各當如下文所辯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舊譎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一脫皆作傳言年從秦漢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史記此三子曾不之惟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舊作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羿世似黃帝之蚩尤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謂方之駢拇難以成編謂蚩尤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紀體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桀古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多端時事紀名傳體所以成嗤一作【釋】此段所言本紀篇先已論過似乎複出而非也在存實定合收選蓋彼篇雖有書君顯國之夫紀傳一作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言而於論項之處未暢斯旨留此盡之也夫紀傳一作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或作后妃六宮其實傳也從君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用其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釋】已上兩層皆是借

次及范陳年託他人者反不入傳年由我紀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舊有耳字如二人者反以傳名皆失實也論傳例之失至是止

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南一作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釋】

單行傳體可以不論合傳寄傳變體也故抽論之合傳謂二人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一合事非儒林循吏之類寄傳謂別列傳頭非召平沮授之類

多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釋】附出謂附見傳中因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舊有字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釋】假附出之可傳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一作死無異遺蹟一作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釋】自茲以後至末寓情須揚厲滋多敵後波靡屹然底柱

【按】初謂列傳宜無紊例之患又疑史通何多牽涉之辭久而後知其解也拈出本紀連爲互文透頂直指曰紀者紀年也年仰他人者雖紀實傳年得自主者雖傳實紀片言折獄紀法定而后傳例清焉迨乎文勝益流甚者騰聲穢史縱謗書其或免寧實錄之靡慚篇後發藥又是傳者通病子長之倡傳

首也。曰：非附青雲，烏施後世。子元之嚴傳例也。曰：生無令聞，虛占篇目。舉意故殊，贈言彌遠。國史體尊，可使夷於家乘哉。

后羿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

蚩尤史記五帝紀不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用千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爲暴一索隱

范后妃紀范曄後漢書以皇而居正號者並列其敘曰考列行跡以爲皇

陳志孫劉陳壽吳志權曰吳主傳改元永安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皓曰三嗣主傳亮改元曰建興五鳳太平休改元永安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皓曰三嗣主傳亮改

泉侯劉豹等先主曰先主傳位以魏武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武帝擔山之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

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牧昭告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蠶者王莽盜光武皇帝震怒

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莽士以爲社稷廢帝備

宜修之嗣武改元四建興延熙景耀炎興一按二國主傳皆不用魏壇受皇紀體也

餘耳勝廣史記漢書並

四皓列王陽之首漢書王吉等傳首有敘敘內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

安車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待之太子得位以爲重遂用

自安王吉本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劉平等傳傳首亦有敘敘內云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

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適爲親屈也劉平本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

紀季入齊附庸先祀不廢紀季以鄒入於齊杜注鄭紀邑季以邑入齊為

召平紀信何傳紀信附見蕭

沮授後漢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為別駕授進曰將軍忠義奮發威陵河朔迎大駕即宮鄴都

挾天子而臨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紹攻許沮授為操軍所

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為福乃誅之沮授懷注一獻

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存研樓集近宜興儲會元大文撰有沮授補傳

陳容魏志紹曰將軍欲領東郡袁紹與兵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見洪

與將軍同日而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賊同日而死不

卷三

內篇

表歷第七〇表以世系年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一作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通上並効周

譜此其證歟釋起首原表所由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舊本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

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

方稱周備【釋】此節泛提史家不必有表觀睹一作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屬下句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

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

謬乎【釋】此層貼上意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

至世家表在一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本

謂東觀漢記東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遷到後史效之勒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

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

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

疏言史記所綜在列國時代則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

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

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一脫【釋】此又摘出班

一駁真屬可恨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

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

為切者矣【釋】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

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代單行之書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亦無表。宋熊方補入。今本既有。故斷自三國言之。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

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

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

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

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

衷用之。不為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為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譚極言。譚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譜。訪杳周譜。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

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六義見子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

人之大本。疏。大正始。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唐藝文志。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偽十六家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韋昭即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竊有所懷。貧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因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

據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

帝代年歷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星算。地里醫術。著帝代年歷。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寶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

生。日十二刻也。卒諡貞白先生。通志略作帝王年歷。

書志第八序論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論五行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譌。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統提書志之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

曰志。蔡邕曰意。舊作東觀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按歐陽五。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一字。構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名。於其編目。次非則有前曰平準。史記

後云食貨。漢書古號河渠。史記今稱溝洫。漢書析郊祀。漢書為宗廟。後漢然非總類名。分禮樂。漢書為威儀。隋志之禮。懸象魏書出於天文。漢書郡國後漢生於地理。漢書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

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釋一層志中條目。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百官輿服。謝承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來志目。漸有增

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門。命名。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

際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

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

際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

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

際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

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

際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

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

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中幅三條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一篇一有字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

【釋】四語籠起後尾一條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序皆非原文可刪也中後同

【按】此為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序則東觀句作蔡邕曰意一在起卷之首

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為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

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兩舉大意天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綿長

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

考限觀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偶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

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言史記之作該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竊以國史

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氛侵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

所候一作至於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

之類志之可也【釋】此言天變代異若乃體分濛瀛色著青蒼丹曦日素魄月之躔次黃道日行紫宮紫

垣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微應復陳體象之非其間唯有袁

山松著後漢書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釋本朝象變者四人皆專志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

蓋為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為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既並時復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為改觀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之異則恒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昭代乃為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

李邵後漢書李邵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徵服單行各至州縣觀

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邵指星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章問焉子章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

必死誰以我爲君乎。子章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英惑其徒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英惑果徒三舍。

中台告圻不可由是致怨華。子隆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及倫將

廢買后華，遂被收。

星集穎川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尙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

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樓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

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

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

目如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函遞到後史。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

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

月會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

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饒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闕眉以

半額者矣。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漫，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

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此節單折。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釋】結到單錄。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礪谷灰燼。蔡照蕞殘。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于李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祕省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一朝撰述。毋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摭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四部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籍。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

七錄【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道錄。七錄。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

關眉半額【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諺也。

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

雖有絲麻二句成九年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

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舊作丑誤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皆貼氣數說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

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釋不相雜糅之意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

一作梁非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

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此節申

不相符應之證泊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釋三句提起後文蓋指董劉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谷誤

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一作梓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

釋欲奪之先予之是開筆至於蜚蜮蝥螽震食崩圯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釋數語急轉故

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早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襪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

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吳曼或作穹垂譎厥罰安在探蹟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

略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

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

知其言一無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皆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釋向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狹者驟而潤者簡舒難於悉協者○自其事也至此皆約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公元行家大數統折之已下拈條摘駁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公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駁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嚴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之上亦凡五世○在志嚴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之宣於嚴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公後世歷嚴閔蓋文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原注一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本不都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又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欲殺厲公後其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選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年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但此占志作昭公注成公誤在注而晉厲公在雜駁篇并詳之魯僖末年三桓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糾只占志作昭公注成公誤在注而晉厲公在雜駁篇并詳之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斯皆不憑章句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

邪【釋】此段駁其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鶯著青素一作色疑脫偶負夔非中國之

蟲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聖劉歆以爲聖負夔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

志中下鵲鴿爲夷狄之鳥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鵲鴿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

而班固就加纂次會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釋此段駁其且每有敝一災推一怪董京

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

爲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

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故移而并之又按劉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

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此段駁其占論歧迕○統上三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

書漢臧榮緒書沈約書蕭子顯書齊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

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

尙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一作不精密也釋此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

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

董養徵晉亂於蒼鳥一作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

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釋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

彼後來強附之術。仍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是以寬為甚之詞。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書。一作受嗤

千載也。【釋】作誠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奧。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志天文。

麟鬪鯨死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拾遺記一燒黃河千年一丹丘千年

山崩左傳成五年一梁山崩

大歲在酉四句馬揔意林在已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

周王決疑說苑利權謀武王伐紂至有天地。犯妖而禽紂。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

齊太公世家。書秦醫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

枯骨朽著。不踰人矣。誤以齊世家為周本紀也。宋皇誓衆曰。往宋武祖上之戰。旂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涼營振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十擊麻秋引師出

鵬集賈舍鵬不祥鳥也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鵬似

江璧持璧與客曰為我遺瀉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

柳植符節令睦弘昭帝元鳳三年上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

門樞白髮書曰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仵伯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

乃王太后莽之應此異

桂樹黃雀所羨今為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恆事應咎徵秦人歸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恆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凡約宋書

拾遺語錄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

移的盜鐘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情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而走者

後生可畏二句與見魏文帝

裨竈左傳昭十七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

史通通釋 一 內篇 四十五

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土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管其衛君乎魯將上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學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

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趙達吳志曰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麟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

董養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為乎人理滅大亂

泉地也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有一作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

相類也二字行草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釋借前二項衍出後二項夫圓

首方足一作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兒古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

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

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釋因天衍人是一項然技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輶軒之使譯

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

不爲方言志乎。【釋】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釋】此節是輕綽之文。蓋言彼二。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釋】此節乃撒落前文。轉入下。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酌補耳。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三項。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塔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高。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鄴。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釋】此節。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列狀四荒之經。山。海。觀之者。擅其博聞。學。本。此二字。一。之者。聘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一。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

食貨之首【釋】此節講補方物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郟子見師於孔公不

識其先籍談取諂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

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

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兼南

陳山東東井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貴一作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

族志列於百官之下【釋】此節講補氏族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

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

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項之當補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一作

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釋】此

上三項設問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並記

見考證之難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記南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記北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

【釋】邑有考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舊作記世族江左有兩王百家

譜記南中原有方思殿疑當格記北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族有考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

羨風土舊作土風○二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括

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方物有考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探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釋】結言有考則取而用之耳

【按】此為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知幾顧為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考之都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氏及氏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爬動癢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

七略【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

許負相經【舊注】孔衍漢春秋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弘景劉孝標俱有許負相經序

揚雄方言【讀書志】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列國方言

齊頌魏都改銅爵曰金鳳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

代寫吳京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幸洛陽定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

畫而

王會各以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後作王會同

印竹筠薺宛馬巨雀漢書西域傳

鄉子左傳昭十七擊之鄰子來朝適之昭子問焉曰少皞氏名官何故也鄉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籍談晉左傳昭十五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對曰

乎也其反無分且昔而高祖孫伯翳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其辛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帝以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黃

三閭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

符瑞釋老沈約宋書魏收魏書十卷其志未曰釋符瑞

漢三輔典其書所載皆都城宮苑辟廡明堂宗廟郊社庫廩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唐志三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即否

宋南徐州記唐志三十卷地理類二卷

晉宮闕名隋按此指東晉者

洛陽伽藍記為之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街之撰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造佛寺或舍其私第

丘墟道述斯記

鄴都故事無考按黃補注唐志有馬濶鄴都故事二卷

三輔決錄世從後漢趙岐傳岐字邵卿初名嘉字壘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自序云三輔本雍州地則

依遠命操筆者書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

摯虞族姓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王儉撰百家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並王儉撰

方思選格唐志諸郡中類後魏方思格一卷又柳冲傳魏太和

臨海水土地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

陽羨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聰騁恣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為也曰

學入洛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

地里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

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御書中尉關右大使

卷四

內篇

論贊第九〇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荀悅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句未的詳注中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

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抱朴子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

歸論贊舊謂一脫贊字【釋】首撮史傳之論贊夫論者三字此下先言史論所以辯疑惑釋疑滯若愚

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謂非每傳皆有司馬遷始或謂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

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自史記始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當從猶義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

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釋】此推

史論成例始自史記非理所必需也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無味承祚僕儒一作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

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荀悅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

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此就縣儷中所取如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宏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一作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此節就諸論品其高下大【釋】意謂宜尙典實。無取浮靡。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謂補傳文省。舊作省下同。可知。謂單詞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舊有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此句舊作萬石君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舊脫也。事無重出。文【釋】省可知是為準的。此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史論上乘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此翻轉言失之復與支者。後史大率【釋】然也。○上言論。下言贊。此處分截。馬遷自。一無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在自序之後。文仍散體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在敘傳之後。文皆四言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分綴自事多者則約之。字下有以使少。理寡。一作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一無【釋】此節遞到史贊。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

非如蕭顯子李百南齊齊字脫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釋】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為多論贊二字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絕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誠可知劉說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強文為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揚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鑿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為論

劉昫【北史】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按】延明昫字也北史諱唐熾名以字行

袁宏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士列女等傳玄晏傳諡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

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為句漏令曰非欲為榮以有

臧榮緒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魏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遷祕書監著

也秋

習鑿齒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

玉卮無當韓非外儲右一器而金之玉卮可以盛酒無當

唐修晉書皆詞人好探唐事競為綺語詳正史多文詠之士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垢汗君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冓廁身自澣西贊曰至石建

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則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

班排賈誼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上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

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以疏矣按表餌之術實疏班論非過

范美隗

【後漢書本傳論】若蠶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嘖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七

壽謂諸葛

【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

【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尅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乎。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 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一作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敷暢厥義。【詩小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

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為道。主於序明篇指。馬班有作。猶存經序之遺。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

其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

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爰泊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

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釋】此言。蘇繹是尚。自范而開。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

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

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一作方朔始為客難。

續以賓戲。班固解嘲。揚雄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

恆說也。【釋】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一有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釋】此下言。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釋】此言例之為絕。唯令升干寶。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一作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沈約。之志序。蕭齊顯。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釋】此言例之為體。晉後復興。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躑。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釋】短語括一時各見之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駿。班華。習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陷穿窬之罪也。【釋】至魏收竟以剽掠為能。斯下矣。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案皇唐舊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文不準。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準。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束上。又一作。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一作。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釋】此又指出例合而序誤者。謂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總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附出之例及總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爾不明。

劉江王貢注見列傳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敘注云以上並華嬌之詞

濫觴可以家語三怒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後人多誤用

七文選七發注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枝附影從十有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勳七召而獨無七章俟考又列七謨七華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章人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

鄧粲晉書本傳元明鄧粲長沙人初中宗元帝蕭宗明帝

道鸞南史文學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龍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

仲密明月仲密高慎字明月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問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

病史通似誤

畫蛇戰國策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足未成一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第十一○題目有二義一謂全書統名一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樛杻志如志曰喪祭乘【釋】前中就統名立說○自

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

莫踰於此焉【釋】是言書記紀略四者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一脫魏字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

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釋】擬古求異皆可不必要○已

權而論之其編年月日多者謂之紀荀袁漢列紀或作非傳者謂之書前後漢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

定體為實之寶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陸賈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

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歟

【釋】此總上言二體唯荀班所名為正餘皆強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此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

聚隨事立號諒無恆規【釋】此下析言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

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釋】史遷篇題之失有然班固撰人表以古今

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釋】班史篇題之失有然子長史記別剋八書孟堅

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

取新【釋】何法盛改易軼名亦屬無謂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

如陳項諸雄寄編一作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

人列為載記顧一作顧非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晉書唐初新定故曰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一作特載記表名可謂擇

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晉書用東觀載記之例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恆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

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

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隨之詳略引起下文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

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

於此竊一作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

滿目也【釋】范史則務盡其詳矣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

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舊譌則云僭晉司馬叡烏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

署一譌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李壽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

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脫此二字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

一一別作具言無所不盡者一無也【釋】魏收更誇已斥隣多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

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

爲一大節。以此
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篤帙題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尤所加意。○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爲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未便同科。况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爲我駢除。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爲一帙。○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瑤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瑤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象外篇正史篇魏略五十卷魚象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象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初名

外戚命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林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

號新市兵平林入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 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尙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

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釋】篇首標義言代

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釋】二句夫又一作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

之立表志外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其殆侵官離局者乎【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考其濫觴所

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

時有限斯極固旣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或作非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或

不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釋】束班書但固之躋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途一作宋史則上

括魏朝魏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

【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雖所侵無幾而例已不清矣○當與正史篇互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

雄鋒鏑之一無之下同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劉表劉琦呂而已若一各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

室漢謂不涉霸圖曹謂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字一有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府中車之誅旣不列於

漢史何太師卓自爲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公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

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册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臧

諸人魏志皆闕入傳首是更不明斷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逮高齊猶漢之前嬰後策耳約書無攷如收之推隆獻武似作齊紀者然雖不別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自五胡稱

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兼一作胡非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武元太平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架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東晉北吞諸僞，匈奴羯徒河氏羌等比於羣盜，盡

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帝二之時，中原秦氏符趙羯石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尙微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寶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按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

氏而橫加編載。【釋】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夫尙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字作路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

里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舊有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

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復駭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若夷狄本系，四字截句舊作係非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盤，亦作瓠高句麗，以繫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一字多求之歷代，何書不

有而作之之一無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一多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一有之字所聞

【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者後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之一無許也

【按】國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為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

○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為嬰立紀耳魏收銓敍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為幾同齊紀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為過者亦是誤解與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疎脫

傳首董卓附傳之末始有太祖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備汜暹承

臧陶劉孫兵辭氣慷慨洪洪為東郡太守源廣人張超於雍丘洪徒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糾合義

怨紹紹與兵圍之生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為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

少引軍還諫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東屬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

贊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丘力居等遣釋自歸瓚害虞有功稍兵與輔合擊瓚軍數敗

邑督六州瓚欲稱尊號脅訓斬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軍數敗

乃為聖十重築京為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環自殺按此諸人

沈錄金行一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並亡晉志晉史草注白者金行馬者國族一卷沈約晉書陸士衡

宣猷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祐善注魏土德

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起黃鍾王以皇魏運水德所上九家共成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

膜拜又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

拔年論地甲子會紀是後兄子班弟期雄弟壽子勢桓溫入蜀勞降李氏實弟茂實子駿

重華帝之二年張軌為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實嗣是為前涼嗣是實弟茂實子駿並

極東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

行不由徑見雜說上語注

淳維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

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

南山止石室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是為長沙武陵蠻乃其子之名而應劭

千寶范碑枝葉其說

繁橋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

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鬪魏書慕容氏渾與廐二部馬鬪相傷鹿怒渾曰馬畜也鬪在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

里之外按晉書復探用之宋書至唐緹晉書復探用之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謚請從泰初為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編次 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體本無越次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可置勿論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宜求整確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釋一條言史記龜策是志體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一作餘親一作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高祖從弟交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疑當作成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

荆高祖從代高祖子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吉京房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釋】一條言
荆父兄楚元王傳代不相向歆於楚元王傳代不相接封不相襲宜以類離立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古通尙曰一作周王君未繫頸且云
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
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亡謂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
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啻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釋】一條言
與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范史因仍不改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僞有別陳勝項籍
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公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謂益州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
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恆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一條言蜀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春秋
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
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釋】一條
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紀吳均紀鬱林可議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齊廢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
意旨豈不以和爲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東昏而尊中興和帝顯義寧恭帝而隱大業煬帝
元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一作爲格言【釋】一條言齊隋二史

末造私據立而沒二此下或分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表志異體不必一誤作相涉舊史以表
 舊君紀不以實也二章另起非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既而子顯齊書
 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釋】一條言紀傳相接續因
 多不然○已上分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後外戚而先夷狄漢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詡將荀彧同編
 糾失宜凡八條傳讚公孫宜居武宣舊作宣武不合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一作中○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
 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釋】末復撮舉以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苟非大段創通卽能有此卽事分撥○鬱林固昌
 邑之續蕭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其
 直鈞入關先王上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升傳作紀非瞽說也其說漢已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
 更始之號建於陳氏書錄解題謂范曄後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奭始議
 光武之初也光武之初也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舊本尙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篇正史篇
 云曄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定也陳氏說
 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太板

逃責【帝王世紀】根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
 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詐歸高邑關中奉赤符曰劉秀北擊尤未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鄆置華自

之符光武於是設壇於鄆南即

躋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

惡視而左文公十八曰文公二妃敬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不可仲殺惡及視

庶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為紀意淫亂鎮軍蕭鸞定謀使蕭詵等領兵入宮與接出西弄殺之鸞即明帝

穎達隋史五代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脩

孫弘傳讚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

丘夏侯等二十四人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榮當世焉按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封侯故國

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禮志中故曰柱入玄成傳終又按

新唐書章綰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仿玄成傳法也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衍云二字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

首引聖經為慎。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

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

目。不其慢乎。【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

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脫】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

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

之於上國。【或作若方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而並霸。【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

地為。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原注】謂。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

歸。【釋】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統言】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

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

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非】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

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釋】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

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猶言必】其唯武王。【謂廟號

操。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

朝。【或作】梁簡文兄弟。【原注】兼。齊北。武成昆季。【原注】兼。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繆。

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滄一作
 濫之源者乎。【釋】此論祖宗二字。最為隆號。相仍嗣世。古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
 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曹魏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
 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魏元起於邊沙一作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
 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襲其虛號。生則一少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
 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釋】此論開國追尊號。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若二魏之妄。而夫歷觀自古。
 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舊作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
 鉅鹿。赤眉。張角。張寶。張梁。張曼成。張寶。張梁。張曼成。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皆出舊多當代。史臣編錄。
 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頗慕一作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成篇題。【原注】
 若王晉王隱之十士寒儻。沈宋沈約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
 憲章。其撰魏魏一脫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諂齊。
 則輕抑關右。文黨魏則深誣江外。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
 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一誤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

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荷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作難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傳於諷誦也。【釋】此

前史雜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妄。若北魏之指斥嬖誣。真成惡札矣。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

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漢明之類。是也。有匹

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之敍聖卿董賢也。而曰董公惟亮。

范贊之言季孟魏也。至一脫去。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

主為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曹丕。夫以淫董亂魏之臣。忽一作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

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孿董公。惟亮天功。隗公孫述

之道。其例無恆。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一作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釋】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準。○此條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為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

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臧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

實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輩遠矣。○傳曰。至敬無文。至

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之制也。漢不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諡前。遂為世典。禮時為上。毋亦質文之流於既溢者歟。稱祖稱宗一節。可作廟諡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按〕隋唐二志誤削等字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趙君主號〔按〕甲子會記趙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按〕七年注左傳二十

成穆兩帝〔按〕晉成帝紀危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垂威服凶徒

母氏之化〔按〕中外無事十有餘年

康帝史無廟號〔按〕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按〕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末年好鬼神多忌諱始安王道生之子

也性猜忌〔按〕亟行誅戮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當塗〔按〕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反者侯後漢袁術傳

宦官攜養〔按〕袁紹討曹操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

腐鼠稱璞〔按〕戰國策一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之出其璞乃鼠也

共和〔按〕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虢周公召伯相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

邾敖〔按〕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選入問王疾楹而弒之

十士寒雋〔按〕文與二凶案對舉亦列傳中

平陽王齊託魏書帝紀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為宇文黑獺所害周文帝紀

魏孝武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為大都督深仗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東陽驛按以孝武為出帝魏收目之云爾

原氏阡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家廬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阡通謂其道為京兆任涉墓迄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按任

卷五

內篇

採撰 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釋首引闕文不採撰宜慎之旨蓋珍裘以衆腋成温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舊作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釋此節提出丘明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但中世作者其流日頽

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犇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一作非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皇甫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多。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體所必禁。而其萌自此不可遏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臯履。出於風俗通。應劭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尤苦謂承其詭妄。重以加諸一作重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原注】王邵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鄒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劉駿上淫路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其母路氏。醜聲。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一謂蓋亦陰過之無所致也。【釋】此節言范曄身受殃。所深惡在此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裴榮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搜神記。千寶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舊朝新舊或作撰。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千寶。鄧粲。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一作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一無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釋】此晉國朝勅脩前史。擇亦不精。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所規在此也。○下皆散稿。

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郡國記也。穎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諸謀書也。而脩晉漢史者。皆徵

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釋】此層言偏狹。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

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脫。王本注。疑然。故蜀相

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一作書。河北以為王偉。魏收草檄。

關西謂之邢卻。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釋】此層言一時

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

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承前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

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承有此之乖濫。往往有旃。【釋】此層言舊說

塗說之達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孫之述陽秋也。梁益舊

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

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釋】末節繳上三層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即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

禹生啟石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

見啟母石云。化石。啟生地。在嵩北。按。頽府言禹通轅。謂塗山氏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啓云云。謂是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根之一徵也。

伊產空桑。列子天瑞。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願其

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

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

王喬左慈。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望。

尚書官屬履也。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

兩膝。人立。而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

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速如許。

非聖不觀。漢書揚雄傳。按。雄自有大度。非聖

皇覽。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

徧略。又顧杏傳。徐勉。舉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館。徐勉。舉澄等五人。應選。及

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簿。使撰類苑。一

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徧略七百卷。

五儁郡晉書薛翥傳翥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

八龍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穎川人有子八人儉緝靖熒注爽

曾參殺人戰國策有頃又告織自若人織自若頌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母

翟義不死昌傳昌一名耶莽篡位耶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

諸葛猶存喪亮傳注楊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祕不發

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侯再詳之料

嘔血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

馬圈疾甚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荆州攻陷馬圈成車駕南伐至馬昏諱也帝

沈炯罵書史羽檄軍書皆出於梁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誰作至北人稱是偉文據本

是偉通似誤作

則高澄為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置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稱是偉文據本

也史通似誤作

也史通似誤作

魏收草檄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按北史魏收傳景之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邵傳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才出鹿關西人語之後稱邢邵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邵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才出鹿關西人語之後稱邢邵歷考魏師曠軒轅並世然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曠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藉欲旱草先生疾藜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公明方朔同時公明魏管轄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為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為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載文 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釋四語牽文搭史○爰泊中於史者引起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

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一多故作譬如一作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釋】數語仍從文引入。下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二字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諫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蘇華而一無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姦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一脫列傳。不其謬乎。【釋】已上是發凡。一正。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譌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釋】揭出五失之綱。何者。昔一無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加。一作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一脫所謂虛設也。【釋】其一。舉得國北無非攘竊。乃以禪讓錫格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句以兵形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一有至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一作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味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並當時語此所謂厚顏也。【釋】其二。

舉當敵而言。忌勝則歎彼英強。張詞則修。古者國有二一脫此。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為諸檄。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敝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釋】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載。盡出文人。蓋一無字。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舊脫斗筲下一作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釋】其四舉馭下而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與。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一作。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福不盈皆。或譌。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概也。【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壁。不可得而一無此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一作。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一作。不一作。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剏自起。

居起居注

成於國史連章疏一作錄

一字無廢

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釋】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則史也而集矣史體嚴集家備也

若

乃歷類一作選衆

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

浮訛罔本一作

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一作實

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

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

【釋】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拈出諸史約指其優劣以實之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

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可恐當有皆二字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上中下分則賈

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舊作家誤以誠子劉

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此所取未允其人好評治直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

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一作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

也何遠近之有哉【釋】此節又約舉舊文以示準的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

之一無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一作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

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釋】末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五失大半皆纂亂編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

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隔越敘事為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互

相揅視諸此矣○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

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愆然也。間嘗泛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詰颺言之作。撮其豔句。用備荒穀。以爲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爲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王訓故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兩都感前漢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廣成爲後漢馬融傳。不墜五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

劉備吾儔甚衆。既而出注。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死者

高歡不死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威

斲冰齊兵。西渡。恆以冬。月中。河人常懼。

智昏菽麥曹之謂。吳以例。謂蜀也。再按。識味玄黃。定是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

古詔命曰。厚齊紀。聞天子。下詔。令方伯。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

第五倫讀詔市。後漢書。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

龐萌也後漢劉永傳。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

平書

猗與之頌商書首篇「那小」

魚藻之刺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

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起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

禁中起居注一卷

諷諫嫉邪章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賦。上計到京師。」

過秦王命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敘傳。彭越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魏置據隴。輯英」

王命論以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傳不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

張載銘劍閣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按載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

諸葛表晉春秋曰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

鐵默

王昶誠魏志「王昶字文舒。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寒莫如重裘。止務其如自修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

荀伯子彈文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在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

山巨源啟事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前後選

彫蟲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

補注 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

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釋體首原訓詁之如韓戴服鄭

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釋此節舉注經之家陪注史

主之意是注家正體也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一作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舊

倒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釋此節入史

儒士者於本外增補事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

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

釋此節列史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如子從母若蕭大園

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釋】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

亦有論斷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字松之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

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釋】此論松之陸澄所注班史多引

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釋】此論陸澄竊

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

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摺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釋】此論劉昭之

前所列此下常有劉形注晉紀論斷今缺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通已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

而不能探蹟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釋】此論孝標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楊舊誤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

可勝言【釋】此論蕭羊宋王四人雜志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訓者或自我作故另出意見者記錄無限規檢不

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楮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此節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

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釋】末仍收繳經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為主此三言者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

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願以摭遺錄別為多知博辯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

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按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附見〕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延〔漢儒林傳〕韓嬰大戴聖詩人之意〔博士論〕石渠萬言〔後漢儒林傳〕服虔字慎榮陽人〔作春秋左傳〕又著禮疏何休之所駁〔目〕鄭玄傳〔玄〕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疏何休之所駁〔目〕鄭玄傳〔玄〕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

少學公羊尤明左氏春秋〔周官〕杜林桓譚宏之屬〔莫不〕對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周官〕杜林桓譚宏之屬〔莫不〕對酌焉〔子衆〕字仲

裴李應晉〔裴〕史記〔顏師古〕漢書〔注〕敘例〔李〕裴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

河南人〔晉〕尚書郎〔裴〕史記〔顏師古〕漢書〔注〕敘例〔李〕裴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

擊虞三輔〔擊〕虞注〔趙〕岐三輔〔擊〕虞注〔趙〕岐三輔

陳壽季漢〔於〕蜀志〔揚〕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

周處風土〔記〕即陽羨風土〔記〕即陽羨風土

常璩華陽〔可〕書者〔四〕百華陽國志〔引〕晉常璩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士〕女

松之三國〔文〕宋書〔以〕兼採〔味〕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成〕

陸澄〔見〕志〔夫〕陸澄撰〔因〕學紀〔聞〕其書〔不〕齊金紫〔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成〕

劉昭劉彤〔寶〕晉紀〔為〕四學傳〔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沈浮故不任用〔梁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荆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士峻不能隨衆皆出於正史之外

蕭大園〔周書〕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隋志〕淮海

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按〕羊銜之見書志篇〔按〕維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

羊銜之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內有注

萍實〔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見尚書家

何休〔後漢儒林傳〕河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

馬融〔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為梁冀草奏李固頗為正直所羞

因習第十八〇一作因習上與下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釋〕領起隨時變通大意反對因字

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莊〕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昭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

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

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

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

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釋】此節指遷史書卒誤因之失。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一作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荀悅字。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釋】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安初封武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不安魏字。劉蓋準。此立論也。况班固身爲漢臣。體更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爲非者。爲參取其文證之。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旣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旣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謐二書誤因今字之失。何法盛中興書。劉隗一作魏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旣而臧氏榮緒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劉隗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旣脫志事於前。尋班馬之爲一。無列傳。皆臧通二書。因仍其誤於後也。尋班馬之爲一。無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旣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卷中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旣書。題目又顯。是則一脫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

已【釋】此節指范史既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魏收著書標勝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

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原注〕劉昶等傳皆云

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二句項孫策虞

翻乃成夷夏之隔二句項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此節指魏收例斥南朝為島夷至如二句項當晉宅江淮實

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孝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舊作姚等書別剋一名題為偽史

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一作阮錄案國

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管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

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

而已乎【釋】此節偽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遺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

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昭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

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一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刊齊史顏古述隋

篇時無偏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釋】此節言勝國拒命之士

大非也○條駭止此已下總結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

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

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謂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一字多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疎。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爲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哲。混舉則蒙。○僞史一節。猝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鐔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闕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爲通識所嗤矣。○

崔鴻十六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史記廉藺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調韻契。鐫通刻也。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契其舟。曰。吾劍所從墜也。廣

曰薨曰卒。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按〕晉書今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劉昶沈文秀〔按〕魏書劉昶傳。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為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犇仕魏者。魏書

島夷其君父而邑里其子。臣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按〕史記諸樊子。光伯。是為闔閭。於季札為子。長。

孫策虞翻〔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

田范裴段〔按〕隋經籍志裴段。秦志。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段。涼。田融撰。燕書。二十卷。偽燕尚

劉石苻姚〔按〕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秦起姚弋仲〔按〕苻舊作符。有參證語。亦具正史

杜宇〔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

蜀記越絕〔隋經籍志〕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越絕本事〕絕。謂句踐時

陵無錫鹽官太末丹陽豫章諸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晉書〕虞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唐書〕蔡允

韋耿〔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

欽誕軍〔魏志〕母止。儉傳。亡。揚州刺史。前將軍。直。章。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光。討。斬。之。武

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

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磨下不降。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事發伏誅。又荀濟傳。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惠。

王謙尉迴。師古。隋高祖紀。初迴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為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為辭。進屯劍閣。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勅。萬尉迴。字薄。居羅。

又按師古。敘謙迴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穎。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迴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迴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後漢文苑傳。龔字元甫。以善文。笑林。後漢給事中郎。郭淳撰。

邑里。第十九。或作因習下。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有列傳。先述本居。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生。或作。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釋。首揭書里之法。貴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二作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二句有譌脫。釋。此層為貼身引端。從晉屬下句。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文亦可省。

屬下句。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文亦可省。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

同。入唐州郡則廢置無恆。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指現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

於今。【原注】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欲求實錄。不亦難乎。【釋】此層正述現在事。承僑置之。且人無定質。舊譌因地而化。故一事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

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原注】一作非唯一世。唐而言不蒙南渡。本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

是則孔父里於昌平。【原注】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篡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

諸自古其義無聞。【原注】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

故有【釋】此層即申透上意。通三層為一節。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原注】或誤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

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

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

女者皆云鉅鹿。【原注】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

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袁氏。至

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釋】此層推出病根。為

因習如此。豈又近世有班秩不著。非多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

得為體要乎。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

野庚信弘農楊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釋】此層亦從上意申出以當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望殊覺詞費通
兩層爲一節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一脫失者焉【釋】末仍縮到本身憫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爲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里從今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猶存正首歐陽寓穎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獾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卽近者徵之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也卽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晉地理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爲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幽冀青并雍涼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晉書】黃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善注【晉書】黃齒獨無蓋當時已其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宋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

陰氏大夫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楚為地

里屬南陽郡鄧志應仰孔融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郡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

應仰孔融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郡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

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融字文舉去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

龔遂趙壹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

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賈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

而近時王庾高楊必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通釋

卷六

內篇

言語第二十○謂口說之語。若
言語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釋】起以言貴修。夫上古之世。

人惟樸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尙書載伊尹之一作訓。

臯陶之一作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釋】三古時口。周監於字。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

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成十子產獻捷。襄二臧孫諫君納鼎。桓魏絳對戮楊

干。襄三是也。【釋】春秋時口。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

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問太后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連言天

人排患難。解紛亂。【釋】戰國時口語一層。○此三層爲言語舉似其類。由渾樸而下士爲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

【釋】致語總挈。自漢及隋。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此

必有闕文。蓋此二句所謂忠言可稱者。宜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作之小辯。曾何足云。二句有繳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轉接也。

剛吳答。是以歷選載言。而字。布諸方冊。自漢已下。謂兩漢無足觀焉。釋而東上言雖或間載口語尋夫戰

國已前。其一脫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舊譌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

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幡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

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舊作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無

字梗概者也。釋此節雖專舉左文。卻是統證首幅。用夫三傳之說。既不習藝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

於戰策。足以驗賸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

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與摹同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

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

期唐諱世作少。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釋此節正遞

言皆藉古。然自晉舊多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

詞飾成。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園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嗟其泣矣。何嗟及矣。

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釋此處南。其於中國。中原也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

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哀十四注學如郟子。昭十七注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崔修偽國諸

史收魏弘牛撰魏周二舊脫書必諱舊作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

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北乞伏西秦儒雅比於元封漢武拓跋魏

宇文北周德音同於正始魏文華而失實過莫大焉釋自此節起側注北朝諸史揜其國語唯王宋著書

敘元高時事一作也○王劭齊志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

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當有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釋此與下節

皆貼北史說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

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數

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舊誤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

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則舊誤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

華嶠比肩皆是者矣釋上節謂王宋記言得實則罪之本節謂周史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

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訛作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

此二字一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釋此舉近時著述棄今語倣舊

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左傳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史記留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

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

皆以爲上之二言役夫豎儒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老奴殊爲魯樸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

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二字一本倒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一作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巨一作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一作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推出時情。坐地無古今矣。豈不謬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釋】末節正告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葉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謂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意者歟。子元於拓跋六渾黑獺諸史。屢惜其遺落國語。掩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此語可概此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曆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既退。詔閣門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讀此因觸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實。史法也。

弄丸飛鉗【文心論說篇】轉丸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掉闔折檻。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學殿檻。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埋輪【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蜀志本傳五尺童子皆學何必拜左中人復問曰天水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饒焉溫問曰君

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

難之子不猶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

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虜使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王主客年

良馬乃駑駘不若將且旦信誓有時而爽駟之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

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蹶弁不能答

鵲賁取左傳僖五年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

鵲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鵲之公出辱之鵲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山木左隱十一賓有禮主則擇之山有

輔車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

脣左齒寒者其虞輔車之謂也

脣腹左文四思其目瞠其腹棄

原田左僖二思于思棄甲復來棄

混沌莊子天地篇見功子貢南遊於楚過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水若抽其名為楛為圃者作色

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

孔子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一按渾沌通

裴譏孫盛書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孫盛製

尤非其類

中國〔按〕唐初語稱中原為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漢魏間〔世說識鑒〕裴晉謂劉備使居中

國能亂人〔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皆是也

楊由聽雀〔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對

泥凡禽占之術〔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對

范史書集不書鳴省文耳聽字無害〔按〕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為太

介葛聞牛〔左傳〕二十九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牛鳴曰〕

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

郎餘令〔唐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

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略〕山楊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為別駕與從事

其事耶令狐及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康既負汝死自分耳何面行地也

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康既負汝死自分耳何面行地也

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

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

生寧馨兒〔史通〕似誤〔通雅〕寧馨呼語詞今讀能亨亦云那向

夫人樞機之發。聲聲不窮。必有徐音。徐音在語前。故當言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徐音

浮詞 第二十一

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足句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釋】首借文
助字引出史之浮詞。蓋用詩家比興體也。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爲稱。二宣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
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此語端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僂二載匈奴爲偶人象。郵
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史記酷吏傳所謂論事之助也。此句助【釋】二層所引。似於語前語後。各有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舊作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
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釋】此段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
中。去聲。謂語前。加字不愜。一作快。非。謂語後。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釋】以發言加字二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
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
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史通每多醜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
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誤作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
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一作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
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釋】以此二事爲語前失中之證。然又云。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精悍敏捷。雖
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
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鏘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釋】以此一事爲語後不

二節雖以證前其實可削。○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釋】此五句

下。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

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揭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

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雙名文。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

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擊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

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語時。苦

不通。皆亂所。致非其實也。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釋】此節舉百藥。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

好發燕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釋】此節舉百藥。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

沮所移。【原注】此二句竟可省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後多有之。倣此。尤多。如魏書稱登國

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樸。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

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

言無限。何其甚。【舊作】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一作】齊平寶鼎歸。陳

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復詩曰。德星猶未動。真。【一作】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

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尙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

句而已。【釋】此節舉魏收。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原注】齊史李百藥所撰也。心挾愛

牛弘之浮飾。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

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原注〕魏書魏收所撰周史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釋〕此總繳二節之文。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泐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一作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一作誤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原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原音〕。本傳。而事無異說。蓋臆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釋〕此以高士傳論爲浮詞。是篇尾餘波。無關正史。亦似贅及。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語見左傳〕〔釋〕自寓。

〔按〕浮之云者。溢辭也。歧辭也。而先之以徐音足句。最爲理致。周圍。但篇中所擿。離合參半。如云隔卷連行。不容殊趣。而有若三論二評。失則歧矣。浮矣。又云輕塵曲粉。無取雜施。而假以遼皇詞客。失則溢矣。浮矣。皆法言也。獨其前此之論稱賢。論況古。後此之論高士傳贊。其失則滯而閒。刊而去之。乃純錦也。史通此等故應分別觀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通前後篇一氣。

伊惟焉哉。〔按〕此四句化用離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巧宦按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摩笄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以食代王行斟陰令宰人雜以料擊殺代王遂與兵

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為摩笄之山

知韓信賢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

傳而良遇在平至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非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卻先平至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非致固止一信但蕭

隕穫充訕此禮記儒行之文鄭注隕穫困

屠伯奄嚴延年本傳巧為獄文奏可論死

首鼠怒史記灌夫傳一者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少皞魏書官氏志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為候官謂之白鸞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

舉以概後也按少皞事見書志初元

道武結婚慕漢高魏書崔玄伯傳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髦頭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奉春之策顧數苦劉敬曰上曰本言能適長者妻敬妻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

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抗禮者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豈

元行恭得回釋周書元偉字猷道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所執齊平偉方見行恭豈牛弘本然耶

周弘正來聘周書弘正來聘造覽後請覽至賓館弘正贈詩云云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弘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絳父即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庫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按嵇康皇甫謐作二叟傳皆採左班語也

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按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歌秋婦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鼻脛莊子駢拇篇鼻脛雖短續之則憂鵝脛雖長斷之則悲敘事第二十二序一章尚簡用晦妄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從敘事大意寬起提出作者曰聖起下尚書春秋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春疏通知遠之旨尚書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舊作深奧誥一誦訓成義尚書微顯闡幽婉而成章

春秋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舊譌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一作既而馬

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一有故字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釋】此節推尚春秋為敘事祖法此節推尚春秋為敘事祖法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

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其言八字亦可變垂翅不舉憑籥無聞

如杲日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如既夕星粲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

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一無字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

罪人二字過當而晉宋殺青又一脫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釋】蒙上意從二

史以迨於後然則作然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類若史記之舊無之字據下漢書偶句當有之

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筮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

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其中多靡文故然見亦過僻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

為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

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釋】此節轉局起議就史漢拈示大抵文貌故

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

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

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洎一作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釋】此再申透上意。以見時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之一作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野。務飾虛辭。君懋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當作侯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釋】此節蒙上說下。才透指意。世史固貴實錄。不尚虛詞。也。側注北朝。掣起三論。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於下。舊本次行有右敘事篇序五字。非劉氏自署也。今削之。後三條倣此。

【按】此一章敘事之敘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敘事。寧實無虛。寧今而真。無古而廢。彼浮議之為譽為詆。不足徇矣。苞籠後三。

注射北四。

微顯闡幽左傳杜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渾渾灑灑揚子問神「渾渒灑灑。揚子問神。」

賀六渾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帶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士尼干

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覲縷

覲本作覲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覲縷晉書傅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一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釋本章言敘事尚

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然作

而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釋以二經標簡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

降流宕逾遠舊多必字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一作必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

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一多言既二字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釋以近史當不簡之流蓋敘事之體

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釋敘事之體

四句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襄三所稱如

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釋第一句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四倍班史稱紀信爲

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高紀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釋第二句又如尚書稱武

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劓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輅傳作藍縷以啓山林其誓

詞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第三句又如史

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太史公曰讚曰是此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舊倒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釋
讚論二字點眼處是此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舊倒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釋
第四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用三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注一近史紀傳
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
篤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
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死司城子罕與犬哭
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與犬哭
之哀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已
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已
舊本多譌今照傳記改正此注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
有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原注一裴子野王邵無此也釋四別所舉簡煩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
二曰省字釋續從四別如一無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原
注魯人謂鈍人也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倍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
禮記中已有注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倍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
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釋已上正其有一無反於是者若公
羊穀梁稱郟郟傳作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穀梁作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
除跛者已下句舊作但云各以其類逆舊多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
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釋已上反然
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於一有字史矣苟句盡餘贖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釋二

所舉省煩利病疏論。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
 止此。○正文已竟。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
 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獲。此三字恐有
 之義。置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王注云諸本盡去。而塵垢都捐一作華逝而實
 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設喻結所
 平云。如行地者驟足之外。此章當云尙簡。下章當云用
 不留寸土。尙可以行乎。晦也。舊本標簡要隱晦非是。

【按】右一章言敘事尙簡也。四別二流。指證簡法。得間入微。是史通全提之正令。是敘事不二之法門。
 行之維艱。識法者懼。○高赤檀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詬之。○
 論古考言。貴設身處地。劉公時所睹諸近史。如何臧之兩晉。南北之八朝。其所載記。大半皆駢章儷句。
 嘲已譁世之篇。展卷爛然。浮文妨要。公有激於此。束之窄僂之途。所謂矯枉者直。必過。讀者諒之而已。

權輿廣韻造衡自始。

成雷折軸漢中山靖王傳衆煦深山。衆蠹成蠹。注衆古蚊。

筆輅藍縷左宣十二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敵之。訓之以筆路藍縷。

子萃語。故有筆路句。

衛青傳史記贊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爲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故劉氏引之。

孝文紀〔漢書贊〕孝文帝紀〔漢書紀〕身地民懷南越和匈奴〔又〕又〔又〕吳王詐病而賜几杖專務德化〔法〕劉氏類引之

魯人以爲敏〔左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

與也〔按〕魯字之訓劉云禮記中亦有是註但大

小戴記皆無是語唯孔疏有其文曰魯人魯鈍之人

眇秃跛〔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秃者逐跛者逐眇者逐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公羊成二〕

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

一釜一目〔魚象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

輪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

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一字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釋〕本章言敘

先泛然〔說起〕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

傳諸諷誦者哉〔釋〕已上是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詔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

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釋〕挑剔之文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

有晦〔釋〕此方點出章旨又將顯字別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

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釋】測注在一邊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一作非語

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釋】正提用晦昔古猶云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

妣德盛民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憂國忘家皆見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討虐民憤皆見虞書云四罪而天下

咸服凶德公此皆文如關略而語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一無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

所能斥苦舊作斥非于文不當是斥苦之譌其說也【釋】此節從尚書既而丘明受舊作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

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政善可知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安集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此下諸本多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勇悶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感悅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

毛而辯骨視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釋】此節從左傳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

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史記淮陰侯傳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史

項羽本紀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專業翟公之門可張雀羅涼慙則其例也【釋】此節從史漢指出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一作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

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舊脫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

道舊本作受責於少期龍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原

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快濫非不幸也【釋】此節撤盡後史簡且不能更何處
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支言舊譌六言今試取諸史讀之信
有八代之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
衰之歎也【釋】此節
功也若才乏儻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釋】此節
雙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原注】國謂三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此下似夫讀
收古史者明一作其章句皆可詠歌對晦而言故須觀近史者悅一作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意無餘蓄惟
勝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摧揚而其理自見矣【釋】結是長言一舊本二章裝柄簡要義猶可
明顯而願反之果何說乎且隱晦豈文家
美詞而與簡要對舉乎決是妄填故削之

【按】右一章言敘事用晦也用晦之道尤難言之簡者詞約事豐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
餘者唯以神行幾幾無言可說矣敘事至此豈復望之五經三史後哉故止得前幅舉似如尙書左傳
史漢數條愜合章旨向後著語便碰一鍼何也如所云不隻皆雙及處道子昇受責取譏諸注祇從煩
省比量移置前章背面亦得此則反拈互勘取道稍鬆亦彌見晦法入微無文對舉也故曰尤難言之
言文【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
斥苦【莊子逸篇】佛譚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
替盜奔秦【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戴冕命士會

如歸忘亡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犀革至挾纊犀革之比及宋手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按王拊而巡之則有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一本削去酒以犀革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按王拊而巡之則有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一本削去酒以犀革

六字以宋人醴之蕭潰六字墳之反覆參觀二本皆謬何也章言用晦所引皆含蓄句法此條神趣只在手足見如挾纊兩言而多贅冗文全乖晦體謬一也史通一書純用偶體此條與盜奔刑遷作配而

本溢添援柄則體不均改緣蕭潰又義不屬謬二也再按援柄事見襄二十八此六字似是犀革改曰三軍挾纊亡八字不割截乎應之

不知牝牡馬王訓故按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一旬

可張雀羅爵漢書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復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

情一賤交處道文晉書王沈字處道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魏

志而又脫去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多事云

子昇魏書文苑傳任昉我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顏延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釋本章論敘事妄飾謂假

比體所由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記作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

興作開局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記作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

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亦作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舊作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此節說到假古爲飾。自漢初始。而史亦因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此承前雖飾。猶皆切當。況是雜書。無關國典也。如魏收代元魏初史。吳均齊北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敍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不關史冊之文。則可施於簡冊。謂史則否矣。一脫矣字【釋】此折轉言。若收均任修。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一作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指其事。其事相符。言之諫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此亦未允【釋】此與下層轉折。○此言諸所比擬。王崔爲得者。盧李則過飾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翦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鞮。當作子長。當作孟堅。所書魯始爲鬢。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世說注引裴。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一有受紘。二有受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崔鴻撰以新史。重規李百藥。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

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一脫字。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釋】此以制

兩層轉折。若樸鑿等皆有徵。若一作盤帽等則不必假古為飾矣。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孔醜。至如翼犍舊有道武

原舊作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一譌草。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皆不諱。蓋雁降崩躡。字之媿也。重耳黑

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一譌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注語甚明之定。或譌。犢彰於

載識。【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識云。河邊之狗。著於謠詠。【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犢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為

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釋】此節乃推到無可飾者。如犍獺。謠識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

而留于。舊譌去万紐而留于。又譌去萬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厘。舊如作存扶而除乞。亦可。求諸自古。罕聞茲例。【釋】此因諱

之。此雖非文士為政。然當時操史筆者固有憚煩從改之習也。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

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一多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

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釋】結言史亦尙文。但虛設不可耳。

【按】右一章論敘事妄飾也。通旨歸結在此。為元高宇文而作。歷詳厥指。一言詞令之出。幅員不可欺。

一言服物之制。通稱不必變。一言名號之傳。謠識不容揜。所爭在僭與直。非貪俗惡典也。與言語篇同意。論者不審。幾疑提塘邸抄。彈詞賓白。亦可班之國史矣。豈謂是哉。

劉氏獻百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與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傳哀七年會鄆語。又見雜說中篇。佛狸入寇注。

元日會萬國言高齊魏事考齊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繪帛金爵有差而文乃

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郾據渭水南亮戰遠高祖巾櫛欲以激怒漢果數挑楚

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破楚軍咎自到

兵汜水漢擊之慕容冲晉書載記王與龍陽君共船而

邢劭喪子北齊書東門吳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愛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王琳得人心北齊書事具史記郭評子才喪孤不勤何異於

漢初立轄漢書高紀魯始為鬢左襄四也喪多不能備凶服

以爲婦人預傳作河橋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

預

男子笄有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寓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

父母雞初鳴櫛笄總男子有笄然時人號為劉石經按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考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軍渴有死者

易盤以案俄而降裴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帽為冠千免北齊萬俟普傳願出死力按洛千戰亦同而邵志亦無考矣

翼健黑獺書魏書帝紀文帝昭成帝諱泰字黑獺

字媼名鄙晉成公名成降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曰黑髻

姓複從單從後姓今按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文遷洛改爲單姓史具列之

去万紐留于紐于周書魏書官志魏開府周文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略華岳頌碑結銜作于

同愚按勿懼他據而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存狄除庫舊作存扶除之厚按官氏志不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

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始夜迴洛庫狄苑有之

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庫始夜迴洛庫狄苑有之

卷七

內篇

品藻 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接步。一作武。方稱連類者乎。【釋】篇首言品藻果允。雖時地不相及。而人可類舉也。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韓非子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籠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節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敍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通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三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二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楚武王過鄧。三甥聘甥。騶騶。一作請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莊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敍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一脫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原注】高漸離在

第四等荆軻在第五等秦舞陽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驎以茲為監欲誰欺乎【釋】此節專糾漢書古今人表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

遠矣而固敝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一有仍字冠之傳

首不其穢歟【釋】因古今人表及到列傳分合就班書作轉遞已下皆言傳類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

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

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兩言罪過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釋】列女傳一則又嵇康高士傳其

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揣薄周孔者之意

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亦是誦述禮法者與此何殊而並

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誤作百字也【釋】高士傳一則○已上二爰及

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劾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原注】

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勝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

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臯

感並列【原注】隋世皆以楊玄感為臯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為伍【原注】隋書列王頰在文苑傳也凡斯纂錄豈

其類乎【釋】此節收歸國史謂沈蕭令孤諸書類多分配未當也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

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一列在方書。句有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此節推到作者夫矣。一作能申藻鏡。區字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老手判之。只銷一語曰。不作可耳。他所論列。亦恐更僕未易盡也。品藻非直論史。直論人矣。論人者。衡懸鑑照。平明蓋難。一挂百漏。拈放何主。愚恐是篇輕犯棘叢。○高士傳一節。非欲其攀

載顏蕞。乃譏其冒收揚董也。史通此類文法甚多。解者勿誤。

商冒商臣楚成王太子曼後闕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

宋明

伊霍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

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景紀

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敘云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

晉之臣佐左傳二十七八晉文作三軍魏驪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城濮

其妻問之蘇曰以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

江充息夫躬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諛之策按漢書二人與劇通伍被同傳

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為人

楊王孫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

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願

人而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死按驃疾至今乃彼夫既不

淑此婦亦太剛兩

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公孫棲田開疆

曹娥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溺死不得屍

逸傳後漢曹娥八歲過梁宋國人為歌河女之章晉隱

識二五不知十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

之境獨曰由人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宋書瓚度出奔索虜傳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劉卜宋書劉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

左超宋書超之仗主行試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

左超宋書超之仗主行試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

紀僧珍曰南齊恩倖傳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真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

戰賊退除南蠻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按南蠻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

王頰隋書文學傳頰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

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為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頰曰王所部將吏家屬

盡在關西宜長驅京師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蕩澤諒欲還師頰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為民絕

籍屬龐萌張邈萌見載文籍魏志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

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間自為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許郭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晉書裴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

直書第二十四卷直言○直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

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一本由作曲又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釋不伸說起泛從直道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

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一作言之若是吁可畏

乎【釋】此貼到作史者直道彰則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

盾之為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

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一有於字下同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

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

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舊作全足舊作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釋】此節暢言古道既遠

詭隨為通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晉在歷史氏

尤多當宣景師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

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舊有達之說疑脫于令升抽戈犯蹕之

言歷代厚誣一朝如始一作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釋】此節實拈晉初事人多次有宋孝王

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謂元王公箕裘未隕鄴城謂高將相薪構仍存

而二子書其所諱會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一本人字作歟【釋】此節用虛運見貴胄方多二子不阿

行發蓋烈士狗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

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

燕史持諂媚以儉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釋】末乃浩然唱歎自寄素懷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迴史筆。表襮直材。非黏論也。其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句外。是爲得之。彼扣盤捫燭者。難與說日也。

直如弦四句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

爲於可爲二句揚雄解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乎越境乃免

書崔弑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弑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

章昭仗正見本紀篇弘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闕綜爵東郡公拜太常

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

衡路北入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

遼東本說此史行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得之以相考較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注見斷

渭曲見屈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

宣王乃退不敢偏儀結陣而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出魏志曰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宄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

董統燕史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曲筆 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釋首用諱尊諱親似曲而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一誤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釋此與下節標出二種曲筆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下字雖肆諸市朝

投畀豺虎可也【釋】此種恩讎賄賂之曲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謂前
 過。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釋】上二種標作提，案後漢書更始傳稱
 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緣
 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
 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
 僞錄者矣【釋】此揣後漢之曲，詆更始也。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
 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一作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
 謗議者也【釋】此揣蜀志之曲，議諸葛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世無聞至公
 國自稱，一作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元魏開國處於
 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緇素，謂難
 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釋】前范陳二曲，皆意思出之，此乃夫史之曲筆誣書，句不過一二
 句，語其罪負，一作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王本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
 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李百字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一作誤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舊
 以虛美相酌，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釋】加此一層，仍是刺魏其言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

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謂於邵所著諸史無所指實而輕肆其

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

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釋】再加一層。亦是刺魏非讚劭也。收書劉之一自夫史之曲

錯簡在鑿識篇彈射矣。之下。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曲在魏晉初之

諸葛母。一作母音貫丘。曲在齊興而有劉秉。一作康袁粲。曲在齊周滅而有王謙尉迴。曲在隋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

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

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釋】此節羅舉諸史之曲。凡前朝未造之忠義。率多受枉也。自梁陳已降。隋

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

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釋】此節脫到當時勅修前史。仍不免瞻徇貴胄之曲也。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約。宋書多妄。蕭

武梁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

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釋】篇末歸到功罪失平。勸懲倒置。斯為探本深言。益透前篇寄慨隱衷。

【按】昌黎人禍天殃之說。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意斥劉。因而悉力怙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

史筆者讀之能勿知懼。○聖公刮席一段與曩言宜列帝紀相因。其言誠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與之會。疑案正自可存。○史通歸美王劭書。果於犯衆忌而不去口。何耶。蓋觀齊丘之讖。齧索之謠。類於其書見之。推此而知近膩辭夥。匿瑕地勢。召怒深矣。彼隋書一傳。懸誣其著書而獨勝其諂語。果盡生平耶。劭即未云佳士。史亦豈無憎詞。李安平敍崔浩被誅。訾其所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隱也。不典者無飾也。率是道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曹。徑情載筆。以此忤時。激而爲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伯起。則揮之。伯起者。尤工爲飾者也。所揮在飾。即所進在無飾。河上之歌曰。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焉。

王沈濫述貶甄〔按〕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沈也。

陸機虛張拒葛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柳虬注。〔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虞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字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

誅伯升

明皇所定紀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

馬后攸刊自撰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蕭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

蜀無史職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羣鳥墮江水江南飛波江北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

有景星出言景星見於大耀元年史官

無宰相氣都望氣者曰延熙十四年夏成

父辱受髡被髡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

李稱實錄語見浮詞

公輔大名此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

元歎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雅與伯喈皆避怨於吳雅從吳錄曰看為伯喈所歎故以為字焉

惡直醜正昭語見左傳

盜憎主人天下之語觀周上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

董承耿紀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與車騎將軍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

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紀注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為羣兒所誤耳又

諸葛母丘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曰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欽舉兵作亂

按通志略母丘以邑為氏無貫音

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

戴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迴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未詳按因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

蜀老猶存未詳按因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

【釋】從鑿人學歸鑿史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

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一作體非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

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

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釋】此節以左傳言其抑沒逮史漢繼作踵武相

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

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一作得

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釋】自此已下以班馬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一無缺

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歿門人推奉有若

此二事又於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釋】一條論馬對鑿者立劉軌思商摧

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一作呂宗稱

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周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一作之年厲亡流蕩歷

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句必有誤詳此句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

反受嗤於拙目也【釋】一條論班亦對鑿者立說是駁劉祥撰宋書序序字錄歷說一作諸家晉史其

略云法盛中興荒莊草盛貌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

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疑當作未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

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釋】此節列諸晉史亦對鑿者說亦是駁劉非優劣諸史

也。一本此下入前篇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尙書古文六七一作經之冠冕

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一作杜侯訓釋

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一止有乃字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

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

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釋】末節仍以鑿識難遇感慨全篇

【按】曲筆以恩怨廢興言鑿識以明暗異同言曲筆是史之書人鑿識是人之辨史兩篇本無一語相

混錯簡二百字持此判之

三王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且而服于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

五霸見詆【漢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隋經籍春秋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其後劉歆欲預爲集解盛行而公羊穀梁浸微

膏肓墨守【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玄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賣餅太官氏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

王充著書松曰後漢本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一注袁山

張輔持論司馬遷書本傳按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

褚先生補樂律書三王世家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遷

本意

劉軌思北齊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多

野雞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如淳

巧心拙目語見陸機文賦

劉祥南齊書劉祥字顯徵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

徐廣見左傳家注

文舉公幹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為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有

逸氣但未道耳

子雲長卿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常擬

梅氏寫獻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
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
頤豫章太守其字仲眞見注晉諸公讚似即其人頤與頤未知孰是
杜侯訓釋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略見前
老莊遭值揚雄傳
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
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
按漢初言黃老者
先有膠西蓋公晉世玄風尤甚起於何王流
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爲言約辭也

探賾 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釋】首節標出述指之得失見探賾大意昔夫子之刊一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此四字舊今補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一譌則義包微婉因攬莓莓一作莓皆誤當作煤而剋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傳者集內凡三見並作儒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目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釋】此節論春秋始作當以祖孫傳語爲正探知他說之非作諸條標準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苟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

夷狄而一無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傳本不略此但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舊多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郟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一作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傳書楚事甚多。正辯在此。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一作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釋此一條探孫盛所論華夷詳略。取證左荀之說。都爲未的。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一作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一作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山。一作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一作氏。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言如此或可云發憤之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一作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一作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一作分爲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

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一作譌。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言此等乃爲被刑而發。耳若項紀豈關怨刺乎。【釋】此一條探葛洪以表善人。蔑高位也。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是嘗抑魏者。劉主地謂門。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室言。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以功烈言。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亦不似黨蜀者是。則壽之意。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此下舊有注。引陳壽上諸葛集表語。殊無取義。去之。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釋】此一條探李德林論陳志之說。殊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問趙一作趙。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一作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此二字一作俯字而就也。借調之作。祇有短篇從無巨帙。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此六字舊作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王命論亦止一篇。非如習書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當爾。理不當然也。或訛爾作耳。非。【釋】此一條探檀論。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

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以上並收語。見鴻本傳。案於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平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或作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道出詞。鴻心曲。且東晉之書。宋齊一脫此四字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釋】此一條探出收之議。鴻全是私心。造言尤為最妄者。○條探盡此。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蹟。此云探蹟。貼論史者說。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釋】告後人也。說無惑異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之。其形容字書云。賾通嘖。然則探蹟者探衆論之嘖。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收失之悍。其能追於子元之掎擊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為傳首也。當作七十列傳總序觀。傳非本紀世家

之比人兼顯晦事待表章龍門寄意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稚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臆似皆未得其肯

吾祖始作春秋今因於宋可無作乎宋樂朔園子思既免曰文王因厲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春秋吾

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堯峯汪氏復據漢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孫之手非他書臆度者比兩

說相持錄以存參

攫莓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嚮者煤入甌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目

猶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按史通明用此事莓字斷誤

上計先集太史其職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

本之衛宏漢儀注今見史記如淳注其說於史官置書及功狀也又周禮小宰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駒支對曰官之師族無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焉

長狄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駒支長狄僑如富父終

墨翟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宋其後

先黃老二句彪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

李稱陳壽黨蜀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操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

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魏

晉不取曹干為道鸞語而雜說篇又用也

瞻烏逐鹿後漢郭泰傳陳蕃寶武為閣人害泰哭于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伐受

女史箴見載

崔鴻十六家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

史篇

崔氏祖宦水慕容氏滅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

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傳

卷八

內篇

摸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符朗書作則比跡

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釋篇言摸擬者師

舉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

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

變諸侯為帝王日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脫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

云秦殺集內殺其大夫李斯夫三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釋擬書大夫第一則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

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無二君

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稱我第二則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

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

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堵一作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

同而心異也釋擬製忘亡第三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魯以行一作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

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如曹馬受命躬為

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仿玉正第四則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舊作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敍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匈奴招陵五字脫簡也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字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昔一本誤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多則字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士一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一有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一作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恐矜字奇喜編次古文撰敍今事而一無字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釋】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束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

而似也。一作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互。一作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皇惶。舊作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釋此段總挈，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壘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釋又一小挈，後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為式也。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舊脫一，薨於車。桓十如于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不忍斥，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衍，江湛，舊無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一作子威，一止作威，並誤前稱子產，則次見國，當作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舊誤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人名，字互見之法，第三則左氏與論語，忽添論語是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傳論語敘應對，善人君子，四字通泛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

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作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蕭方等。等一脫三十國春秋說朝廷

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左師

氏彰美不待實敘之法第五則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陔與眷通願眷通之言。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

子曰。子子一脫。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昭二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

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左師之法第六則蓋文雖缺略。理甚

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言

攀舟。恐脫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

逐北。而云夜半方歸。藥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藥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

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左師之法第七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

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

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

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

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釋】結到教人學古神似，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蘧啓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敍一人名封字諡，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樹牂產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並從竹符符之釋，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江外忘亡【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爲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千寶乃奎用其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爲歸命侯。

春王正月【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

陵字立政李陵傳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少卿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

耳恐再尋奈何

字之曰奴干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

蒼梧人按此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公按此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

篤也蒼梧人家語作蒼梧橈

姓孔字仲尼見法言

江湛南史宋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

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推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弒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

徹深作激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

考時事知是史通衍文也

羊斟叔牂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傳中以配此者多有但止

桓玄敬道按本傳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徧閱之晉宋二史與桓事

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處即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南史范泰傳泰卒讓贈開府

棺景仁曰君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

張長史乎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按暢字少微

蕭方等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晉載記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中原可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中大夫薛

粟血滿袖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為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

葉公好龍莊子逸篇是子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

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

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釋】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者乃書之也。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三科以補五志也。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但自一無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釋】總提中節。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職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駁。勿黏看。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節中作。或譌。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一無此字。數家見之矣。【釋】此節兩層。皆從事理。乖違處。論書事之失。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圓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爨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節中。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

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非關軍國與亡者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釋】此節兩層從物異微驗邊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節中頓挫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一作嘲謔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駢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豈榜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一作拊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釋】此節兩層從說誕諧邊論書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略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爲中截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四句提後截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廬求諸尙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代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或作祥彌多政逾劣而祥或作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釋】移寫符瑞爲四煩之一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一作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疑威字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

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鷲等來朝。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常。亦作。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

一何辭費。其煩二也。【釋】常朝入紀。爲四煩之二。愚謂。若乃一作。百職。非。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

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

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南史】諸史以。

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釋】虛銜備載。爲。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

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史記】項。石建之後。廉謹

相承。【史記】萬。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

於十室。而【釋】一。無。乃。敝。其名。位。一。二。或。作。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贊。錄。世。官。爲。於是考茲

四事。以觀【釋】今。作。疑。當。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魏。繼。書。事。四。煩。後。載。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闕其

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郟子。始聞少皞之

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釋】一。作。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見後篇】或五穀大夫。假趙良

而見識。【商君列傳】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

者多矣。【釋】此。節。反。以。遺。缺。圖。其。說。是。餘。文。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

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釋】未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綴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引正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語在荀紀高祖第一。

班譏司馬。見多探一此。

傅玄貶班。及三晉書。傳玄字休奔。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狗處者。人也。

吞燕卵。鄭氏商頌譜。有娥氏之女。名簡狄。吞鳥卵而生契。

啓龍滌。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襄神化為二龍。王請其滌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滌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襄。是為襄后。周本紀亦載之。

厲壤門。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壤大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左哀七年。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

龍使聽政夢者之子乃

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壁注見書志客樂資春秋後傳按前注

圮橋授書事在史記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應江目橋為圮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見採撰

廩君槃瓠君餘姓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

語林笑林處隋裴啓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驅蠅去魏志注魏略云王思能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駢

持螯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膳痂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視取以飼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

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

傷贅南史以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廳事剪紙方寸帖著

之即死按傷

嘉禾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唐叔歸

秦得若雉【史記射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

魯獲如麇【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執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斂者也曷為以狩言之

哉【執為來哉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呼韓

威稱

肅慎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磬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

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來獻楛矢石磬

黃能之崇【晉語】鄭簡公使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夢黃能

為【夏昭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

邪【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叔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謝緯宋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 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篇前半以有闕法戒。觀夫文籍肇勦。史有尙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闕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

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直斯並命代。世亦作天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以尙書春秋有闕開端。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曠篇不相顧。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於迂闊者。【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道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麴義烈。宣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上言當傳而

不立傳者下言不必專傳而傳者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字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

以來四百餘年明主一無明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

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本此三句中千

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釋】此段轉關善善虛運書惡實指皆有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

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

其穢乎【釋】近史則庸碌宵小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

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

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

【釋】近史於尋常流品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警所不該不能

遍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

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釋】專傳者一截【釋】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

宜褻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讜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公心而炳俟百

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八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

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教於四方

寒泥圍而用寒泥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詐羅伯因熊羆

飛廉惡來廉生惡來惡來伯翳之裔中潘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

散宜閔天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為疑疎矣史

由余曰使秦本紀之則勞神矣使晉人也亡入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

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問由余聖人之治

百里奚左傳之言賸秦穆姬者為井伯無百里奚之名惟倍十三晉人來乞糴有秦伯問百里與之一

語亦無
奚名

蠡種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為我

伐吳居軍三

曹沫書盟柯手劍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劫盟之事而公羊

公儀休官自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對

甯戚忘束縛子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人飲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時也管子毋

師田穰苴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

薄昭傳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時帝舅薄昭爲皇帝封太后弟昭爲軹侯又見淮南王

楊僕有功封將梁侯以千夫爲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

顏駟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駟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尙少陛下好武過郎鬢已老是一

以三葉不遇

史岑字子孝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

其一頌和遼郢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

是孝者

元則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特敬之及宣王起兵

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懷耳何圖今我亦義士耳遂

仲景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注漢人漢未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

寒論二十二篇證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條云仲景南陽人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

傷寒未有名能出其外者按

何楨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楨子龜勗傳

許詢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

子按許掾即詢也字玄度劉愷嘗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荀

秦嘉妻徐詩略玉壘新詠秦嘉贈婦詩序歸曠廢兮侍觀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

兮離別之歎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

徐淑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淑晝臥流涕嫂問之曰適見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夫亡無子與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

子曹操素與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祿晉書忠義傳張祿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祿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按

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瞻

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多作鮑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當作傅周蓋七人中敘功惟傳周同傳按傳靳恐

許慈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其矜已博士與掌文

虞丘進曰宋將起自豎夫心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

王憲孫也厚禮待之進爵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

燕石革匣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虛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觀焉

齊竽吹竽必三百人南郭一聽士為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潛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卷九

內篇

覈才 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難揀覈宜慎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一本峻獨不書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一無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首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案伯喈於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

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釋】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孝標持論談析。一作理誠為絕倫。而自敝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是。文章句恐有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釋】一層評劉峻。孝穆在齊。有志於字。梁史及還江左。而一有字。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灑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釋】徐陵一層評。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邇不遇。觀一無字。其銳情自敝。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釋】一層評劉炫。○上分數四人。見如此名。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至此提出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儷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一作。成銘贊之序。似當序字。溫子昇。尤一作。復語。盧思道。雅好麗字作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當有。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說

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一作共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一無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噉醢，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一無【釋】此節趁作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者矣。昔傅玄或作有云，一脫，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並傳玄語，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尙矣。斯則自古一有之字，所歎豈獨當今者哉？一無當字。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爲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旣興，文筆難乎爲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爲偶者，必拙爲疎。當公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敘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曠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觀其敘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爲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爲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已爲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隋經籍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吳志〕潘潛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實無

語似別有本俟考

朔方上書〔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滅死徙朔方上書自

紀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所當〕

自敘山栖〔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

孝穆在齊〔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

集皆不見

光伯自敘〔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揚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時

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

兩都〔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圍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

華府〔陸魯望〕遺詩序云東陽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

羅含〔晉文苑傳〕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即謝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謝弘毅傳」客

蕭繹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徵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温子昇事見敘

盧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辭高下相須卓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聖辭率然成對

江總世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等十餘人謂之後主之

庾信父北史文苑傳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

安累遷開府

躑駁也本莊子末篇或作驢駁多方其道躑駁魏都賦謀躑駁於王義「按」乖舛

沮誦失路沮誦升庵外集「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有倉頡不知有

靈均當軸寓即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傅玄有言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殺者非是

陳尹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

深傳推知是陳宗字袁安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

杜馬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問雅詔留仁壽園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勗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

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

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

序傳 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一無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

敘發跡實基於此釋而遂開敘體者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

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釋而此則敘體所始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讀文園之近作

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釋自此乃頂接史班固漢書止敘西京

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踰於本書

【釋】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敘體備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闢道路縣長故其自敘

遂為後代所宗○已上是原始

【釋】自此乃頂接史班固漢書止敘西京

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踰於本書

遠矣而後來敍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謀一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每一作見其失者矣【釋】此為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然自敍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語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警頑舜神繇惡禹聖夫自敍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論旨反離言自敍之過過在鋪外者情理之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經作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舊無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與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一作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敍也始以誇尙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恐誤或當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其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釋】此節乃本篇正調為自敍誇尙者進又近古人倫喜稱閱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當作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舊訛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

先約炯一作非之言一作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舊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散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敍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釋末節極之於冒承非鬼而誇情莫遜矣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卽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傳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觸類而長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爲踵事以挽身證祖爲失體以誇尙妄承爲進規核而辯迨後官局分編序傳之例遂廢○篇當次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諡則文武成宣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秦旣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尙官七相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晉宋因之賈氏弼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梁有令僕者爲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尙閥閱嫁娶取貲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賤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後李

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爲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散佚。云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爲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篇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

詳較

相如自敘爲傳【按】漢書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相如。自敘爲傳。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按】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按】

遠徵近錄【按】明帝永平年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按】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卽充父與豪

家丁伯等結怨。徒處上虞【按】譬頑縣惡。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

後母也

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不孝

揚雄自叙本傳顏注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敘注已見之

魏文帝及論射擊劍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傅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

陶梅其人無考且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

法也且私法也按陶生許劭

葛洪抱朴子自叙之作或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泳員流者探珠而捐蚌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顧頊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儀父乃曹之後

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為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

始均李陵為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

均作淳維淳維是甸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舊本始

河內馬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敘姓別河內所祖也侯考

吳興沈先封為海昏侯辭不受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為氏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分烏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

真律寧楹詳未

冑纂伯僑揚雄傳其先出自周伯僑者

家傳熊繹漢書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舊作錄遠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辨舊作者久矣釋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本傳譌遂與

通篇抵牾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

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並史議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並優劣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

為次孟堅為甚甚舊作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釋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釋揭勢

的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釋此下對兩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一言

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開或以通一作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

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遠一作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

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各一作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不

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

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按先後書日之文見杜氏此一作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釋】此節兩層言左之約左之勢也況左及漢氏一作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

於闕廷輜軒之使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府字舊譌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

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以為不如馬亦豈得為定論乎張乃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

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一作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探聞見

益多此中與之史即後漢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

是也於班馬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悉江左京洛

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蜀中巴梁語詳於二或作國壽所撰益都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梁陳

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

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煩又夫論史之煩省者

者一無字但當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骨。論當否。不論多少。洵篤論也。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不衷於一也。從可知矣。【釋】此節更就干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義。言彼所謂煩省之說。并未確也。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旣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舊作。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晉史。華謝之所編。皆後漢書。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釋】後節更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

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尤為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敘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幹旋前論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略近詳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關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語見言

天壓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願而見人，黑而上。曰：唯遂使為豎，有寵卒亂其室。

拔旃宣十二年，鄭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局。

棄甲語見言

乞漿柏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日。上歸，召媪，賜金千斤。按：郭不言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秘

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但張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注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

陵零陵桂陽益焉楊僕移關將軍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徙關三百里一按一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為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

城濮鄆陵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鄆陵事在成十有窮少康有窮后羿見人物篇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謀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載二漢終始傳紀桓玄宋祖晉書之叛臣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為秦開蜀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略同鄧艾鍾會魏志元鄧艾字士季太傅繇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

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册。

沈蕭四句。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擬想問張生玉穀至共勘之。揀所兩有。沈蕭四句所兩羨而四句出途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爽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本一】議者苟嗤沈約。梁人著宋書。衍顯。著齊書。蕭之所記事倍於孫。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字

亦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本又一】議者苟嗤沈約。著宋書。蕭衍。字顯。著齊書。蕭

孫盛。字安國。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文夾注之互混也。其文不

才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禁為之解頤。

卷十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雜述

在昔舊作。三墳五典。春秋構杙。即當作。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釋】篇首所

以托起雜述。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

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數開自此類。爰及近古。斯道漸煩。

史氏流別。殊途並驚。【釋】落列後所。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

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釋】其先釐別。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以偶句從刪。載記。王韶名本。之。晉安陸帝當作紀。姚最舊脫。梁昭昭舊脫。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此謂短述之書。但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志之書。各錄知交。而非正史。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瓊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掇拾史遺。用資參考。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尙語錄。陽玠松或作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諧諷之書。略資。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者。舊周斐一作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謂鄉邦舊德之書。視史家爲錄。高門華胄。弈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釋】此謂門胄先烈之書。比史體爲炫。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當云高士。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能補前史缺遺。乃貴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釋】此謂搜採怪異之書。足當外史。

勸誠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風土人物言其類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都城一流○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釋】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棄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釋】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誕故著此戒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諷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條之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紳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炳炳或作炳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條之得失鄉賢升送年增歲益閱此為之起疑猶雖一作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釋】第六條之得失世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

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失。前注言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泱於九州。闕闕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土名。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於字疑皆衍。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一論。遂使學者觀之。瞷亂而難紀也。【釋】第十條之得失。宮似非無益。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觀。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鄙。無足譏焉。【釋】此節總結十品。指出史字作眼。雖諸書不以史。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一脫。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釋】此又就子家者流。別蓋語曰。衆聚。一作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蘖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釋】至此統攝全篇。一抑。然則而用。芻蕘之言。明王主。一作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恐當奇。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

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贏其類。可知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教天下謾棄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者閑文紀，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為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册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宋艾晟本草序曰：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以拯舍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窺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所屬也，尤表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黃

偏紀四種【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載記：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漢獻帝禪魏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

之昭 後事此以義屬對省之善字耳。〔按〕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昭武臣。此以義屬對省之善字耳。梁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王粲撰。殘缺。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世漢誠元帝字也。諱釋。見數才篇。〔按〕盧子行道字也。〔隋〕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道字也。〔隋〕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按〕以隸字寫之。春秋家皆簡編科斗文字。〔讀書志〕所得凡八千五百一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顧協撰。五章。〔隋志〕一書事。言謝拾遺。沈遺。即此。〔按〕伯厚紀聞。夫願協撰。及蕭賁依託。顧協撰。五章。〔隋志〕一書事。言謝拾遺。沈遺。即此。〔按〕伯厚紀聞。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裴榮期語林見書事。亦見書志。五行章。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漢益都郡舊稱撰。二卷。〔隋志〕陳壽撰十四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

郡書四種 卷一。舊唐志。裴作裴。益都郡舊稱撰。二卷。〔隋志〕陳壽撰十四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十四卷。〔按〕舊唐志。裴作裴。益都郡舊稱撰。二卷。〔隋志〕陳壽撰十四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為之。其說詳序傳篇。陸敬世傳。〔唐志〕作吳郡陸氏傳。三系譜。陸景獻撰。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陸敬世傳。〔唐志〕作吳郡陸氏傳。三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頌。〔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寫誤耶。徐廣撰。三卷。〔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寫誤耶。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夫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一作四卷。〔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

宋給事劉敬叔。〔隋志〕十卷。劉敬叔撰。〔隋志〕十卷。〔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

地理書四種盛弘之荆州記。〔隋志〕一卷。〔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華陽國志。見補注。卷

考。羅含湘中。〔文獻經籍考〕又按。湘中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

入。關。都邑簿四種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書目〕以撰人為葛洪。或是別本。〔陸

更與郡書地理有辨也。〔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書目〕以撰人為葛洪。或是別本。〔陸

洞冥拾遺之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

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羲炎。〔梁蕭綺拾遺記序〕拾

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

劉炳撰有燉煌贊正史點煩三篇。朱贛闕駟任叻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

朱贛闕駟任叻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

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唐志〕十州志十卷。

人。字玄陰。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第三十五。〇。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

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求真二字或作求其斯乃特特字一為難遇者矣【釋】泛從課職意刷出史職之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者秉直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勒者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聞者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釋】以三層實其難若是則道在得人專任不在設局監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釋】此下論領局之弊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或誤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河問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釋】此推設領之始即就既而齊撰禮書舊作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影和指搗馬鄭舊作南董亦因之前周勃張飛影徐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釋】遞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不切定國史為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耳何人改易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尤二字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一作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夫一字無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一作的斯則可矣【釋】筆情轉動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無文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致一作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

噓一作可為長歎也【釋】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所引非人轉會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

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

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入此一喻作上下轉唯夫修史者則不然

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由斯而言

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

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釋】此層蒙領局

纂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開置史曹馴致曠勤同匿流為偷閑與窟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悛彼典刑者乎【釋】

就虛循故事頓宕一筆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

一作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釋】此正證設

非古而參僚屬句即繼歸領局者運筆又捷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

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釋】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贖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

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為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叢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診疾。抉根因。尅傳染。探癥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也。將軍「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封命之書」逸「洛誥」左成四「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為冊書使史逸告伯禽」

倚相語「左昭十二」孫圜曰「有左史倚相趨過王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太史」

晉起居注「晉起居注三十一」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

武陵王「秘書監晞」無武陵王晞「字道叔」桓溫所忌「領」

河獻淮南「之儒多從之」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好書「致賓客詳自敘篇」山東

禮書士開總知「加開府後主深委」和「士開解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

本草世勸監統「國公」又呂才傳「勤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勸以犯太宗諱單名勸焉賜姓李氏封英」

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
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相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為毒
長信侯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毒

侯

馬鄭見補注篇

周勃張飛學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水彊不好文
橋曠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
克封西鄉侯諡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舊注「荒史」黃帝主鑿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
應仲遠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敘篇

坐嘯畫諾郡後漢黨綱傳序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閑未詳二句

史曹地處禁中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禁中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
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

語云雖無老成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
語云雖無老成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

云而曰

語云雖無老成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

語云雖無老成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

語云雖無老成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

語云雖無老成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

丘明避時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其班固傳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失願垂採錄於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頤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

冠猴獻狀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印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

恩澤

自敘 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釋直敘起不行世系是自敘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

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

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釋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殊由宿植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暮年而講誦都畢

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舊作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

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

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

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釋弱冠創通全史胸貯皁白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

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釋四語略頓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一作遂其本願旋非游京

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釋】至是并史流旁雜不兼綜矣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亦作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一脫字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舊脫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疑當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至是則進退羣及年以通而多言中有定主矣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牙期管鮑倒用有味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舊誤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釋】此蒙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喜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姚一脫字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一脫字驚末愚一作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舊作也【釋】此節敘到欲出手眼釐定羣既朝廷有知意恐音字者遂以載筆見推

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中年。一作一年。會奉詔預修唐疑當史。及今上宗中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當有言字。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恐當作有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恐當作善。志不遂。善用左氏黑肱傳語。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釋】此方敘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作史通。以露本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啓自托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述。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一作絕無。必商權而言。則其流又衆。【釋】四句上。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法言主。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徵。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主博洽。五常異稟。百行殊執。一作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主辨材。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

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一作非綜。故陸景典語生焉。【釋】評品主詞人屬文。其體非一。

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一謂。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焉。【釋】文心雕龍

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

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一脫。以

納諸胸中。曾不音董。芥者矣。【釋】此節隱括諸書與史通相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

誠焉。一脫此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

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

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抑一脫此斯之謂也。【釋】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

應。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敍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

此下又專以子雲為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

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志氣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

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

競尤其妄。故作解嘲漢書。以一謂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唐書本。以拒之。其似三也。

【釋】第三層在既作揚雄少為范踐漢書。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

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理難一作難。探蹟。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釋】第四層通前後時情。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持一詞以自慰。【釋】四似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堅朱敬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陸績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釋】末一層似卻如旋。以世只在徵心。從對面顯意。○自昔梁徵士至此。一重一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敍。亦不全乎敍傳也。而專乎敍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況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癥。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聘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

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復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識。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為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敘事煩飾為深誠也。而瑣噓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為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喻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楊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不許。帝大醜。集賢。幔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勝。以侈其寵。堅望見。逸命。檄之曰。君子烏取多。向人卒年七十餘。謚曰文。按徐朱諸人皆劉氏石友。義取品。概互證。故採掇加詳。

牙期管鮑列子湯問篇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也。

永城朱敬則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

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章安

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史官重宰相古聖君賢臣所以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善惡必書此權願輕哉而班生受

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義興薛謙光舊書薛登傳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侍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

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

河南元行冲舊書本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

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詳文簡為學者

所稱祕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為羣書四錄卒年七十按行冲又

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

陳留吳兢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

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勸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

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

說歷不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

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舊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歷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

求生請就斬所乃禁網隨軍後歸幽州都督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末及之

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為國名將云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末及之

觀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原文

淮南子有漢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

烈傳

法言論衡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風俗通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為政之要

不類風正俗最難鬼魅無形無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之前按補節首民者冥也語本晉

人物志略著樂論魏志凡所撰述法論孔黃初之類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於史部中得劉劭作人

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按隋志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中夏督陸景撰亡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

作訓是

文心略南史文學傳劉綽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條其序

禮資約取讀六典因致用常陳之幾案既

孝標比敬通梁才冠世剛金石餘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也敬通而有同者三異之者四敬

余逢命世英主亦擯焚而為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之

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憑芥也。相如。上林賦。亦作憑。香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憑芥。李善注。刺鯁。揚雄草撰。謝雄好古而樂道。用雄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曄。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之。號曰解。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覆瓿也。桓譚曰。必傳。願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實與五經擬。玄四。百歲。其興乎。陸績述玄。成序。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東晉李軌為之注。淚盡繼血。說苑樞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敘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室。講山堂考索。紕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疏於原始乎。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通釋

卷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〇舊有注曰總十四條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循代分節可耳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發端庸淺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釋】原史之所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從名心落想。故曰庸淺。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躄。商俱弒之與會閔。但一作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釋】折出有史之功用。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釋】未總括其功用。

【按】此一段似是備伺總冒。第言史之用重而無專注之語。似於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舉意出辭頗淺庸近俗。宜可芟蕪。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釋】自首至此。遠徵古來史職之名。以及王朝侯國兼設之制。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鯨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一趙鞅。晉之一大夫爾。一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一本之字重二。【釋】此層徵古昔史臣姓氏蹟略。然則而用官雖無闕。而書尙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釋】四語統繳。下言諸職中太史一職言之。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呂覽依呂覽作向擊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作內。史向擊。舊本作高擊。誤。秋晉齊太史書趙。宣襄二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上文所引。皆不書年。此三字疑

衍。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釋】徵諸古籍。凡述史事。皆稱太史也。此處當分節。舊本連下。便少斷制。

【按】此當為第一節。是建置原始之正文。宜至秦為截。其前統徵史官名蹟。其後專歸太史一官。為漢法緣起也。○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條體也。循代為節。從古先發端。舊本割條小注。皆非原文。並去之。

倉頡沮誦。沮。說文原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初造書契。漢獻紀沮儻注。風俗通曰。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庸深究。如上所列。亦可據而言已。郭黃諸本。曾不知採此。但執所

謂歸雲集者。經。經。辯駁。太似不必。孔甲伊逸。召。公爽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筮祝。【按】逸通佚。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邪。

伯鸞司籍。籍。見書志。籍。談注。

趙鞅直臣。之。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為謬壽。趙鞅曰。臣墨筆操履。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屏。

澠池會。趙。王鼓瑟。商。相如。奉盆。飭。秦王。秦。王不憚。為一擊。飭。相如。召。趙。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

王擊

終古向擊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高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

且曰七子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博學章也。漢藝文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敍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釋跟前大史說下。徵諸漢初。職專記載。最為隆重。其後漸輕。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一字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魏天器。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釋申明上意。謂記載反屬他職。而本職反專占候矣。

【按】此為第二節。愚意分節之法。宜從三代為界。前用遠古作頭。後用漢興居首。分割尤為定當也。○史通通部論史。而任史職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詳其建置。意綦重焉。漢興。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公。而史記始作。故太史一官。遠溯終向。下逮談遷。名又綦重焉。至孝宣之後。專司占候。而其名始輕。官亦尋改。自是蘭臺東觀著作之名。以漸改稱矣。此節實史氏職名沿革之關鍵也。○馬貴與象緯考序本

此。

武帝又置至行文書而已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衛宏漢議注云臣瓚非之以

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讓也正義又非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攷皆

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談為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

兼掌歷象前注已顯又按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問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掌天時星歷一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歷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禮雨醫等事

褚劉馮揚知史務先史記太史公紀注漢藝文志一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

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一又向本傳一探取詩書所載賢貞及擊璧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探別錄商

著新序說苑一又藝文志一馮商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

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言云一按一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人君

明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法言云一按一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人君

未詳何據張單王高知占候後漢張衡傳一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儀著

志一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為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見書志篇王立未詳一魏

史推步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太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勳則左史書之當有言則右史此

其義也

【按】此為第三節。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蓋其時多所變改。史職名銜。亦見

紛更史既載之。故劉亦及之。

柱下五史〔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

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一有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

此當有者字。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舊譌謂著作任著作之名。故謂字誤。竟無它稱。

【按】第四節志後漢也。蘭臺東觀著作之所也。班固楊子山著作之人也。前漢百官表不載史職。而有

太史公書可據。後漢更無專稱。故但以其所其人證之。○子山於史未見成書。然能為哀牢立傳。亦可

以驗史才矣。史通故與班氏並舉。

蘭臺令史〔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後漢百官表〕有之。非史局屬員之專稱。

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之文。〔論衡佚文篇〕子山為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

蘭臺〔後漢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按〕今為雲南永昌府。

東觀見前。又見後節。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

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原注〕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釋〕此上述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祕監職思舊譌。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祕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釋〕此層通之以兼。若中朝曹魏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專稱東晉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隋志作撰。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一作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釋〕此標舉名其職者以證之。

【按】第五節述魏晉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於此。其列出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舉其名銜。證當時職制耳。

中祕著作

〔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尙未名。以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

本文〔隋百官志〕祕書省著作佐郎。人數亦同。梁初。又有撰史學士。

束皙〔晉書本傳〕皙字廣微。漢踈後也。王莽末。去踈之足。改姓焉。少遊國學。張華召皙為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蘇寶生〔正史〕寶生。山被誅云。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撰寶山正史。篇舊本如此。今刊正。有注。

劉謝顧許〔隋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唐舊志作齊書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隋志〕梁書四

在東宮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學傳〕許亨字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善心字務本。對策高等。授度

支郎中補撰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未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按本節所引十六人或見前卷或無傳而有所著史書略可考見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釋起四句總領蜀吳及諸胡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

又邵正為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

葛乎別有曲筆篇內篇第二十五言之詳矣釋已上蜀吳歸命侯侯字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

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釋已上言吳此二國所一舊本此處

偽漢嘉平初劉聰年號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

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義門訂本有李字他本無與西涼二一非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舊作孫誤初定霸基欲造

國紀以其參軍郭舊作郭恐譌詔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一作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

之董統是也釋已上錯舉五胡十六國有可徵者及之其無者不及也此總所謂偽朝也

【按】第六節旁及偏小僭偽最為周密舊本截作二條則於節首四提句不全故當合之又諸評不知

以人證職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為顧子失母

王崇許蓋陳壽蜀志併松之注皆無考而劉氏顯云志稱果何志耶或謂壽又撰蜀古志備載之耶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為蜀守而不

言曾補東觀至掌儀許蓋仍亦絕無其人也懸置之以俟後有補者抑嘗見高江村士奇天祿識餘有考史一條其言蜀史則取此立論然漫觀其文不書所出至所出何本了不推尋也竊歎讀書底裏求

到地者天
下鮮矣。

郤正為祕書郎蜀志本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令史遷

蜀不置史官異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吳後主也

薛左華右疏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為祕府中書郎孫皓初領少傅以事徙廣州右國史領華右

史國

周處左史觀左丞餘見書志後論東

公師或見晉書載劉淵聰二傳止書太

劉慶書崔鴻錄略有云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綬著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也

蜀李西涼李也晉載記後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略西涼李嵩起靜恭堂以議朝政立泮宮

增高門學士按劉云二朝

南涼郭韶晉載記南涼傳舊本禿髮烏孤稱武威王梁祖韓疋張祖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

和苞見晉載記隨經籍志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封

董統晉載記後燕傳及錄略皆缺其人按正史篇十六國以下皆互證諸國有史官也事

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或作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知如御史著述。而未列名號。

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參不過一二而已。普泰前廢帝元以來。三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此上徵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

工於翻譯者。來直或謂史曹。及洛京之末。孝文遷洛。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謂部不宜歸之漢士。於是

以谷纂郭本注以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釋

此層述其任用。

【按】第七節述元魏史職也。置郎略倣魏晉。而添設翻譯。則國語傳。偏任代人。則史事廢。稍寓褒貶焉。

元魏史臣省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秘書監在從第二品中

崔浩高閭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早孤。文才儻偉。本名驥。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

機密軍國書檄詔令。高允之流。稱爲二高。

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

山偉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光之入洛。官

國史專任代人六句。並樂括偉傳之文。其中儻偉並稱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

而已。【釋】統述三朝如此。唯周建六宮。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當作雖易。而班秩不殊。【釋】字

故抽述。如魏收之擅名河朔。齊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

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釋】各舉其人。

【按】第八節點高齊宇文周而并及於隋也。○前辨職篇云。大臣領史局。自晉康帝始。而本篇於晉代不言。至此始見。乍疑前後不符。及觀下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研辨古制。必彼此參詳。愈得定準。書固不可以輕心掉也。

上士下士。【隋百官志】周太祖方隅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

柳虬。【周書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王元季海徵為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虬知何止物與橫議。亦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諸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取為丞。始令兼掌焉。

魏澹。【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穎。【隋書文學傳】穎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帝嘗贈穎詩曰。實錄資

劉炫。【見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弘甚善其言。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一館字華麗。酒

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釋】首述國典敦崇。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
 憚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原注】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
 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脩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
 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
 按】此注一本。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始一作。成虛設。此四句。即制詔中。雖居史職。凡有筆
 削。畢歸於餘館。【語意不甚清】【釋】中段述事。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敍
 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釋】由其胸中。卓白積而不化。一涉筆輒露
 乖角。是其少涵養。處非本篇正義也。

【按】第九節述本朝史局之制也。敍盛典則備其辭。敍事局則略其概。蓋志體應爾。至其節尾之未融。
 小注論之矣。○史官建置正局盡此。

史館通籍禁門見內篇辨職篇

鸞渚鳳池即謂鸞臺鳳閣。舊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
 等官屬之。杜詩。晚出左掖。即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微省。兩省並近禁
 門。故亦通謂之。北省。南則尚書省也。【又】按文兼兩京言。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多誤。
 李仁實稱仁實。唐令狐德棻傳。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膺。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為當時所
 筆。

敬播唐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再流敬播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

尤許敬宗舊書本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

牛鳳及新舊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百有十卷按

又案晉令書著作郎掌起居集注彙集而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釋本節另述起居注一職○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一作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

官兼掌釋至元魏則專掌當時記錄但多他官兼職耳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

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是外宜立起居是內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

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釋隋代起居之職則始無正員至煬帝乃始專置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

職與舍人同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起之舍人亦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

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

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

所屬者一無也釋唐制起居郎與舍人同職分侍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

錄言惟二字恐當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恐是藉字之之以成功即依義門訂本一誤作命字今為載筆之別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釋此官作注脚也

【按】第十節別述起居注一職所謂載筆之別曹也載筆者開局纂脩之員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則

專掌侍朝記錄杜子美詩云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正詠是官也以其與泛稱史官者職

有攸分故曰述附於斯

庾崔虞蔡隋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唐書

起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秘書郎煬帝疾其峭直弗甚用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庾自直

遣教宮人尤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庾自直

郎左舍人右起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

人居右有命俯陸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

案分立殿下直第二嫡首和墨濡筆皆即均處時號螭頭

令狐德棻唐書本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

呂才唐書多僞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詆撥可用者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直弘文館帝病陰陽

蕭鈞以當自盜罪死鈞曰恐天子鈞永徽中重貨輕法任喜怒帝曰真諫議也侯按盧文操盜庫財高宗

褚遂良今之唐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觀不善對曰

詔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上官儀唐書本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

獨儀納忠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

制

顧胤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

高智周唐書本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

張太素凌季友太素見言語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釋就詩指出女

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

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此十二字舊本無之必是脫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

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釋就晉楚事證出宴私有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

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釋又以兩漢禁

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周禮宮人女史之職掌文帝不許遂不施行釋終以隋世奏

一舊本此處連下節非是

【按】第十一節。更是空中建議之詞。謂女史亦當修職。古有證據。卒莫興行。可惜也。該舉史職至此。備悉包羅。識議卓絕。○考唐志。內官如六尚司。記掌言司。簿典。闈掌籍等職。皆載有女史員額。史通何不及之。蓋所謂錄內儀。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則女史雖設。猶不設也。

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按】靜女四句。本左定九傳注之文。

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

蔡姬許從【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願二姬曰。樂乎。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願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其文與隋經籍志起居注述語略同。再與載文篇注參看。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釋】二句是總統兜。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疑脫毅作傳。漢魏之陸賈

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釋】以官非史

成書者終焉。

【按】第十二節。兩句作一截。是為總收。八句另一截。是為以不詳詳之。蔑復遺餘矣。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偽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釋】先指其分。必論其事業。前後

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本音上聲。釋於同。

【按】第十三節。判出當時後日之二流。匯為相須成業之一揆。以此歸宿史事。亦辨皙。亦融洽。如畫沙。如連璐。而論文於兜羅收裏處。更復矩疊規重。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

【釋】此八字。是案劉後曹魏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

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一作譌。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蘖。酒徒之

狂者也。斯豈能錯綜一作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釋】借二史所列逸籍。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

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

雜。是非真偽。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以一作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舊本

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說。往往而有。遂使讀者

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此段一本作夾注。一本作正文。【按】若作正文。其文複沓無理。作夾注

者亦誤。既非疏體。又無別義。亦無既而二字。起法細玩之。蓋是初昔魏帝有言。一脫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舊作。【釋】引言取義。礙其無實盜。名也。末節蓋慨憤之辭。

【按】此為篇尾末節。其言仍與自敘忤時一合相。熟處難忘。習氣如此。○節內細書反覆研辨。悟到失法。羨文私喜得解。自謂有功古人。○論史必原職史之官。猶買珠并買其價也。故首外篇焉。其為體也。主考

稽其爲文也主敘述與史家職官志同方爲杜鄭馬三通發軔○通觀之有提有束有揆編有抽并元

元本本一氣呵成烏得以條列之例例之

王逸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賦誅雜文凡二十一篇按逸列名史事未詳

阮籍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嗜酒能嘯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

書魏

魏帝有言魏志文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願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卷十二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舊注魏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疑當作傳蓋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疑當有倚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

義三五史一作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釋已上是原爰及後古一作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

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造唐虞已上之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釋】此層言荒遠無稽。不足證據。蓋是撇掠之文。

【按】第一節爲正史發端。是裝頭體。不作正文用。○舊本有右說三墳五典一行。是以無徵不信之書。爲史家首項。殊與節末文義自相違反矣。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概削之。後做此。

伏義氏至言常道也。並尙書孔安國序文。

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案一無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尙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

百篇。而各爲之序。【釋】數語提清尙書原本。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一字多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

求儒雅。開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一本作固。據漢書作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

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

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秦誓不同。故漢

魏諸儒。原注。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釋】一番顯晦。古文尙書者。卽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

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

遷遷字舊譌在故字下。屢訪一作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

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

諸儒皆謂之逸書。原注鄭玄謂馬融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

乎。釋又一番。晉元帝時，豫章王字多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

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或作

非宮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孔穎達作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隋書購得

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原注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敘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

合按誤合五篇者，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

博當作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釋至此所述始為定著今本。

【按】第二節述尚書也。史通卷首六家冠以尚書春秋為史家之祖，故茲敘列古今正史，亦必從二經

起元。本節雖次第二，實正史之初節也。頗末依据節節詳明，自此節始。

百篇之序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

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惠壁藏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孔騰字子襄長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

隸古字寫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隸文為可識也按一行真書孔穎達所

伏生歐陸夏侯河內女漢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

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

馬遷屢訪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為諫大夫司馬

王肅梅賾王見尚書家梅見鑿籍孔安國尚書序孔穎達舜典疏互證之則其文皆具矣

劉炫字光伯除大學博士見駁才篇又隋書本傳自為狀云禮詩尚書公羊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一誤

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一有盡字十二公行事釋經已上言春秋之經成以授弟子

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

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釋傳左氏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

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

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釋次及公穀及鄒夾而就平

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一作逮無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

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釋】後卒專歸左氏。

【按】第三節述春秋也。而必牽連傳家者。春秋與尚書不同。尚書義具經中。春秋事詳傳內。故原經者必原傳。其說已著於六家也。傳凡五家。而舉一左冠四。公穀併四歸兩。穀抽三。左公剩一。左則專以左

傳為主中主焉。五傳顯晦。不以優劣言。但以乘除言。考古之體則然。○尚書春秋傳在六家篇只辨家數。在本篇必求原委。一略一詳。各適分際。○本節又為編年體立根脚。

丘明恐失真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真。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公羊穀梁。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一隋經籍志。子都授羸公。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殿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殿氏顏氏之學。一范寧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錄無書。一又春秋述。一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一公孫弘傳。一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一又丘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穀梁蔡蕭議置。辰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目問章。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李封後漢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為左氏立博士未決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為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遠衆議因不復補

鄭興父子後漢書本傳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

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刪十九篇

例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杜預注見壁識篇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釋國語諸書為國語作引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一譌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探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釋國語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一作作楚漢春秋九篇釋此述春秋已後舊本連迄於漢初諸書下段

【按】第四節介在二經之後史記之前作上下束峽蓋正史以二經為發原之祖以史記為別子之宗法應分別標舉舊本此節與下一連殊失斷制

百二十國書見首篇左傳家

左丘明至末多採班彪傳略論之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

戰國策據楚漢列國照舊本脫國字今補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一作麟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字一倒置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

君子【釋】原史記正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原注】張晏漢

後亡失此說非也按元成之間一多會稽二字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古本脫

本於等傳下有其龜策日者五字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釋】此述書成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以上或采

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紕一作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釋】此述後人糾舉事

【按】第五節述史記也考班史藝文志原本七略未立史部以太史公書附著春秋之後至隋經籍志

繼經標史史記升居部元遂為定次故須如此列節也

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皆班彪傳略論之文

厥協五句太史公自序原文

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字子幼目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目材能稱

十篇未成等句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晏語並同

譙周六句譙周見摸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家人諸子彪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臧輩舊本之文譙周原句如此也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班彪傳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

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班固集作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釋】

首原作漢書緣起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一一作僞褒新室又誤

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

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

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

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釋】此正述固後

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敍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

人從大家受舊作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一無不類

本書【釋】此述續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一無與五經相亞

【釋】此兼及注家也○已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體一無刪爲漢紀三十

篇命祕書給紙筆經五六六無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舊作本誤傳並行【釋】此另述荀

【按】第六節述班氏漢書及荀悅漢紀也文雖煩簡不齊卻是二體並舉舊本但以說漢書三字作標

段拈一放一既於節意不全且使史體偏缺矣內篇之首云四家久廢二體角立豈忘此提唱耶

太初後闕二句用彪固本傳原文

劉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向欲揚雄自有傳馮商見藝文志

其言鄙俗井前好事者等句

雄歆美新文選茂成天功劇秦美新揚子雲撰王莽傳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曰攝皇帝制禮作

師

採其舊事至建初乃成范參用漢書彪固傳之文

坐寶氏事免初洛陽令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坐

曹大家名姬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惠班一

馬續所作王訓後漢書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融知班昭字則博觀羣集九章算術一

注解二十五家按師古漢書叙例諸家注釋雖見氏名至於里頗或難知伏儼劉德鄭氏李奇皆不

著代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並魏人張晏項昭皆不著代章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

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人合師古亦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按

荀悅漢紀見左傳家又荀本序撮敘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略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班固傳作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

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釋】歷述後漢書纂輯自是以來春秋考紀此句舊本三字王本世字下空一字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或譌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光武訖乎永初安帝事業垂竟而珍尤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釋】層第二至元嘉元年桓元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釋】層第三熹嘉平中熹平是靈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本傳作會董卓作亂大駕一本脫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一字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本誤初已下闕續【釋】層第四魏黃初中文帝唯著先賢表故漢一脫記殘缺至晉無成【釋】自漢訖魏以無泰始中帝元祕書丞相馬彪始討論衆書一作說一作彪傳綴其所聞起元傳作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作一本傳舊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漢或作後漢書帝紀十二或譌三皇后紀二典十一作十典又以列傳七十譜三橋本傳作三譜序傳目錄總九十七或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釋】入晉以來彪嶠兩自斯已往已往猶云已上

非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所存惟三分之一也

【釋】此八句總前又一勒【按】已上所述編年語少紀傳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

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釋】紀傳體

止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或誤作三十三篇【釋】編年體結

興史者唯范袁一作范二家而已【釋】本節專結二書為

【按】第七節述後漢諸史也亦紀傳編年二體並述自漢中興下暨劉宋時閱四朝作者尤夥故其敘

述源流較他史倍煩

始詔班固至二十八篇皆本後漢書

春秋考紀漢書敘傳謂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按】帝紀通有此稱史通用

成語也舊本王

劉珍李尤劉珍見數才篇後漢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為諫

獨行傳無預史職注乃

伏無忌黃景桓後漢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

邊崔朱曹延後漢文苑傳邊詔字美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數才篇曹壽字

舊注與朱穆邊韶共著彪女昭者也。延篤傳一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
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彪女昭者也。延篤傳一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
雜作后傳入親數讓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也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
平元年就博陵尊為皇后順烈梁皇后諱嬪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德進不驕專之心安思閭皇后
元初元入掖庭二年立為皇后延平四年帝崩臨朝按女后後漢皇后稱紀始自華幡而范曄因之
其先本稱傳也

儒林崔篆按今范書儒

順帝功臣及蔡倫傳郭願不收蔡倫即用樹膚蔡倫並在宦者傳唯

馬蔡楊盧遂登術輔注楊彭盧植並見才翁融之族子與楊彭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

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乎允不聽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

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儻之亂湮沒多不存

秘書丞司馬彪至續漢書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

散騎常侍至九十七篇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

以有典故也而改名漢紀為漢後書之

范曄宋書本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為

於形情急於藻義奉其旨頗移其意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此中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云

十志未成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與初判國子監孫爽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為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搜撰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亦及之異說備攷

後漢紀晉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語見點煩篇後出為東為之也宏紀自序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建立班固源流因籍荀悅經綸足為嘉史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未吏區區注疏而已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祕書監監一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一作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

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釋此一段原魏志起本皆魏世所撰者此下本應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一作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

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一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一作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字無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釋此段原吳志起本

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前但述二國此云三國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頽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

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釋此段述陳壽撰志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

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甚。一作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一作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世一無字。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釋】未段述裴注相輔而行。

【按】第八節述承祚三國志也。馬班而後。史家之作。高簡無如此書。然簡失則略。非得西鄉注輔之。徵事考言。減趣不少。故後段特詳裴作。前於補注篇。以煩蕪刺之。而於此必以注本全之。論取嚴文取備也。○曲筆史官二篇。深斥蜀無史職之言。謂陳壽厚誣其君相。然觀此節。蜀志之先。獨無撰著。又似壽

言未必盡誣。意或官局雖存。而勅修不預。與抑子元尊崇史體。回護武鄉。姑爲幹全之說歟。

衛凱繆襲【魏志衛凱傳】凱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

誕璩沈籍該玄【劉劭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志曰。璩字休。璩善書記。齊王卽位。與著作王沈

見敘事篇。晉書本傳云。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注】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年二十爲郎中。著魏書。【晉書傳玄傳】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

以時舉。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即魏志之繆襲否。侯考。

吳大帝至召瑩續史大段皆華嚴疏文。見吳志薛瑩傳。其中章曜薛華三人。並見

曜終其書【按】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稱章曜吳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

著作陳至寫其書陳壽傳同文。

夏侯湛【晉書本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與接席。市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

異聞錯出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羣書凡百有餘種其錄魏事者則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
 名臣奏魏世譜等其錄蜀事者則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紀陳壽益都耆舊傳又雜記常璩華陽國志
 郭冲五事張儼嘿記諸葛集等其錄吳事者則有張勃吳錄吳冲吳歷章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琅氏吳
 記會稽典錄等其統錄者則有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謝承後漢書張璠袁宏後漢紀華蟠漢後書
 孔衍漢魏尚書習鑿齒晉書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
 英雄記干寶晉紀虞預晉書王隱晉書陸機晉書惠起居注晉陽秋諸公贊陳留書舊傳徐衆異同評
 高士傳文士傳列士傳神仙傳列異傳文章志等又有諸名臣列傳名族世譜名人集等多不可悉數
 也所述皆異辭故言異聞錯出

裴松之補注見補注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一脫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

令陳郡一作王銓一誤作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舊誤作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郭作受

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訴舊作斥誤坐事免官家貧無資

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

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

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愨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釋自節首至

而止晉江左史官字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檀道鸞上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

八舊作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釋此層述齊隱士東莞臧榮緒

六誤

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釋】此三句述兩書始合。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一脫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舊或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一譌。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敍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內有編年體。并棄之矣。競從新撰者焉。

【釋】歸到唐初重修晉書。遂為行本。○自此本定而晉缺編年矣。故一體單行。

【按】第九節述唐修晉書也。敍舊本詳。敍新本簡。與後漢史相類。○上起三國。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紀傳。史體偏缺者五百餘年。至宋司馬氏光始有通鑑之作。而後史家二體。到今兩行。墜緒復續。厥功偉哉。○晉之後。宋齊正史外。尚有裴吳二編年。卒亦失傳。

陸機束皙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彼注有存疑之說宜參會束皙見史官篇撰帝紀十志

王銓井隱及虞預並見二體及曲筆篇

私錄晉事見二體篇王虞注

干寶晉紀見左傳家按干書是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

鄧孫檀王鄧粲見序例篇著元明紀十篇孫盛見論贊篇著晉陽秋檀道鸞見序例篇撰續晉陽秋王韶之見雜述篇宋書本傳韶之父偉之有志尚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錄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

遠兩帝近八朝按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盡安恭鄧粲止撰元明紀是遠兩帝也其後王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

何法盛宋書無傳。按隋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

臧榮緒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太祖為揚州。徵為主簿。不紀錄

貞觀纂錄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觀十八年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臧榮緒晉書為主。參陸

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李淳風修天文律歷。五古者。修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武

衆手。晉隋二書是也。

晉史十八家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

謂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綠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為異議。遂廢不用歟。又按

雜說篇有曹千孫檀皆不之取之語。是就既修後言。此云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勅修之始。羅致羣

十六國書詳後節

宋史元嘉中文帝。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

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一字。無言。孝建初孝武。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

生或謂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改元孝武。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

孫山蘇所述。勒為一作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廢

元。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釋。已上原宋。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舊譌。史始一

始字自義熙肇號晉安帝改元終乎昇明三年順帝末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釋此述沈氏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釋此述裴略

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按】第十節述劉宋二史也紀傳編年兼舉○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而世頗疑三國及南北之梁陳齊周四朝皆無志以為欠事不知實無缺也斷限篇云宋史上括魏朝隋書仰苞梁代已見其端矣惜此節不另詳宋史之所該不若後十八節補述隋志之為明備耳及晚明太倉朱明鎬著史糾嘗言蜀魏吳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其言可補此節之遺改不改姑勿論而使觀史者恍然悟志體之皆全洵讀古破迷一快語也明鎬字昭芑老布衣見梅村集蔡焯云

何山裴孫蘇何承天宋書本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幼漸義訓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山冲之見臧質傳晉秘書監盛曾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亦見徐爰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生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反不啓聞誅按高閣者與沙門釋曇相誑為亂者也

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歷治吏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作而專為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傳會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臧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為亂者

沈裴沈約見二體篇裴子野見左傳家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一一作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

【釋】○已上原齊世所撰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起昇明宋順帝元之年

盡永元東昏之代此八句諸本脫簡今據本傳補入為補字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釋】

已上述紀傳體○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

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

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釋】此述吳均書係編年體

【按】第十一節述南齊二史也亦紀傳編年兼舉○已上二節考隋唐志裴吳二書並入編年部而史

通內篇之首亦以附左傳家不與沈蕭本同門以此知宋齊兩代亦二體兼舉惜此二書後竟廢亡愚

是以歎五百年史體偏缺也

江淹十志梁書本傳江淹字文通起家南齊州從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詔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

也【按】隋志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為

條例為王儉所駁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即指此也其傳末云齊史十志行於世

沈約齊紀見二體篇又本傳所著齊紀二十卷蕭子顯啓撰齊史啓撰諸句見梁書本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為史舊本脫去蕭子顯啓撰等句遂

與沈約混為一書而本文二十篇之下綴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凡十六字如何著解且其後又有與蕭氏所撰並傳之語根從何處來耶蕭傳有明文齊書非逸史其為脫簡灼然無疑故敢斗膽補入

吳均齊春秋見左傳家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元元帝淪

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

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謂加功於前人所未完者但既當朝務兼知一作非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釋此

述梁史之作一段分節未是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

所修太建初宣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

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一作且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釋此段述陳史之作前功亦

之業也自隋文帝五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

載方始畢功定王本為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釋此合述兩史之成成於姚氏父子

○敘二代史事至此猶未了越至北齊周隋三史後另節了之

【按】第十二節述梁陳二代之史也二史皆前代未成成於本朝又皆父業未就就於子述故用變例

合述之體看節末一段自明編者不察率意割裂其非元始分支益信

沈周鮑謝撰錄沈約歷見又梁書本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文學傳字思纂為員外

卿梁書無傳。唐志：鮑行卿乘與飛龍記二卷。謝吳梁書無傳。見前卷第五節。

何劉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為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正二志之歧出。

陳史顧傅所修。顧野王見前卷第五節。傅粹。陳書本傳：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為撰史學士。唐志：顧野王陳書三卷。

傅粹陳書三卷。

陸瓊續撰。陳書本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領大著作。隋志：陳書四十二卷。詔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姚察子思廉。姚察見題目篇。唐書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授秦王府文。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

父業。按：謝靈隋志作謝吳。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淵。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

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號和苞。撰漢一脫。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釋：前趙匈奴劉。

過公師彧書。以和苞所撰作勒。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

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軍部郎郭仲產。

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舊無。石事集為舊無。鄴都記趙記一作等書。釋：後趙羯種石氏史第二。揭過。

撰作前燕慕容廆。有起居注。杜輔全疑。錄以為燕紀。後燕垂寶。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

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

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釋】前後燕鮮卑慕容氏史第三第四揭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南燕二主名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釋】南燕亦慕容氏史以南燕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李李一脫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釋】蜀成實人李氏史第六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苑通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暉一作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釋】前涼安定張氏史第七所前秦苻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章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苻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南一作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一作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篇【釋】前秦氏人苻氏史第八揭過趙淵後秦姚弋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尙書又追撰秦紀十卷【釋】後秦羌種姚氏史第九揭過馬夏赫連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勃勃承光元昌之一無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城之亡多見焚燒一脫【釋】夏國匈奴部赫連西涼李與西秦乞伏國仁○此下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此下當補累經

八【釋】西涼狄道李氏第十一。西秦鮮段龜龍記呂氏。後涼宗欽記沮渠氏。北涼失名記舊本宗欽記誤粘禿髮脫去沮渠一家今

照史補禿髮氏。南涼韓顯宗記舊衍呂氏。北燕唯有此。三者失名故云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釋氏後涼

此六字。禿髮氏。涼韓顯宗記。呂氏。馮氏。燕唯有此。三者失名故云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釋】後涼

馮跋第十三。北涼盧水胡沮渠蒙遜第十四。南涼托跋禿髮烏孤第十五。北燕信都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

景明之初。宣魏世宗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武宣鳩集稽備。而一本有以字。一本猶闕蜀事。不果成

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一百二。卷。鴻歿後。永安中。魏莊其子繕寫

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釋】集始成通行定本。

【按】第十三節述十六國春秋也。雖不得並於正史。而巖疆分据。地巨川遼。戎馬交馳。事關江介。其書

顧可廢哉。顧崔氏書。自宋史藝文志。馬貴與通考。皆已闕載。至明。乃有屠喬孫之本。賀燦然序之曰。晉

記流行。崔書放散。遷之博考。旁稽綴遺。搜逸爰訂。斯編。吁。何其不學也。屠果博聞。欲起斯廢。毋假初名。

毋襲原數。謹循纂體。顯號補亡。各於正史載記之餘。人見書其人。事見書其事。而條疏其下曰。某人見

某書。某事見某書。豈不卓爾大雅。功高津逮哉。乃計不出此。而匿所自來。掩非己有。舉一切真書。胥變

而為贗書。愚因是歎書之既焚。棄者猶小。竄亂者甚焉。冒出者又甚焉。明穆神之際。是已。時則有若豐

坊之魯詩世學。矯語傳經。王某之天祿閣外史。僞稱蓄古。紛紛仿倣。偽種朋興。若屠氏者。其為冒出。猶

前趙公師或善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為劉聰所誅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輿子二人史官籍亦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參軍遷中書令領祕書監傅暢字世道北地人為大將軍右司馬諱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錄六卷蜀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符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魯遣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錄六卷蜀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符秦太史令高秋略同前涼索綬字士艾燧煌人幼舉孝廉又舉秀才為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內外事付綬著涼春荷堅見其事將罪著作郎車敬等已死乃止趙整字伯龍荀太后之姑子也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佛法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後秦姚和都仕至左兵尚書撰秦紀十卷記姚萇時事赫連夏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為勃勃所廢拜著作郎張淵不知何處人自云嘗仕苻堅敗仕姚興父子泓滅入夏為太史令北涼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博綜羣言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撰涼記十卷已上名見屠本者凡十五人又別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散見本集者董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餘闕考者世說注韓顯宗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散見本集者董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餘闕考者俟補見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一脫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麤二年太武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謙舊作閻誤鄧穎晁繼一譌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三舊脫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疑衍書敘述國事無隱所一無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五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此述魏史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一有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此述續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

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舊脫字。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一譌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官私謂官所撰。盡於斯矣。釋○已上皆在魏世。齊天保二年。元顯祖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一作刁柔辛元植房延祐陸一譌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釋○此正述魏收撰魏書。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尙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尙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一無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也。武成。孝武弟。祖諡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釋○此段加一。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真。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釋○此帶述魏澹書。而以世尙收書勒住。

【按】第十四節。述後魏書也。其初但作編年體。其後專行紀傳書。○公最不滿收書。故加多一段評泊。

然亦以托起勅改耳本處勿黏看

鄧淵國記魏書本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神麇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鸞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按

鄧穎即鄧淵子

中書郎高允至模有力焉事詳魏書高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為太子召允留宿翌日命允

駢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癩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雖與浩同

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

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參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乞命

耳實不問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

李崔始為紀傳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崔光傳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拜中書

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按光即鴻父也

宣武時至號為穢史通十五六行以北齊魏收傳對證之事語成具矣其間所稱引諸人邢昺字洪寬

人魏書有傳才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馬房延祐通直常侍睦仲讓不著官秩裴昂之國子博士

高孝幹尚書郎六人皆無傳楊遵彥楊倍字北齊本傳尚太原長公主尚書右僕射封開封王

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四

卷十 魏澹顏辛更撰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

九十二卷。書甚簡要。大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顏之推〔北齊本傳〕字介。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辛德源〔隋書本傳〕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

楊素別撰〔隋書本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十卷。別撰事見下。

潘緒歐陽〔隋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字信。本傳入唐書。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傳入唐書。

高齊史天統初後主。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或謬改。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

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亦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

注記〔釋〕述齊世速一作於齊滅。隋祕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

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

七卷。至開皇初一有。字。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舊作上送官藏之祕府。〔釋〕述隋時續撰。王志編

竟。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釋〕至唐初。紀。今之言齊史者。

唯王李二家云。〔釋〕與後周隋二節。事皆未了。

【按】第十五節述北齊史也。當時兼有二體。迨後王志廢矣。

祖孝徵祖瑛字也。其人淫穢。喪恥。〔北齊書本傳〕後主拜瑛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按〕黃初傳。天錄。是瑛所創。起居實錄。書名。以比魏文。受禪。媚獻武也。或誤從

傳字。截句。讀作去聲。遂改錄為。疑是年號。時實無此元也。

陸元規名見祖

陽杜祖崔陽休之北齊書本傳字子烈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為光祿卿監國史

平末通直常侍崔子發隋經籍志

王劭李德林王劭齊志即左傳家所引之書按十六

百藥見本紀篇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祕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釋初著世至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弘追

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敘紀綱仍皆抵忤王本作抵扞釋皇家貞觀初勅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

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釋至唐初乃成字文史但有紀傳無編年

【按】第十六節述後周書

柳虬見前卷第八節又周書本傳

牛弘見世家篇

德棻文本今狐德棻見前卷十節又詳後舊唐書岑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

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

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釋】隋之正史本無撰藁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釋】至唐方經始撰定唐業由周一舊本此處

【按】第十七節述隋書也○宇文周史本無編年隋雖有王劭書止錄詔勅等為記言體亦非編年類也故二代皆一書歸束

王劭書王劭隋書即尚書家所引之書與齊志體例殊科閱者辨之

王胄隋文學傳一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為著作佐郎唐藝文志一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

師古穎達舊唐書顏籀傳一籀字師古齊黃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一令狐傳一高祖詔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一孔穎達傳一穎達字仲達尤明左

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歷解屬文太宗即位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上謂梁陳及齊周隋四節所云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

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原注一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一脫五代

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釋】已上統括五年起目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

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

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釋】此層另述五代志也

志隋也

【按】第十八節乃總括五代諸書之詞。此五書事垂往代。史定熙朝。志入一家。典籍五族。故另詳之。○初閱舊書職官志。貞觀年。修五代史。五代二字殊鶻突。晉後唐前。各有南北朝。無五代之名也。及閱是篇。翻檢令狐德棻等傳。乃始爽然。蓋其時八史唯南之梁陳。北之齊周隋。是唐修故也。禪語有云。上元卽是正月半。因

自笑平生經眼不經心處。不知凡幾。只坐繙書溜滑耳。

五代紀傳舊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

自有魏南徒乘機。擢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邦。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立言著績。無乏於時。而簡牘未編。炎

涼已積。朕握圖馭宇。方立典謨。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勅德棻

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與房玄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

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徵字玄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

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顏孔合撰。與十七節并下條注會

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

五代史志。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證合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預撰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

預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言。所修何史。至章安仁。則無傳。當用史通語證補之。陳氏解題。隋

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按陳氏即本史通立解也。夾漈志略亦然。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帝恭唐高祖元武德祖高祖元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

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一作相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釋】述本朝國史。上

爲編年。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高宗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

起本。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釋】上

爲紀傳起本龍朔宗亦高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卿一作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高宗初元

名臣四夷等傳多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一作私憾凡有

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

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一作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武后九年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

高宗末元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暗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

謂家罕能自遠謂遠於俗一作遠非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四語皆謂而總入編次了無釐

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

所以旣而悉收姚許諸本之也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釋而誣李直而年促牛兗俗

而亂緣由也長安中武后十年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

八十卷釋此正敘重撰事八神龍中宗元年又與堅一無兢等重修則天寶錄編爲三或作十卷釋

此三十卷是編年體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

釋並攝下節非

【按】第十九節述本朝國史而以當職手撰者終之○須知所云八十卷三十卷者正如王隱之晉書干寶之晉紀山謙之裴松之之宋史草創起本爲後來史局之藁底耳非完書也修本旣行其書遂佚

往代皆然說者乃謂知幾善譏訶鮮撰著不亦冤乎○敍古今正史畢

創業起居注注三卷舊書溫大雅傳大雅字彥和武德元年歷黃門侍郎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舊書房玄齡傳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册事

房許敬等立編年注舊書房玄齡傳許敬宗敬播並見上卷第九節又播傳與許敬宗撰高祖

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觀至二十四年為二十卷後又撰

姚長孫等撰紀傳姚思廉新舊本傳闕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寧合狐德棻三人傳並渾書監

國史封陽城縣男唐二書凡書國史或統言或專以紀傳言或竟闕書史通此等處可當史補亦可當

猶張衡之蔡邕通是語蓋反辭以况也後漢靈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

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語意正相似

李仁實第九卷

牛鳳及第九卷

朱敬則徐堅吳兢三人並見自敘篇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可作知幾本傳參補按

削云此正與八十三之數相合但總目統云一百十卷不分紀傳編年又專屬之吳兢皆可與此處本文參證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

自餘偏一作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釋】得此二句。綴得正史二字。碧清。

【按】第二十節。乃通篇總結。○讀此篇。須將二體篇處處印合。○史通一書。皆議論體。獨史官正史二篇。屬敘事體。觀其所述。自史漢而下。悉援序傳原文。至梁陳以還。咸舉見聞所接。全書談史。安可不辨。史曹全史就評。安可不綜。史部議論敘事。相須爲用。是二篇者。雖外篇之壓卷。實內篇之括囊。史通正本。已盡於是。

卷十三

外篇

疑古第三〇舊法十一條。或作十二條。今刊去。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釋】以記事託記。言發端起議。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此皆言也。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言則習多。其於事也。則不然。至一作。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舊有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則聞者希矣。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釋】疑古之疑。疑皆在事故。以言詳。

事略領局也。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二傳釋言為多。擅名

於後。世又孔門之著錄也。一作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

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釋】又以左氏論語證之。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

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釋】略到尚書記言。故令後人有言。唐虞

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釋】篇局至此。其意總為諱惡伏根。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

成。【原注】事已不復可解說。遂事不諫。【原注】事已諫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

能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釋】引經為諱。惡發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美之雖有其惡。不加一作下之。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舊脫學者無一作不言。

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

多矣。【釋】至此。略事之故。意在諱惡。是本序立言之指。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

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

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釋】此五句見觀夫子之定禮也。定禮即修春秋也。以春

閱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舊作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

其章【原注】魯多滄僻豈無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釋】三項
用他經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釋】此二句總繳言諸經皆有諱詞，則世史飾
陪證之。斯驗世郭作世別作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釋】詐益無疑矣，隱對後條近古，茲雄桓玄司
馬等意，諸本作聖人者大非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釋】專歸到推者難詳。一作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
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評一作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尙書，其爲疑字解說，則託言於古文隱諱。通觀十條，顯斥古
聖罪無辭矣。然讀書尙論，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之。○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南
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竊之詐，僞爲推挹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
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再則曰一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爲惡聲，掩揖讓而護
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恫焉，假號汲
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姓改玉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蓋曰：古聖且蒙疑謗，
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竟隱形無地耳。其所提防，蓋在於此。叵奈知幾者，不學無術，以文害
志，恣行橫議，妄冀昭姦，何其遼哉！不揣樸昧，頗推其本意而釋之如左。

以鳥名官見書志篇又竹書紀年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
御龍拜職史記夏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
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

后羿寒泥兩見左傳八年又竹書紀年九年帝太康居斟鄩於洛表羿入斟鄩帝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

乙酉少康奔虞甲辰少康使女文殺澆乙巳伯靡殺寒泥少康歸於夏邑

蒲姑伯陵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始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史官篇已引之漢景語見史記儒林轅固生傳曰食肉

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隱閔非命羽父使賊弑公於寤氏立桓公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

公于武闢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惡視不終前見編次後見惑經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或作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本作民或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

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此或譌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

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一譌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

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一脫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十疑之中。不言嬪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凡在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爲後此諸條作引也。

比屋可封〔新語無爲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

元凱四凶〔見左氏文十八傳文已略具〕

堯典序又云。將遜於位。讓於於一少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

堯於平陽。而書云書名某地地名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

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憑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疑脫堯未而列君君疑名於帝者。得

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古一脫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

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

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嬪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嬪局至元明始轉。然後

僞讓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見春秋家又詳後惑經篇之末

帝丹朱〔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燥割謂文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一作重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當作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彬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一無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按】此條追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也自零陵後禪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此謂孔氏安國傳也傳言方道也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至蔡傳以陟方作升遐書書陟已足即綴一方字尙可強通而復綴之以乃死何耶蔡云猶言祖落而死也祖落下添而死二字豈復成語耶詳味句法畢竟孔傳爲正但以大禹謨受終之文印之是時禹攝帝位久矣舜不應更

事親巡愚謂古經此等處當闕疑

趙遷家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趙世

徙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前帶引此句蒙益爲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謬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舊有文之殺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字舊衍篇前後字言

之詳矣。此條前後並無文丁殺季之詳。故知本文句字多誤。夫唯益與伊尹見一作受戮。並一無於正書。猶無其證。推一作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通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晉安帝改元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按】此條直提破桓玄之於晉安。意可見已。蓋舉稱亂殺身者。以爲世鑒。

益爲啓誅益出黃補注。案竹書紀年。啓既立。殺侯伯。

太甲文丁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又文丁

丁非。又晉書。夷哲傳。引紀年之文。亦作文丁也。再按。本條除領句。皆言上殺下之事。妄人不解文義。并不考文丁爲何人。遂乃改丁爲王耳。

桓獨不全晉安帝紀。隆安二年。廣州刺史桓玄舉兵反。元興二年。玄篡位。

湯誓序舊本誓誤作。又脫序字。云。湯伐桀。戰於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

云云。周書之文。括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

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

泉而死。湯乃卽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一作夫當有書之作。本出

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一作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假征誅。但有偽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篇文。必欲掩征誅而傳諸揖讓。曹馬輩之態畢獻矣。即劉氏假雜出之書。以褻彼輩之魄。亦盡態矣。彼為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在逸周書第六十六。其略曰。湯將放桀。士民奔湯。國中虛。桀請湯曰。君有人。請致國。湯曰。否。士民惑。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何必君更。桀南徙。不齊。民奔湯。桀復請湯。言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桀徙於魯。又曰。國。君之有也。湯不能止桀。而復薄三千諸侯。曰。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湯讓務光也。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作督。讓王篇。湯將伐桀。因督光而謀。督光曰。非吾事。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惡得無罪。陳琳句謬引。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競一作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一作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當有歸字。惡者。必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寬失國之荒主也。欲甚代與之罪而為之辭也。

陳琳檄陳孔璋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

據婦臨朝漢書成帝宴飲乘輿幄坐畫紂據姐已上指問班伯曰紂至是乎

微子之命篇序舊脫云殺武庚序云殺武庚命案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

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死一作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

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慚議一諷

爲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民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當作申向若隕

讎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按】此條傷魏晉而下諸末造鮮義旅也寧爲高貴鄉公死莫作常道鄉公生寧爲袁粲死莫作褚淵

生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豈祇爲殷頑雪涕而已

武庚祿父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伐殷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蠻遂分天之明

申包胥左定四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

於本條不切矣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尙書序舊脫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二句夫姬氏

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一作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

某書名闕書曰朱雀云云朱雀句當有本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

遵立此卽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乎。一作設也。其疑八也。

【按】此條亦提破司馬舉昭爲例。前操後裕等皆比於一科。

九錫六馬魏三少帝紀甘露五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成

荀勗猶謂人臣晉書荀勗字公曾。晉武受禪。拜中書監。按諛昭之語。本傳不載。世說方正

知曹可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書名恐誤。當是吳越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

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

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

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一作懷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

案春秋晉士蔿見一脫見字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

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

譽乎。其疑九也。

【按】此條獨不拈尚書。蓋因西伯條而及之也。太伯之德。三讓之指。理學大儒。訖無定解。知幾一以後。

世情事揣之。詎足與辯。夫亦心惻於隱太子之事乎。

呂氏春秋無一語及此句定誤嘗取其書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縱觀之曾

所載云云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

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

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於是季歷

政菴衛世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娶齊女而自取之生子壽子朔伋母

子衛伋死夫人與朔共譏太子伋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按事見左桓十六伋左作急

楚建十年左昭十九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太子建奔

宋雞斷尾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機也

爲吳太伯晉士蔣語見左傳閔元年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左作蔡叔夫豈其不愛王室故

也昭元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序皆君奭文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

史通通釋 三 外篇

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爽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一作而周公自以不誠。當作咸假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一字無赦淮南。此下一增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一作義薄矣。而書舊作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按】此亦與上條為類。劉之不足與語周公。猶其不足語於太伯文王也。然為此說者。於隱巢之間。喋血之變。或不能不寓於微辭焉。

赦淮南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入朝。甚橫。文帝不治歸國。益恣及謀反。事覺。吏雜奏所犯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寬阜陵後漢書光武帝子阜陵質王延封淮陽。性驕奢。有告延作圖讖。詛事。顯宗特加恩。徒為阜陵王。延懷怨望。復有告延逆謀者。肅宗詔曰。王前犯大逆。有同管蔡。先帝風法。王曾莫悔。今

延以喜。後幸九江。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釋】十疑皆在尚書之世也。此三句點出。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一作如異於此。則無論焉。【釋】數語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一作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視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旨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一作三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

其得失固未可量。【釋】聞此一層，指出後來篡奪諸代互相推勸之旨。大意言遠古諱略，猶且異，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一字，篇吾取其二三簡，一本此下有而亮，一本無此九字，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矣。一作【釋】末段與內篇抑馬揚班同意，誠著述家無驚荒遠也。

【按】此十疑後跋也，不入條數。○此等書怒其非聖無法而嚴為擯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懸為解者，曉人之辭也。徒駭其拂經橫議而出我巾箱剩語，與之講是對非，則癡人之辭矣。浮翳障日，日豈隕明，促促焉起而詈罵之，傳稱魯人為敏，其類是哉。

卷十四

外篇

惑經第四〇題下篇中舊皆有注或作二十條或作二十二條皆未允今併去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民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作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觀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舊有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

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釋】首言至聖不拒人辯難。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悻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釋】此言願獻疑義。○已上總統遺經而言。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未借詩易。一本連折歸春秋。一非。

【按】此亦序也。但自表作之之由。不參別意。所言聖人胸次。見地高明。

案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喻通。後同。者有十二。舊亦連下。

【按】惑經專主春秋。通分二截。曰未諭。曰虛美。此四句爲未諭諸條作總挈也。○經何以惑。爲傳惑也。爲傳惑。曷爲言惑經。傳主事。經主義。義權也。事物也。有物於此。雜然而集。吾衡。吾受而權之。而等者。敬焉。變者。膠焉。失在物乎。失在權乎。曰在權。春秋事同。書異。事異。書同。故惑在經矣。曰惑經是乎。曰惡乎。是經由聖而作。聖不可知。惡能知經。不知而爲之辭。是非聖也。然則奚而不斥也。曰無庸也。事形何常。義類何盡。惑而辯。聖人弗禁。雖然。傳實惑之。聖人筆經不筆例。傳者例岐而經岐。自傳者注者各以意爲例。而春秋一經自此多事矣。曰歐陽子言之矣。捨君子而從聖人。捨君子者。捨傳也。捨傳可乎。曰吾不奪子以可。吾將窮子以能。子能比十二公之傳。而捨諸乎。將擇而捨諸也。擇而捨諸。則子奚擇而捨之。非聖不可。捨傳不能。十

二未諭之云。吾以過而存者存之。○十二未諭。不得與疑古同科。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禮一脫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

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照春秋世次。當國有弑君。

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原注襄七年。鄭子嗣弑其君僖公。昭元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數僖公十年。齊

弑與本文經文並皆失。次。今依春秋世次列之。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

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爲梟獍。則漏網遺

名。跡涉瓜李。乃凝脂或刊作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乞一作野幕之戮。弑一作事起陽生。楚比一作靈。乾谿之縊。弑一作禍由觀從。原作常壽。誤。○原注

比也。按此注舊在捨其親弑之下。今移此。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

則邾之闖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卜舊脫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一脫沃庭。俾廢鑪而爛卒。

斯亦罪之大者。奚一作不書弑乎。原注邾子。宜書。其所未諭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弑君事故。連類言之。○乞先召寇。比遽稱王。皆法所不道。知幾多此一惑。由墨守杜

注故。

趙孟貶爲人之義。故貶稱人。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注晉趙盾與諸侯之師。畏楚而還。失霸者

別也。如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恆以孟言之。

杞伯降稱子【傳二十七經】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稱子【傳】。

虞班晉上【傳二十七經】虞師晉師滅下陽【傳】先書虞賄也。

楚長晉盟【襄二十七經】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是棄所以合諸侯也。」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盟先楚人。」

齊鄭楚弑以疾赴【哀十經】齊侯陽生卒【注】疾赴，故不書弑【昭元經】。襄七經：「鄭伯髡頑卒于鄆，疾赴，故不書弑。」

疾赴，故不書弑【昭元經】。襄七經：「鄭伯髡頑卒于鄆，疾赴，故不書弑。」

疾赴，故不書弑。

反不討賊【宣二經】晉趙盾弑其君夷卓【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嘍，夫豨焉，且出，遂自亡也。趙

正癘亡不越境【宣二經】。

藥不親嘗【昭十九經】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許悼公，燂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

凝脂【中華古今注】凝脂猶以紅藍花汁凝作脂，燕國所生【傳】。

齊乞楚比【哀六經】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傳】陳乞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宮，公戰

可以二僖子【莊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君不

其君虜於乾谿【傳】楚子次於乾谿，於乾谿，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越之子死也。其子從在蔡，

以蔡公之命召子【傳】楚子次於乾谿，於乾谿，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越之子死也。其子從在蔡，

稟疾爲司馬使觀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之子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

稟疾爲司馬使觀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之子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

稟疾爲司馬使觀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之子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

立陳乞流涕皆疑於免罪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按一觀從作常壽誤筆也安孺子卽茶比卽子干黑肱卽子皙葉疾卽蔡公又按一觀從作常壽誤筆也

邯鄲圍池魚及行莊子肱篋一有魯酒句郭注一楚宣王朝諸侯魯後至酒薄宣王欲辱之不辭而

盡一表有魯酒城門二句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廣韻以池仲魚爲人姓名白樂天詩火發城門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不主姓名說

邾之闞者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廢於鱷炭闞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一旋小便廢

也隋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縣駒

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

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一脫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

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賢人君子皆誤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

一無也字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原注一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桓二年公及戎盟則

書之舊無此三字今補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

也

【按】已上二條傳注互有爲君諱之文故亦以類舉

滅衛不書

〔閔二經〕狄入衛。穀梁范注：「不言滅而書，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故為之諱。」

召王稱狩

〔僖二十八經〕天王狩於河陽。〔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君君，以大夫，以士，以庶人，以士，以庶人，以士，以庶人。」

再與吳盟不書

〔哀八經〕吳伐我。〔傳〕吳人盟而還。〔又十三經〕公會。再與吳盟不書。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傳〕辛丑盟。〔按〕二傳注並見節內。

公及戎盟

〔桓二經〕公及戎盟於唐。〔按〕注無恥戎之文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一作如陽虎盜入於讎，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一作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具。一作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此條因入讎以叛之下，杜注有略家臣之說，故舉雖賤亦志為案，以賤例賤，以書剔不書。

以地來則志

〔襄二十一〕邾黑肱以濫來奔。〔以濫傳〕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

入讎無聞弓玉獲記

〔定八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欲去三桓，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

出入於讎，陽關以叛。〔注〕叛不書，略家臣。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以名書，書字舊在，而惡視之，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原注「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所未諭七也。」

【按】已上二條。以子臣連舉。子之卒從書名不書名起疑。臣之殺從及字混弑字起疑。○北平本書及其大夫簡端云。文義甚明。不必致疑。愚謂準之後史。則疑生焉。後史凡於預君難者。必書曰。殺某官某。否則曰。某官某死之。未有統臣於君而云及者。

般野以名書。「莊三十二經」子般卒。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野卒。傳「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先君未葬。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三十一經」子

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

惡視云子卒。「文十八經」子卒。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前詳編次篇。」

弑君及大夫。「本文已詳。」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哀公入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舊衍字。」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

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是猶云此何為者國家之一衍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論八也

【按】此條專指為本國諱言

隱桓戕弑隱十一經公薨注齊公薨於齊實弑書薨又地者史策所諱也桓十八經公會齊侯於

彭生乘公薨於車經注不言我諱之也我例在宣十八年

昭哀放逐昭二十五經公伐季平子季氏反兵逐公出奔公患三桓之侈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問公欲以越後魯而去三桓因孫於邾乃遂如越按

姜淫奔般天酷內諱謂之孫般天即子般卒

送晉葬與吳盟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注諱不書晉葬也與吳盟見前

為齊止為邾敗自會十六經注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十七經公至

我師敗績邾人獲託會以告廟又注深恥之不言公戰於升陘傳

盟不至會後期文十五經諸侯盟於扈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

晉春秋及紀年是二書詳見春秋家及申左後注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經文伯于陽。古本複此三者何。公子陽生也。原注左傳曰納北燕伯于陽。今本並脫。款於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子曰多齊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此自經文已下至夫子如是。則一有字。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按】此條駁公羊也。惑經何以駁公羊。以其有孔子語故及之。

伯于陽公子陽生。昭三經北燕伯欺出奔齊。十二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也。生刊滅闕。按公羊自創為例。謂犯父命出者奪其國。如哀二晉納衛世子于頓。其出奔不言衛。是也。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謂小國出入不兩書。如僖二十五楚納頓子於頓。其出奔不書。是也。北燕小國。不當兩書。遂以伯于陽三字為誤。而創為說曰。史不可革。可謂臆說者矣。而託之孔子之語。夫豈其然。劉敞云。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百二十國書。悉如是殘缺乎。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謂定六年元之間。其於許事。必有闕文。其 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此條兼經傳為說。

其間行事不書。郭評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是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圍蔡之許男。即元公成也。子元失考。按春秋闕書。劉摛非過年表之文。當取以補經傳。不必駁劉。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宗當作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

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謂魯事詳於晉亦在晉未見春秋前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

皆仿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

六鶴王本作鵲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原注謂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

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疎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夫

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字無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

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

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就他國赴告說亦是連類○通觀十二未諭除陳乞楚比外皆不能無疑劉氏惑之

焉得為過然滋之惑者傳實為之注又附益之劉氏護其子而譴其母是為不知類耳

晉滅三邦左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滅霍注三國皆姬姓

不以敗告不以弑稱不以敗告者左隱十一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

宜名不名應氏不氏不名如隱七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又如莊二十五傳陳女叔來聘嘉之故

氏如成十五經宋殺其大夫山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是也

春崩夏聞秋葬冬赴按一句不過言赴聞踰期耳春夏秋冬字不必泥如僖八經十有二月丁未天

侯書葬則但有往會不會書不書葬緩葬速葬闕月之文而起不以時竟無的攷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猶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按】此數語東上之文也不應入正條之數舊注有十三條字非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

之一作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此是虛美總挈○十二未諭皆自出之疑五虛美則摭舊說以為翻案未諭猶婉約其辭而虛美則公然指斥是直罔知忌憚矣法當絕之勿使並進者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墳出一家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

得而詳此之一作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一脫執我行人鄭棄其師

隕石於宋五原注春秋也按紀年二字恐誤今其書無此文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

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

心斯又不可而二字。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一作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按】此條據太史公書為談柄。書有筆削之言。遂尋出家書同文。及存而不正。以為翻案。

曰止曰刺曰殺內諱皆曰止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又僖十七傳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注魯殺大夫皆言刺取周禮三刺之法

大夫謂之刺也外殺曰殺多不勝舉

執行人孫婿注昭二十三經晉人執我行人叔

鄭棄師上久而不召師潰高克奔東注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

筆削四句語見孔子世家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一作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按】此條據左氏黑肱傳為談柄。傳有勸懼之言。遂尋出誣罪赴亡承告無革。以為翻案。

執滕子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按此言罪在被執者。而僖傳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則所罪實

在執者也。時宋襄執滕子。故曰二國。

弑邾敖首見篇首

又案舊脫案字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

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疑當作弑而不隱二南史執簡而累進襄二又寧殖出君

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

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弑或作殺逐其君者有七一作五○原注隱閔般惡視

當君有七作有五者是視不得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

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按】此條據孟子亂賊懼之言為談柄因尋出弑逐缺錄使有逃名以為翻案

晉司馬侯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云又見六家春秋章

寧殖出君食皆服而朝日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怒孫文子曰弗先必死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蟻

子伯子皮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故太史公曰孔氏作史記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

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

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按】此條兩摭論春秋之成語為談柄，而假遷言以翻孟案也。其意以為辭微則非任罪者。

孔氏著春秋五句。史記匈奴傳贊之文。

又一脫。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

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恆事。習俗所常行，而班一脫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

其虛美五矣。一作也。

【按】此條談柄，強扯漢書微言二字，以當左氏婉晦之旨，遂舉晉楚兩事證其未絕，謬甚矣。況兩事並與婉晦不倫，似此翻案，尤成詭辯。

江乙列女傳江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絀之，無何乙母亡布言於王曰：令尹盜之，其察之。王曰：令尹不知母曰：昔妾子為盜坐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為而不以是王

微言絕。漢藝文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按】語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觀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一作誤云。

【按】此十餘句，專束五虛美，諄辭也。

孟子語。見風俗通注，疑古篇。

昔王充設一作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會未發明。是用廣彼一作破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按】此數語總結全篇。與前節俱不入條數。○夫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不揣慙愚。竊奉子言爲信。春秋者。據魯史之文。直書之。雖孟子云作。恐亦得之傳聞也。愚又竊以修正諸經之說出。自列禦寇。孔安國述之。而寢盛於七緯家言。以爲有刪有定。今一一考之。皆未見其然。夫子惟大易有傳。推明觀象觀變之方。而亦非有所作也。夫子所以功在萬世者。當是之時。羣言爭鳴。聖道堙塞。夫子於百千隳雜之中。表舉六籍。以授七十子之徒。諸不在此科者。屏不使進。由是學者。得不歧其所往。而經由此正。統由此一焉。夫子舉而表授之。卽先王之六籍皆一聖人之六籍矣。固不必刪之定之。而后爲功也。夫子之教。具之論語。於易曰學。於詩書曰雅言。於禮曰執。曰約。於樂曰知。曰聞。獨有樂正一語。亦止整次詩篇。至於春秋。且靡有言焉。故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然則諸言作云者。其後起之騰說歟。○又思之。論語之言史者。亦有二。曰文勝質。則史。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玩此二言。則春秋之不輕改作益明。

問孔王充論衡凡三十卷。其第九卷篇曰問孔。其言甚詳。

申左第五○郭本序與文作兩片最合。諸本橫分。皆非。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當有之二字，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一作書不列學官。【釋】首原三傳行世，獨左氏最後。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一作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一作自朋黨。唯舊作唯，或作唯，並譌。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舊作至，誤。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一作至，脫。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疑滯，莫得而申者焉。【釋】次述論者之低昂，以引下文。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釋】此句揭出本指。但自古學左氏者，一無者字。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毀。一作毀。譬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一有為字。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釋】自但自古至此，證舉諸家評論紛競如此。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或謂文。不足觀也。【釋】繳過評左諸說。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字。疑列之於後。【釋】結到申左本旨。

【按】此是總序。

唯聒蜀都賦證譁鼎沸，則唯聒字宙。善注管子曰：雜處則其言唯聒。說文曰：聒，謹言也。

左氏長義〔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後漢侍中賈逵章句〔又本傳〕肅宗特好左氏傳
左氏獨有明文

在秦爲劉氏〔按〕左文十三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漢書高紀贊〕

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獲於魏秦滅魏遂

大梁都于豐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陳元〔後漢本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誥建武初議欲立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釋〕二句案春秋昭公一有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當有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

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

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按〕此條缺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

三字諸本皆隨文連下或妄填別字今並作方空格後做此其長一也〔釋〕原長據韓宣聘語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命宰人出禮書十字

足今脫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構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

莫不畢視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釋〕史官廣見立說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

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

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釋〕三長據聖人稱許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

產舊誤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無字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
 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舊誤既而先賢者舊原注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語林世說競造異端
 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册府恐當用此二字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此二字舊作子孫更謬此
 過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釋言一短以高赤之生時地不如左氏為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辨說凡如此
 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
 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一脫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一作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
 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一作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
 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釋氏二短以二傳載語得之傳聞不如左尋左氏載諸大夫
 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原注九鼎原注如倍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述
 遠古則委曲如存原注如郊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徵近
 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
 他稱踐土盟晉重耳晉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
 申蔡甲午之類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
 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舊作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

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釋】三短傳載文出自胸臆。不如左氏有源有委。○已上二節用意略同。歷歷相衡。比前已闡出議論矣。猶未徵事舉義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麋卒。此四字舊止一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昭元及公穀。公羊非作傳。重一作述。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釋】四短。括出事實。以確稽局見。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賸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句與漢書稍異。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釋】五短。括出義例。以後人用公羊。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此下有闕。斷然可知。【釋】此四句是。上繳。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此上皆闕。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當作。經篇載之詳矣。【釋】此層。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一作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原本此下有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九。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

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敍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

三國之賊弑。弑一脫。桓昭哀。通經後之傳。為言然。哀字終屬假借。或誤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一作。成聾瞽者矣。【釋】自尋斯義至此。申透三傳之中。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釋】此又是提筆更據他書。合二傳博勘。以相證。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原注】出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僑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按】出檀弓。楚晉相遇。唯在郊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原注】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陸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規其字。哭於陽門。【原注】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字。桓所字。滅。春秋為賢者諱。【原注】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原注】大夫皆執國權。【原注】穀梁傳。【釋】已上六項。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平昭。【原注】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原注】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原注】無之。【原注】按。舊作七錄。非。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基申誠。【原注】出說苑。【釋】已上六項。徵事記法。在必除。非任意裁削也。順文讀去。自知。【原注】論章法。此處當先著四語。【原注】括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

日月顛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鑿括記時之消譌。可悟上片之缺。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

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釋】推左氏爲功之博至此。繼如二傳之簡約焉。能逮此乎。○以下總對

二傳束然自丘明之後。迄於一作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

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

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疑當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原注】

注釋釋千寶藉爲師範。一譌作晉紀。○【原注】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釋】然

丘明至此。原左傳久晦而得顯。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所或作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

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文在十二諸侯年表。但與集

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親汲冢而後信者乎。從一作此而言。

則三傳之優劣見矣。【釋】末引孔語。遷文。仍歸到聖人傳授作結。

【按】局內兩層。前專後廣。所徵年事詳明。大致皆與二傳對勘。故申左者。申左於高赤。非申左於聖經

也。莫誤會。○倫莫大於君臣父子。禍莫大於子臣弑奪。史通此處最喫緊。故三國賊君而以疾赴。則詰

之再三。衛輒拒父而以國據。則衷之論語。是持世大閑。○尋斯義之作一段。謂左承聖囑。藏顯互彰。則

左之功。孔實總之矣。再觀故孔子曰一段。舉出授受證據。歸到功由孔經。則向之惑。今悉解之矣。此知申左一篇。是惑經回向文。并是懺悔文。○是書諤句脫文。羨字外篇較多。如此篇其尤也。評家訓家居然點句。罔出疑情。幾於沒文理。惜字數者可異哉。

司鐸火〔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

授經之託〔後漢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丘明。

周內史〔桓二年〕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

閔馬父〔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辭曰。二十六。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

自我作故〔外傳魯語〕則為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於最後句補

之注

公穀依違〔左昭元經〕楚子麇卒。俱無傳。不見弑。殺之文。故曰依違也。〔二傳注〕卷音權。左傳作

樂。

成方遂〔漢傳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

方遂。居湖。太子方遂。為利。其言。即詐。自稱。坐要斬。曰。昔。黜。曠。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詣。北

子狀。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坐。要。斬。曰。昔。黜。曠。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詣。北

雋引公羊〔公羊哀二〕輒者。曷為者。也。劇。曠。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

必也其義與夫子不為

其言河漢吾驚怖其言猶遊河漢而無極也

晉霸 屠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杜注言晉景所以不失

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生男賈謂之索於宮中不得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于

魯備 馬驚此言戰而先犯之公從之馬驚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又十二傳凡師得僞曰克

馬驚敗績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

遇邲 兩棠此就邲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名邲城是邲即前宣十二年晉楚戰事杜注邲地

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伯肉祖牽羊奉饗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

睦晉 胡哭此據弭兵修睦之文見規伐非情也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罕入而哭宋子罕方為司城禮檀弓侯曰民悅治不可伐也

滅項 為諱此則魯滅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

也春秋為賢者諱此取項齊滅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也疾始

再盟 失政此則繼霸失政之岐其說襄三夏盟于長樛又單頃公及諸侯盟于雞澤陳成

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秦穆

荆平

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晉乞糴於秦。十五。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伯

為秦穆時逾百年矣。外淫者絕。癩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為樂而妾死。何益。吳王慚。遂退舍。按。秦女即楚平

韓魏

楚莊

此言一前一後。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位於前。韓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駟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位於前。韓

禮葬之

優孟曰

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駟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位於前。韓

列子

鄭穆

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注。魯襄公二

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在宣三年。又五十五年。始有孔子。鄭人反在前乎。

號公

簡子

此言號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倍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十二月丙子朔。

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曰。血脈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其後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號君聞之。出曰。幸而舉之。扁鵲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按。簡子趙鞅也。春秋定哀間。人於時

久矣

變書

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世也。成四。晉樂書將中軍。六年。樂書救鄭。侵蔡。楚

武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老古曰。取人之善。而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按。文公恐歸。樂武之

荀息 晉靈 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諛移後代也。傳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卒里克殺奚齊

上書求見曰臣能乘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即壞九層之臺。孫息

刊落怪妄。今豈其刊本邪。又晉世家。靈公獻公曾孫。之說見雜說下注。晉世家。靈公獻公曾孫。

汲冢書 見春秋家。又晉束皙傳。以太康二年汲冢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

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事。非二相共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辭則異。卦下易經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項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

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

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拆壞。不識名題。家中又得銅劍一枚。長

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

帝取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劉歆作五原守略。楚元王傳。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

皆怨訕。歆懼。誅求。出補吏。乃守五原。王接荀顛之散騎。潘滔謂接。字祖游。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束皙述而成之。陳留王庭堅。難

文。竹書。詔勅。撰次之。以爲中經。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古志在春秋四句。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魯。孔子

也。〔因學紀聞〕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卷十五

外篇

點煩第六〇煩或作繁文內並同。小序一正條十四。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舊有然凡俗難曉下愚雖七敘事篇在六卷疑當作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

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此二字一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勢一少易悉。〔釋〕出

丹黃點示之象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

有別。品類可知。〔釋〕援出成式可仿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煩一無上〔原注〕其點

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

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一作我撫實而談，非是一作

是苟誣前哲。〔釋〕結明所以鈔非明點示之意。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則以削為宗，然常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棘手刮世眼者，故是韓柳輩前驅也。可惜傳刻失真，點去文留，譬眺古者空憑廢蹟而已。

聚米爲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帝自西征隗囂至漆召援於帝前聚米爲谷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隨擊烏丸還謁大將軍光問戰鬪方

畫地成圖山川形勢千秋口對軍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亡一有必二字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而字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加一作移

【按】此條亦見檀弓○點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複疊文法啟示其端隨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史無之字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史無此三字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

者皆古本有皆字不謳歌此二字一作之字按一作之字者當是除前獄訟句內不之等七丹朱而謳歌舜已上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舊脫三十舜年以下等字古本有俗削堯舉之已上舜紀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即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溷入之。今轉嫌溷而存者遺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如謳歌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年三十複出之文。見舜紀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帝字照史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舊衍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補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今離列之似較清畫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字照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史補楚將項燕為

秦將王翦所殺史作者也項氏世世史有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况文內殊少煩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耳

呂后郭誤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史有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

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史無此三字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郭脫

字類我又史無戚姬幸常獨史無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史無此三字代太子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史作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原注

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疊矣今又見於呂后紀

固可略而不言○劉意蓋謂并可不可點矣而史既有之姑就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據文止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轉滋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蓋見加不見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史無此十字皆細書潤入者景公卒糾之此二字宋公據上易糾之字則子特攻殺

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此下史有元公之會庶孫也昭公九字父公孫糾糾父公子郭脫此禘秦史疊禘秦二字即元公少

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據節首所加則自昭公者以下大半皆在所點除也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據文止加十二字

【按】諸條間有加字闖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此失元公會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點點或稍重侵入字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史

之字下同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宮字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郭脫守字尚書令

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

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謹字照與中二千石二千石照史補臣賀等議曰史無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音作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郭本此上脫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句意過當有誤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

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諸本作云誤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嗚噓或作唱歎或作唱嘯並誤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尙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條謬甚今刊置之

【按】御史敍錄霍疏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敍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胥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爲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鯨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史無以徵以下十五字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照史改舊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此七字史作有以也高祖每過之奉祠二字照史刊正郭王本並倒不絕也舊脫也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蔽。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史。孝

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

秦軍。軍字照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史。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潛王已益

弱。方或脫。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史。王為帝。秦必喜。罷兵

而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能字照。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史。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

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史。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者字照。有求平原君者

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一脫為字史居此重圍重圍史作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

云云。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此二字一作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

連曰云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史作噫。亦太一脫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一作

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誤作矣。吾將言之云云。依例當有云。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

也。俱據萬乘之國，交史作各有稱王之名，覩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舊多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云云。亦舊脫。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軍，秦軍舊脫秦軍二字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照史魯連二字辭謝者三。此四字史作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舊諷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二百一作三百。

屈原賈生二字傳曰：依例當有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

云。二字亦謫謫字史作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史有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史無壽不得長。又以

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賈生為長沙史有王，傳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

於坐隅。楚人命鵝曰鵬。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一脫長卑濕，自恐恐字史作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

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照史補無狀，哭泣二字歲餘亦死。時年三

十三舊譌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一脫氏字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

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決嫌疑以下六句古本有俗削多驗云云。二字亦詔

召召字照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照史

補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照史改其病之狀皆何如。具

一作悉而一作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史疊醫藥二字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皇字后八年。舊多得見

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諸本慶字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論字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

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

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史有明歲即驗之有驗。之有驗三字

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諸本脫即以為人。史有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史有臣

意年盡三年。二字脫三十九歲。一脫也。齊侍御。御字脫史成，自言病頭痛。頭痛或誤作臣意診其脈，告曰

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原注」已下皆述一生醫療效驗事。○此十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重侵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復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為此廢卷也，竟束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一譌後詳文義當有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字，非。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

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

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

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紀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願。史作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諸本作每，照史改。嗜酒亡節度，不可使。諸本

作從，照史改。遂不聽。聽字史作忍，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

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郭脫字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

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史有言字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尙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卽其詠。詠聲

既清。會字。照史補。詞又藻麗。史作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傾諸本

照史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温北伐。史作征。作北征賦。皆照史

補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或譌

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譌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

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諸本衍便改。移韻徙。諸本譌從。事然於寫

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史有温曰卿。二字不成語。照史改。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

寫云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郭脫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舊譌亭。時

賢皆集。謝安欲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郭願就左右取。諸本作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

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史無此六字。而歎字。時人歎其率。或作卒。而能要焉。原注。

道。驚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檀劉，蓋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羨句，不類加字細書，亦決非彼書如此。更思之，亦即加字處，其下復句乃其所點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郭本作子弟，非及也。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一作登，即誰坐此席者？吾當婚或作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

魏書作蕭，不如如也。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郭脫昞其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昞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靡從檢核矣。然深心嗜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譌漏尤多云。○點煩所列，皆檢章句最繚繞者，為條總十有四，而摘遷史者，乃居其九。蓋舉正史首部以發凡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羣書，而彙為一書，疊見複出，古趣自流，數墨尋行，大家弗屑，雖煩亦復何疵。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振有辭矣。班叔皮曰：一人之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也。觀是書者，切磋商究之，固不必為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補按：史記內所氏施點固允，而辨類却疎，何也？事係當日現件，安得預撰世家，其時漢初作譜錄卷式，一宗可備禮書一款，當云：題目誤爾，何煩不煩之云，又張晏注以爲篇亡，褚補作也。

史通通釋

卷十六

外篇

雜說上第七〇二
十五條

春秋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一脫失德陳恆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也漸

齊人弑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龍焉及即位使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按子我即闕止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都謂郢。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謂公穀所載之經。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謂經獨為謬歟。謬猶誤也。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為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砭心箴者。

釋經曰入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夏取郟。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滋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之墓。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

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 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隳舊譌作吐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

才者。殆將工俾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一衍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噍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噍聒恒又作叱聒並噍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猶作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又一有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人以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讓言者一無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卽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率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則鮑率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 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會閔。連蹤闕丁。郭巨。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一無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疑不於倫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按】弑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弑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丁郭黃補注。

丁郭黃補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分母之食。蓋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

授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商

聞名。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客食肉。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

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曰：彼嘉饌，呼爲非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稗矣。且又無謂。史通往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陳氏魯圖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食魚殮。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與疑古同。殺季歷，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無一。本在文丁之上。鄭桓公厲王之子。疑本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璣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一作實矣。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竹書晉文則出自本國也。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龔瞽，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十四字，王張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大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為害理。觀本傳其子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囿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云乖刺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

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是

朱熊內外傳黃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熊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

共工則謬公如其言而疾問按晉春秋

史記 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

策之流，獨未見左氏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

明錄之類，徒一作是也。如曹于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原注劉

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此處有當然諸本并脫則知一有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

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脫字當然當然二字則知一有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

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孟堅又云非是。

【按】或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按因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臯子止之語曰晉史叢完最甚。又按唐書房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

曹干孫檀。又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又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一作伏其善敘事。本條皆論敘事法起筆提醒。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

然何虛譽之甚也。舊本此處分條非。史記鄧通傳云文舊脫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

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釋論敘一諸本此下分條又非。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決嫌疑定可治詔一脫字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

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釋論敘一諸本此下分條又非。案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釋轉

劉二一本此處揚二連下條非。

【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此條所言皆屬敘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為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觀鬪者也。

向雄皆服「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

文帝崩景帝立「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暗吮之心慚由此忽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原注」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謂作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是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正

列於學官「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發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探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據也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字一無之字下同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恡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為范白猗卓

之間。闢及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那堯切。音翹。舉也。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所差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贛第二。漢書因之。

司馬遷自自一字無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敝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以一作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一作

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卽以報書攻自敝。誠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自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一字。少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此項招客說下。一作秋誤。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此句緣說成書。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

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闕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

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間。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營。名亞春陵。

虞卿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挾死。此闕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闕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奄人殿師。所以為辱。

臧堅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卿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出。以杙挾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釋】已上並魏世家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釋】起四句。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舉敗象為例。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

其說，糜弧箕服，彰於宣厲。宣王時。之年，徵襄與襦，顯自文武。舊作。成。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

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入人事中。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舊

實者哉？【釋】兗合魏贊。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翻轉對徵。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

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鷲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

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徵與運則先徵氣數，與前局順逆相乘。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

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推人事為氣數主。必如太字，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

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一作惑乎？【釋】至此折到魏贊。自茲

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象魏略議，舊脫字。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原注：「魚象魏略

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此人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

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

也。【釋】未復引類作餘波。

【按】不信禍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為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傳八】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韓聽。【又十三】晉荐饑。秦輸粟於晉。【十四】秦饋乞糶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薄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求。又何逃焉。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裴注】秦本紀曰。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檠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書事篇蓋述】亦載之。其文畧同。

徵襄與襦。【昭二十五年】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諺見言語焉。為之徒者。衆矣。【入憲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遠注。魯文公成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為正。】

媯後莫京。【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媯之後。莫之與京。【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畢萬必大。【閔元】晉侯賜畢萬筮。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水滸鸞鷲。【詩大雅】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下。【外傳】周語曰。鸞鷲鳴于岐下。【外傳】

中陽蛟龍。【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

魏略議。【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

魏略議。【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

帝王論〔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考訂云

諸漢史 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已上皆贊語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一作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一作駿非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此三句參用疏語志內無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一作積有數年○已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游鳥舊作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是有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墮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攫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爲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鳥集〔按〕國策有鳥集鳥飛之文而此處則用鳥集爲合〔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人晨夕相隨鳥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敍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誓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一作寸之中雁行有敍使讀一行者閱文便觀舉

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釋】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黏史記。獨人表為無當耳。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悛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右字。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釋】所言體狀。大似鍾嶸書品。設言改為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贅。而為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按其事。則一有。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字用。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書本遷史所據。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去都留信。一作去都字。用使稱其姓名。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一作書。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從陸從馬皆可。至韓王信。都更不應承。譌去都字也。然所言卻非。

【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辯之。

由徑由戶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之

酈生初謁狀洗足史記本傳初敘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敘沛公召生入謁攝

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敘酈生入

歌鴻鵠朝上乃大驚四人為壽已舉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為客從夫

有婦上曰為我楚舞吾為楚歌已舉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為客從夫

本條辯語闕

韓王信漢春秋作信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

師古一作誤沿及史通然放言亦欠了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功臣侯表或作韓申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

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猜其失直鈞

再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賈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王韓文且疊見舉封舉名轉用之此切据也膝灌

傳可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著者即以其所著名籍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

此在藏山之書原無不可班氏奉詔勒為國史既皆以名書而萬石君題獨留口號亦失檢也至若郊

祀之襲封禮司馬遷貨殖等傳之悉仍舊文更非體矣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一有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一脫字

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此句傳後本有之因論著述之體

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王問于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

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尋字。無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敘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為文之體。廬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敘為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敘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相如本傳。哀二世行失其辭。云。拜為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四字。司馬

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脫去其自敘如此一句。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為自敘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譏脫略亡歿等語。以為見小。不考洞冥記。

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爲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章玄成父賢。舊誤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章相之篇。疑

本漢書以玄成名篇。則不以章賢。孟誤冠首。並其失也。

【按】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章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章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爲此論。○或笑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章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章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章孟家。子元非懵。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章賢【按】本傳章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二詩。則又附中之附也。孟字之誤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一作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一少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固非一概。

于公高門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諡安侯。父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云傳世。

嚴母掃地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戰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漢書敘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注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作遷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躐班氏恐當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此卽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說。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鑿

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恆或作例者耳。【釋】言在書述之。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收之則非。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爲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爲隗囂作。卽與先漢不相及矣。若敍傳家追稱厥考。則雖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譔先美。禮所尙也。此種鈎畫。明哲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荀悅漢紀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卽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按漢書敘傳敘父彪載王命論。固自敘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詰之。

外篇

雜說中第八〇

諸晉史六條〇舊作七條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楮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媮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觀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書竊之郗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况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玉海南史徐廣傳曰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為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無兼本世遂行何輪才喜賣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原注田融趙史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一作屬慕容涉漢舊皆譌一作西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

賈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勳隋志作勳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一作譌作被禍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疎而劉之所鄙尤在張勳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諱民為人亦有信乎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擗搯冷僻逞詭臆而銜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叢書前涼錄又前秦錄十三年苻堅遣苻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所敗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又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暹守磐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途陷益州於是印萇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叢書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處子號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號子倚取鄴自薊遷鄴子暉十一年秦來伐拔鄴城徙暉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又前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氏慕容廆虎營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載記聖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暉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鄴之衆為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荷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河一萬鎮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

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
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勳【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勳撰。【按】勳史通作勳或當時二字通寫也。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一作其為躡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

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作遺

而收舊有流俗怪說【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矣。節意則謂載在搜神書非正史猶之可也。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

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釋】此原飛

事所始。然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為正言則非。然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唐徵晉

三十國史猶非正體國史也。○已下揭出正史立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唐徵晉

語近憑方等之錄【原注】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在此正史。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

書舊記【釋】不復言搜神記更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不復言三十國春。遮一作遮。彼虛詞。

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一無乎。【釋】小說之遷流延及正史。如此故作史貴識也。

【按】志怪奚必去諧。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防。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為

體尊。而其為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

小說也。史而掇取則猥。江璧門樞裏以可稱之語徵異兆也。事無關係則譏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

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左長史殷芸撰。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

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

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

蕭方等引方等論綱目。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

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慙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弟二名之共字也。

世祖謂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為萬，再誤

學，良未易言。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

馬遷持論，稱堯世一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讖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

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

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按】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為無，特設為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

莊列寓言，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僞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

聞請命行刑，會聖人而為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

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有傳聞

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以史歲為徵。信仍以遜國為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譌。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敍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下疑有闕文。所不載者。唯元后君。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傳。此云不載。殊又與下句抵牾。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敍娥姁。【呂后字。亦不可曉。其為率略。不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譏。一作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事反葬禮之經。而其言合達人之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引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敍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一本失此注。

【釋】所糾在此。醫蕩也。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刊除誕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

往召謗。○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談苑說鈴之流，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物各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伊籍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

妻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

宋略一條

裴幾原野子。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一作撮要，實有其力。【釋】首提略字，其意以而所錄文章，頗傷蕪

穢。如文帝除徐師一作非，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册文，顏峻史作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本

三字，非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史作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揭六項，作論案。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

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旣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

傷。論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册或作策，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

去也。論斷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一作

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一作非異同論斷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松之

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兼復文理非工論斷五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爲藁草一作草藁本未宣行論斷

【釋】分論至此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一作詮擇豈非蕪濫者邪【釋】似此不得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

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鄙無足致譏若裴

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

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爲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

驚博者尙之如疎寮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

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

意

除徐傅官詔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

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尙書僕射中書令

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

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入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册潘淑妃傳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上甚

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

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

潘母潘淑妃以告潘淑報劭詐上詔入宮行弑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

一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為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

井造檄書南史延之為劭光祿大夫竣尚不願老臣何能為陛下筆誰

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願老臣何能為陛下筆誰

擬李夫人賦班孝武十四王傳始不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

賦凄其有懷因感而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注

罪許曜詞事附范曄傳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有法靜尼

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膂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營病熙先為合湯一劑權疾即損因

成周旋熙先以耀膂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熙先使曄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封上凡

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略

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後魏書 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原注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釋不競則收書仍

之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一作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作此二字非改婚不許此言

尤可怪也釋揭出魏書飾言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

皆成禁樹。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釋】南士北奔。多為北婿。據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一【釋】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曰不工。必比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字。奴耳。【原注】一本出關東風。此可謂飾嫖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釋】統以收書劣於沈書作束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狸入寇。【宋書索粵傳】魏元明帝子。齋字佛狸。自率大眾。渡河。曰。自頃歲成。民阜。當東巡。吳會。以篋聲。欲渡江。遣使餉太祖。駱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珠。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世祖。而魏書。島夷劉氏傳。一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齋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云。義隆。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植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穎之間。奚斤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搆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武邑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蕭寶夔。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牆夜出。寶夔具小船。著烏巾。潛赴江。時隨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宗二年。歸國。射愉之孫。散騎之前妻。羅氏。生子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鼻。慧龍。非婚於魏宗。借用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魏宗。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樹晉謝安傳安孫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晉陵公主壻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

呼為戲混竟尙主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祕論紫蓋黃旗運在東南按語本江表傳又魏書李平

白登漢匈奴傳按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城東南按平城地在桑乾即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

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釋此上糾魏收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

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相一作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

所述釋此上糾沈約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淆訛傳會之習愚甚甚之○此與上條之

說前者因習言語敘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

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魏書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琊王親妃鞠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

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健

繼晉受命考校談議著論以明之按行冲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醜語

牛後謂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操觚纂著固無取乎黜陟罔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宋書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三條○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敍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敍高祖破宇文於邙一譌印一譌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傳作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為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略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

租曰五行邇運有始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曰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

簪敝履與六宮別可續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改年天保有識者曰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日其不過三十

十也人生有死但憐正道幼人將奪之耳廢帝乾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制帝書右僕射燕子獻等八月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制帝

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孝昭紀云：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鄆，乃密殺之。後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讐。帝在晉陽，亦見焉。乃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助。太后問濟南曰：「殺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事見上卷。

秦納重耳僖二十四秦穆公納之。

欒盈起對曰：「襄二二三」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尹子革夕誦祈招之詩。王不自克，以及於難。

高祖破邙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陽順下。馬授神武，蒼頭馮文洛扶

上俱走。從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怯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神武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用爾將中興。」武曰：「段孝先橫射勝馬，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

使劉豐狗地至恆農，而還。按芒山，即北邙也。張載七哀作北芒。

周武平鄴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

填塹南引，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井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將

獨往，麾軍直進。次井州，齊主走鄆。六年春正月，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承光。帝至鄆，率諸軍奮擊，遂平

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

以資主禮。按一劭本齊人，此事敘齊後主當更有致語被削必多。

城漢鄆陵漢之戰在僖二十八鄆陵之戰也。

敗于鞍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事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熱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

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

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恐作役舍長亦

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

朝汝我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釋次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媼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爲藏蓋爲姚萇

諱一按一偏舉諱名與本義無涉非原注也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

諱之失其真矣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藉通多

聞以成博識釋居瑣細言有分寸如今之一字無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

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王

作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弘益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

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實語特深許之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癖矣。

處士王孫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楚

孫如言公子也蘇林曰王

僕夫舍長怒曰呼彼夫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文元楚世子商臣享江芋而勿敬江芋

云舍長也

多為夥涉史記陳涉世家楚人謂多為夥故天見曰夥頤

橋為圯上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

南呼北僮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

西謂東虜奴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

史僮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

渠們底箇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

個注今俗名枚曰箇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傳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書云吾翁即

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稱。隋唐以來，下已則稱卿。〔愚按〕隋前已然。〔晉庚峻傳〕峻子敷。王衍不與敷交。敷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敷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靈靈壑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周尉遲迴。

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靈靈壑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周尉遲迴。〔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闕道。有育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而言。

臣奴猶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非正謂朝臣也。因閱〔宋書〕魯爽傳。〔魏主蕭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讎。云云。下自釋云。羣下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按〕此為的據。

母姊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北齊神武紀〕何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

每發號必喚兒郎偉。〔師人兒郎〕芝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塗鉛黃所拂，猶有可識

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釋〕專糾百藥。北齊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

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即稱諡焉。至如變世宗。〔誤作〕為文襄。改世祖。〔誤作〕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

悟裏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失者一。故。又舊誤其列傳之敍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釋】素時代而失者一。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諱。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一作真僞難尋者。不其痛哉。【釋】末復。總概。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諡。似非大病。素時則不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墜藁塗拂舊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害己而去其籍者。恭慎君子。戒之哉。○愚綜礪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譌謬者。必注舊作某。蓋深懼塗拂捐燼之為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諡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宣世子立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用武定。【北齊書】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 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俚為雅立論。尋字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尙書。太祖勅朝廷。他一無字。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釋】始於令勅。倣古。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如南朝北梁諸書存茲典實。謂規倣尙而陷於

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卽其書字。舊事因而

勒成。務累上。清言罕逢佳句。謂文義佳句。恐是往句之。【釋】此層申論上意。而本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

一作術。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

述通。兼探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釋】糾令狐書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往。○關右傲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

宇文周而貌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美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傷

蘇綽詞令畢。至乃命綽依尙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

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虬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見世家篇。

隋書 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於一作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一作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

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詭惑。夫一多人字。載言示後一多世字。者。貴於辭理

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一作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一脫古字。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竄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有激之辭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為純臣矣。但袁充無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抹煞。而獨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美新最穢。班史不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為飾說。人盡醜之。令與袁充同傳。顯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參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充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上表言符命云云。有人於黃鳳泉得按此所錄王劭詭辭也。袁充字德符。陳滅歸國。頗解呂合者六十餘條。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逾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者矣。按此所錄袁充詭辭也。又按北史房彦謙傳。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蓆縣李綱。中山耶茂。耶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並與為友。門無雜賓。據此。劭固名流所推重也。彦謙玄齡父時所稱素儉無私者。

李斯坑竄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諸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董卓帷蓋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闕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膝囊。王允所收而

四裁七十餘乘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舊有其字敘錄煩碎此處當補及其自編隋書仍復蕪辭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隋書本傳臻字宣擊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

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

卷十八

外篇

雜說下 第九〇二
十五條

諸史六條○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釋】數語總為公孫靈王本此處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

運兩傳贊論作掣一載條非

蔑滅通無觀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盛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此言公孫傳贊二又截條非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原注李充撰翰林論擊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釋】此言靈運也文體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釋】此所引言總束二此下舊皆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為譏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為公卿表跋取沈論作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

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繁屈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元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與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樂北齊書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後段非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為言但其中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地史記高紀敘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

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惜者是時淮陰侯先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最後一番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并沒去之為憾事耳

幸提婆第以領軍穆提婆為尙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文并穆後及提婆傳亦不及幸第事史通所

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致討大獲牛馬據此則事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爲不言亦未詳何意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尙高祖女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訴之懼

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八鎮實於陳尋歸陳陳以爲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後又還關中

緣父及之也史通以爲百藥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舊誤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文心作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

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

者矣釋首層以引書助二前條不連下段非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

追思一作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一作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一本有

此事何人不知以釋此層亦引下之文更一作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字

文尤甚原注案王勰齊志字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音詞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

舊作因釋四句周齊並而牛弘作周王勰作齊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

之亦誤釋提意側在周

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此層舉周齊二史相衡。見周夫以記字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與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字文之語耶。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字文之言。無媿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敍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釋】自此層以下。專二一本。此處世稱近史編語。【原注】謂唯周

多美辭。夫以博探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末就時論之。舊本此處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脚。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訾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人謂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鄙心不喜。

卿淵二句。【本】本文心才。【略】略。【文】文。

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霍】光傳贊。【光】不學。【術】術。【閣】閣。【於】於。【大理】大理。

鏡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灞上迎馮

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

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曰明公以旣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裴昭明傳曰昭明罷郡無宅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莊子曰我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

肆之

鵬鳥之辭賈誼鵬鳥賦曰請對以臆

雞九錫等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九錫皇甫松著酒孝經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原注曰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

之載言亦同於此原注曰孫皓平夫漢晉之君殊借盜梁主必不捨其謚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

辭故也又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

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

怨痛之響上徹天關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

趨聲對舊作避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

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

○我予互句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鄰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

尾蜂腰鶴鄰〔詩苑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鄰最忌。

辨如鄺叟〔漢鄺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臧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朝於登極。其間賤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

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

荊州。假稱宣德之令。〔原注〕江陵之去建業。地濶數千餘里。宣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原注〕

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署一時頓盡。則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

知無復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此注舊編在後注之下。誤。

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

日盛。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及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原注〕舊本此處

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原注〕舊本此處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史皆載之。愈形其偽。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

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

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議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楊

靖禪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舊衍文字史者

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

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鑿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王劭特帶衡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

條皆有承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斷

反連老杜詩云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裁緝

別傳九條國史故曰別傳○所舉皆非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釋】三為王后是駭案主句

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

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

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原注雜記曰夫人之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

【釋】已上言春秋時無其事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

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釋】此言戰國時無其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平王與秦

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即居其後矣今相舉一二其

流可知【釋】節尾推類言之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

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

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

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釋】已上揭一欺字二舊本此處爲後文作冒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

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或譌作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

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

用一作因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欺

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

羸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夫一作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末又類舉其失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舛譌後條言事理傳會

夏姬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不

昭王秦穆同時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晏嬰居宋景後公且加罪焉齊懼乃造晏嬰之名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衍醉而傷槐景

寡人請自當之今殺公頭曼在齊景公梓曰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少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為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

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矣戰國燕策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愛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儻

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

分餘光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齊女徐吾者

伯奇化鳥鳴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見鳥

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料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

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

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事非宿瘤也按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

懷羸郭注懷羸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圍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

啞子長愛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獵賦則

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一作議之矣。然則作然而用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或作主本紀稱杜魄化

而爲鵲。荆屍變而爲髓。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卽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飾事。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唯聖人爲不雜。

鞭宓妃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銷風原與彭胥。劉勰文心誇飾篇云。子雲按獵。鞭宓妃以銷風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杜魄荆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髓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髓。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

曰杜魄路史餘論繁水名也。亦作髓。縣在牂牁。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爲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宏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土變所敦煌僻處西域。昆

戎之鄉也。劉所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

劉昫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囑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按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昫。皆生長偏陲。而人因文顯。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趾。遠於從政。官事小闕。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昫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漢一譌。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黃本補。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按】此關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證神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為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且為朝雲暮。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問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謂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

枚鄒互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死洛水為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

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

蚌鷓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

也蘇代至末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別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

按本書體裁駢者為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鷓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

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二條郭本此下連後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者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

至如鼃鼈競長蚊蛇相憐莊子學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字並可引為

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為一通鬪構未綴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史通通釋 四外篇

四十九

二漁父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

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

鼓漚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鵲蚌。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不肯相舍。漁者

井擒之。天祿識餘：兩謂開口，或改兩作兩非。愚謂：作雨者，不惟失義，且失韻。

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漁父曰：今日凶凶，兩

賊相逢，何用姓字為。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儻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

混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篇各意。

其流甚多。秋水篇：陷井之鼈，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水，入休乎缺鑿之崖，此亦至矣。夫

蛇，蛇憐風，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

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鸞鳩見遺遊，何也。蛇曰：夫天機之

薄，周孔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

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猶闕，卓哉。當為輓近世掩襲作偽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讀，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

隋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一字無殆後來一脫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二字誤入以焉之下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誤中斯為謬矣此一本無

【按】決陵此書為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為余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搥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為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

夫自古舊有之字學者談稱一作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則一字多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

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此言各是一一處截條又一無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

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

武陵隱士滅一作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

而不覺其善逢軋悟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

之謂也【釋】此言徒多者一一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顯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若博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為徒讀矣蓋首條泛舉之文

桃源山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不行綴一作贅非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掛誤作蛙旒誤作緝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按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愨可證向諸疑惑果非質言

長纓紫服鄒君好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云紫衣服猶化齊風長纓鄒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公曰諾於是境內莫衣紫也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舊作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

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猶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層

與起後文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太玄二字帶筆玄法

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釋又一層與夫以宣尼叡同容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

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釋所嗜者

【按】此本為謝魏偏怙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譏集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鳥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鳥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莊即注之所謂殿即殿君平也「淵鑿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

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

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

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歷用寡長卿也

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間求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融通前說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脩字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

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一作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二字有疑稱朱異二字亦恐誤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尙質之旨。

口才筆才。【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朱據。據曰。為我賦一物。乃坐。異賦曰。叔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文。學篇注。而朱異賦物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才。史通所稱。或即二書之言。而誤記耳。

元瑜孔璋。【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翻翻致足樂也。孔璋字。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

如一作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書陰鏗傳。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神記。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或作二。列名編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若酪記。後

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助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事同七略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按此注於梁元履同姓名錄去之

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以卷帙為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音有關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研神辨茗酪檢今本梁陳紀傳原不錄恐姚氏前別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諱筆誤不諱筆誤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謝承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無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恆一作常事會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原注五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者一無矣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百宋史年視西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耶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繼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

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卷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一作志非類聚區分。一作別編之如后。

【按】是篇彊半檢舉錯誤。如所指遺脫複沓。淆訛糅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糾傅會。尤為法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兩引並在志中上。○增注所在。用便繙檢。後仿此。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舊作出史記。而不下或作誤。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

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列他書而踵事續叙。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魯三字。此書法定律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卻縠卻鞮卻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常之序

曼滿語曰【左傳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問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舊譌齊侯于周中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

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

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并判語如讞然此一事班志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入故對曰吾非魯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

王紀及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十六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十六年【又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

【按】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鉞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鉞稼穡不成直云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漢避明帝諱二十八故改曰嚴○注舊在後今移置首見處

年而已。兩引並在志之上。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一作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殿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間隔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鷓之冠。在志中上。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為軼例，此以連綴左氏為冗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書細心，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佩金玦。「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聚鷓冠。「左傳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鷓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傳作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在志中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注】昭十五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日知錄】禮爲長子三年之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絕期后喪自三年義本兩行耳。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止。一作出奔北燕。在志中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探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明字多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最明評曰高止即高子容華定即宋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

逗漏處。

子容專司徒侈。

傳曰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子容專司徒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

注爲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按司馬侯即女齊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在志中上已下弗云成帝俊與不俊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而一作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

【按】不書俊不書效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此志而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元永始改十七年

元永始改十七年

其述庶徵之恆寒也先云釐釐即僖也有原公十年冬大雨雹今志作雪疑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

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在志中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一脫【釋】已上專

釐公十年至專壹入非改作此科始一作脫始字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終一作乎漢代其

事既盡仍重敍雹災並在志中分散相離斷絕無趣此層統本志前後起自劉歆以爲大雨雪及夫同

是一類而限成二條二句指首尾紛拏而舊脫章句錯糅此統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評家叢刺實未剖疏。剖疏之須兩截看。前一截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雨雹以爲之。後一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雹霜三者忽彼忽此文不歸類。始於釐十之前先言桓雪而隨以釐雹間之矣。其下復間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條不整也。評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觀一指而失肩背也。○三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數傳寫不準。流傳靡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雹字恐未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雹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經雪而漢志雹。又或唐本雹而近本雪。鈔胥歧迂事所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雨雪。卽移爲雨雹之解亦豈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雨雹注云今作雪疑唐本作雹也。

劉占董解【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

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詞。桓八年十月雪。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夾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雹。【按】此

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下所引並在志中下。卽前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原注】始云

元鼎二年。又續云元鼎三年。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靡。然而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一脫者字。其流有八。一曰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諱。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在志中上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一有可字。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此三字一作人之情僞盡知之矣。知字無者乎。此所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也。

【按】揆時勢以立言。非獎亂也。○此爲通鑑綱目之所託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爲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國形至紐解之時。

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爲宋儒發脈是矣然耳食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覘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揅擇無救於弱勢積痿不起者妾乘夫奴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貴之塗被竊斧之言注

耳政令不行雖有銖銖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

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調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

卓號太師後漢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調朝廷使光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一無大菟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

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在志案大舊衍菟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

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恆一作常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一作感應斯豈非

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按】傅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科立意稍歧然仍入肯綮○志言某眚之罰定作

某應此爲真傅會是科兩大雩於年暎罰異之間糾其繆幽故可作傅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嚴謂莊原注舊在此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舊譌作公讎復娶

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舊脫一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

以為時魯宋比年有一作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也。○並在志之上。今案此說有三失焉。【釋】三失。專指此年戰之占。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歡一無以字。一作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原注】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釋】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倚一作其失三也。【釋】此一失。合母姜與戰事對勘說。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者一有也。

【按】此亦搜抉傳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非之。以為貪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貪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乘丘。【又十一經】公敗宋師於鄆。【杜注】乘丘鄆並魯地。鄆子斯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志中下】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並志內語】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照志改舊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作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乏困。【此二字或作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釋】【述志】此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

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按】此譏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然以違反爲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并窮於傳會矣崑圃黃氏叔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在志中上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一多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釋】自案此以下皆子元推說之辭班志脫書所應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一作成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愚謂志五行者止記災祥不撫符應并亦不綴鑿解乃是正體廬陵司天考所以識冠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必徵應至如此志又類例不全能逃子元之駁乎

眭孟漢書眭弘傳弘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爲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在志

上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九一脫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前少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一無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猶作從大大少司馬而升一作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未點耳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二字未生二字依志補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在志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一作數前後有定準此何待言至於於字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作猶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

【釋】此上為本志補占又案班云多以字下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此語班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此意班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解惟此獨無故為摘補云爾然在班為闕例在劉為小言蓋亦隨入向歆窠臼不能解脫也○上二條可省

陳之出田之宗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

籍於秩宗封陳崇為統陸侯奉胡王後田豐為世陸侯奉敬

王後注孟康曰胡王追王陳胡公敬王追王田敬仲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傳作鹿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

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史傳作周內盛言其必應並在志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

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

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知嫂五字一作私嫂者三字謬原注今諺曰而班

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意宗左氏傳為主而斥羣說之支離所言最直截然則陳持弓之演義田無嗇之補占得毋亦蹈

自矜魁博之誚乎

沙鹿梁山鷓蜚龍鬪山左傳十四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曰是而巳伯宗以告而從之又僖

十六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

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又昭十九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

涓淵國人請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

亦無求於我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背叛散亂之象齊桓霸道

將廢公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雁河三日不流

晉君率臣哭之。迺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象也。董說略同。又六鵠退。費過宋都。劉歆以爲風發。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費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鬪於鄭。涪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恆。一作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鵠。同。退飛是也。在志下。案。

舊史稱劉向學穀梁。劉一有字。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備

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恐當作博。釋。此就風占所遺進難。又詳言衆怪。歷敝羣妖。述雨鼈爲災。在志中。

上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在志中。下而不載。宋雀生鷓。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

鑒故也。釋。此又檢出二事。之未盡者進難。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武。當作武。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

惟一作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釋。此更搜出本書所載。此遺進難。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

盡也。

【按】不盡之款三。而前二款款從它出。後一款款在自邊。越追越緊。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見金

車僨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雨鷺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

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為所滅先此

鳥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囊有燕生爵哺食至大

宋雀生鷓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鷓于城之隙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

亢陽為旱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

左傳云宋人逐猥志作狗華臣出奔陳在志又云宋公子地舊誤作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

以蕭叛在志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原注此二事是班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

也由鬪雞而傅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弑舊作萌於解龜郟郟至奪豕而家

滅華元殺原作煞羊而卒奔此亦一譌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

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猥鬣朱本非物怪故條內拾遺皆同此類然愚以此段科眼尙未厭心不如直折之曰貪採左

氏闌入非妖似更快爽也

猥狗左襄十七國人逐瘼狗瘼狗入

朱尾鬣〔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壁向魑而奪之

雞傅介〔昭二十五〕季郈之雞鬮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

鶴乘軒〔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

獲鴈〔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

解龍〔宣四〕楚人獻龍於鄭靈公公子家將見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靈公〔成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飲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

奪豕〔成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飲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

殺羊〔見模〕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皆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通多此病浚儀王氏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遠自夏小正蓋以夏小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鑑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輒引北史當之本摘沈宋蕭齊書也注家輒引南史當之自餘雜述枚舉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舉事不原所出之

請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第一科之二條云公會諸侯于周。即是不云國語之一也。又其

所定多目。凡二十或譌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

知。【釋】四科。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釋】五行。徵應宜覈矣。至如春

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一作雞與豕為禍。桃李冬花。多一無

直。敝其災。而不言其應。【原注】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

年。皆地震（下上）隕石（下下）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下上）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

大如斧。蜚鳥死。（中下）成帝鴻嘉四年。兩魚于信都。（中下）孝景之時。大旱者二。（中上）昭成二代。大雨水三。

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中下）皆不言其應也。○注字有與行本不同者。皆照史改。此乃一作非魯史

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敍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此三字

補舊蕭曹陳平之屬。陳平之屬四字亦舊脫。照傳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

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釋】已上皆謂志應逗漏不齊。亦有穿鑿成文。強生

異義。如蟻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舊作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邴舊作伯來

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比。一作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

音君子。幸為詳焉。【釋】此段謂有解有徵而失之鑿也。【按】此條束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班氏志五行。糾轆曼延。都為五册。雖嗜古之士。

肇未盈卷輒已神惜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總以四流別二十如鋪一箔米砂稗批桴粒中自獻如攤一本律以准皆各例裏出支非穿穴爛熟安從措手嘗竊自料使我下筆能為雜駁體決定不作物別體非不作也不能也後生口滑嗤點前賢假有掩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蚤恐不見水端旋其面目者矣敢持斯語箴警囂瞽者○後史志災祥咸知刊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改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哉

司馬遷至未暇也皆後漢書班彪傳之文按

蠶為惑越志下上殿公十八年秋有蠶劉向以為蠶生南越

慶為迷青近青祥也藥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五石五子在玄榜玄榜齊分壘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之漢七國衆山潰成被其害按

叔服邲伯條志中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葬按事詳雜駁首

內城二邑杭陽失衆

易田謀萊食根又中下桓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為介蟲之孽易邑與役宣公六年螽劉向以為宣比

易田謀萊食根又中下桓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為介蟲之孽易邑與役宣公六年螽劉向以為宣比

再如齊
謀伐萊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按此注的是原文雜駁總不越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志中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隱射王中肩桓楚絕苞茅僖觀兵問鼎宣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駁罰亢陽為怪怪一無為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駁專主上得天子句外得諸侯特帶引○從周衰入議似隔膜

會葬賜命會戚本志師古注會葬僖公賜命賜以命會戚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衛地

變雅為風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歸於國風焉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札子一誤作子殺召伯毛伯志中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

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一作云無冰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譌本顏注立說

今春秋至未達其說毛伯皆周大夫其下即今春秋五句之文

去無冰三載按宣十五年宣公之年盡於十八年今自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楚嚴王〔原注〕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志〕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叔時〔一〕譌作取〔魏叔〕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又〔一〕脫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一〕脫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一〕作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舊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評云宣十一年未嘗言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三滅之言為不審夫既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而復封其繼亦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亡子元此條殊無不審之言也○宣十一滅陳本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明文

蹊田〔左宣十一〕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蹊田率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

貫入之亦不原〔此注〕王本全引左傳而以賢哉一贊

陳為楚滅者三〔楚始滅陳即宣十一年〕陳事〔注〕滅陳以為楚縣〔昭八〕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其聚而侵楚楚既寧楚子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遂圍陳秋滅陳

楚嚴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志無始字此兼地千里下案楚自武王僭

號鄧盟是懼荆尸久舊譌傳古注師歷文成繆三王一作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

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閱釐文宣「原注」蓋即傳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也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

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自一無自字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

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志中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世寔一作世

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駁志中占事年世懸殊之繆年既繆矣占復何施禴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注」楚武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近楚故懼而會盟

荆尸「莊四」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注」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戢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戢為陳

楚始稱王「楚世家」楚熊通伐隨隨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

此楚始稱王明文也評者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之稱稱王非始於武王「按」

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也視短而矐長可謂辯乎

殺赤立宣見編次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遂者襄仲也公子赤者惡也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志下案釐一無釐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

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耳一作然則而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

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在一作存舊贊二云字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四十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

秋持左氏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失記題下注語者也

杞尙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叔侯曰杞夏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志下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本

師古注亦云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

納之平公主子曰佐後宋臣伊一脫戾一諱譏太子痤一諱而殺之原注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

原注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原注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皆之明應也志中案災祥之作將應後

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

元一作華。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讒左襄二十六宋寺人惠轎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

華元奔晉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昭六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七年麋鼠食郊牛角志中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志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

自此前前一無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不字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

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志下又

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者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原

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釋雜引志文止此眼在君若綴旒不能制等句案春秋諸國權臣

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志中下釋得舉手大夫執權君不能制等句案春秋諸國權臣

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劉之說然

而穀梁謂一作大夫不臣諸侯失政穀梁傳作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一作政由甯氏祭

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參或誤切

【按】所駁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溴梁二盟。蘇黃門轍以為合禮。趙氏鵬飛以為尊卑之分正。及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往往而合。然至襄十六之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矣。雞澤之會。父左襄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盟之。匹敵之宜。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

溴梁之盟。侯晏於溫。復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政由甯氏二句。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

二傳為說云。襄三梁穀會雞澤下。即注中云云。又十六會溴梁下。即注中又曰云。

麥言。唐陸贄傳麥言猶夸言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字。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案一脫。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原注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誤也。當為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

一作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駁之。誅四大夫。一駁也。莫敢責大夫。又一駁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駁也。○細審之。劉爲此駁。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有書蝕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蝕。桶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爲成。而辯亦不中窾。會閱者宜取而參校之。

所尸唯三卻。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一傳。長魚矯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州滿。厲公名也。其言州滿。具王劭書。無考。

六官七人。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二月。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所以復霸也。

魏絳。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羊舌赤曰。絳無貳志。其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莊子請和諸戎。曰。戎有五利。焉貴貨易土。穡人成功。四隣振動。師徒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修民事。田以時。

三駕。襄九年。晉伐鄭。師于牛首。一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亳。城北。一秋。七月。一伐鄭。會于蕭魚。

【注】此三駕也。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于字無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

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之一無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志下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

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共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釋】此層為且當春秋既

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舊衍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

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釋】此層代考時事益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

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釋】此層為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

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

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合白圭之玷

何其甚歟【釋】後以優劣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注亦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筭在春秋年

衛弑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

遂弑之

越滅吳哀二十二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

魯遜越在哀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志中下○其下劉向占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劉向占七年麋鼠食郊牛角劉向以似脫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志中上○單述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三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駁三家二字也本為叔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縱帶挈孟孫不免失出○釐成與昭隔世三五糾不及此亦更失拈

昭子發憤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志下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

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夷庚。至云：非子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鉤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頰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頰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庚物則由之詩序云：由庚以庚為道也。束皙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舊作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

後，故不載於經。志下案自昭十五舊作四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舊誤七焉。事例本經，披文立

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舊誤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駁，主日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最精，所

謂彼節有間，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凡五

四無占，總八占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志上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

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一脫此。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一脫此。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一無。豈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為陳火二字申解。義以關不與蠻夷之說也。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裨說。而杜注別為一說。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為楚縣。而昔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
招殺偃師昭八。經。一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緘。干。徵。師。赴。于。楚。滅陳。事見上。【按】

卷二十

外篇

暗惑第十二。○十四。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一。無。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

太子者一有矣字夫髮經炎一作矣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
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日王訓故曰「奉熾燼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
然果

毒胙左傳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史記本紀曰「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一作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舊脫「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一」

無字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

刊正。可補孟義。

看空旁出。【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書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嚙。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返。縛向

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又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

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舊作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

遷革。著想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者邪。一作昔陳焦既亡。累年吳志亦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顧或譎須使竹帛顯書。古今或作稱怪。况

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滯語豈有片言不接。

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錯卻不錯。覆思敍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况國史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按〕節首二句。小異其文。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謀〔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秦晉人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芣。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諛。此之不實。明一作昭。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碯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同史記文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

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

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諛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諛。非誤也。子元摘之。非

是餘所摘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生而賜氏。烏知此諛非此類。噫。弄巧成拙。奚

自首眼不見史記。為一笑。

田常成子以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
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常
卒諡爲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當舊作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脫長無子母爲此二字一取室孔子曰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舊作有若嘿然無史有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避
字斷句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
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喆同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
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
詐相策一作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會
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語不須與辯也乃其嘆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
口此判不移○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甲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

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史記作在漢書作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一作忌史漢作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

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案子房之一無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讎一作仇

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一脫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

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

無避忌為國當作圖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節尾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

○涑水氏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為之說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為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為詭辭諂諛又一妙會

雍齒「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又」封爲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爲「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公。

鷹鷂之逐「左文十八」季。

將而必誅「公羊莊三十二」天子牙。今將爾辭。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所難之指。文中已足。云云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爲雅飭。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琊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

立之。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

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有兒曹何

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一作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

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竟一作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檠填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紱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顛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恆。一作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一作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補注傳檄。

【按】三科揭辯。殊欠老成。謙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美稷曾無父老。盡童稚耶。其有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毋乃縣令丞喻指里陌。工為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井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井州。調伋為井州牧。前在井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遂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文。

晉陽無竹因學紀聞今汾州府也。按。為竹。鞞平安。則躉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

愚意此事疑
辯總不在此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一字無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二字亦贊一本

難曰：昔孟陽臥一作坐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遵主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

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

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

親姻。猶恐一脫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藩。建五利於中國。且

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

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譌舊作調或言。凡一作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蓋

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綴注節末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此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

尉當是也。第嫌具瞻綸綍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段。殊不可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還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

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牀〔左莊八〕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漿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

又魏世諸小書一譌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二字贅〕○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漸項籍况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使一字多檐瓦皆飛有踰舊作武安鳴鼓且瓦旣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

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故彼爲解詞此爲詰詞

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遂西鮮卑段務勿摩子匹磾弟也

驚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瘡割之鴛來攻

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省之見父史有停廢中三字文十餘日告歸質賜絹

正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

作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

以牙籌推以食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原注：如張堪爲蜀郡，乘折

並其類也。○張堪舊作張，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古通：縑，口甘龜糲，而多藏鐵帛，無

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

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然一脫當二字，繆矣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子，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

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

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僞之門。又張敞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

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而僞聲軼於京師，非細

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并威之爲荆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執與父清對曰：臣

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以檀弓齊大訊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

昔君嘗賜粟三千鍾黔妻死妻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

史載非一職原注引張吳二事按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帳

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外蕭然無辨

布被脫粟飯漢公孫弘傳弘故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云何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亦作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字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

吐血數升史有將字葬食一蒸飧飲二斗酒一本酒字然後臨穴史作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舊誤但有以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

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一作之音在鄰伍者尚

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會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

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

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一作則飢膚外博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

骨立乎。已上兩駭理解皆得苦其煩絮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舊譌以其志操本尤一作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態正復躍見楮墨間。愚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撫言不須作箴史博議。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嗔畢便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

春相檀弓鄰有喪春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一作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

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補按魏志呂虔傳注祥始仕年過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獻帝第徐州未清時事耳子元黏看在此疑端從此生有魏受命凡四

十一一作三五年自丕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初武帝五年當六十年已上

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一多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

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五六下年字一在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

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易代類仍。么麼竊發。固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臆泥。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五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母丘儉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為得。○篇多顯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戲。遏偽。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沂徐寇賊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等。儉是為司隸校尉。二別駕。祥有討定利城賊事。徐寇當謂此。時非為別駕時。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一作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

其不然。又一無字。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爲篇尾，卽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爲糾前失者，皆以嚴後式也。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犂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爲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爲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沒其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 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中宗初韋武弄權，母媪一作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

【原注】一爲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此三句後字錯置，當云予因本

有因字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釋】上述忤時緣起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

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

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釋】滿肚不合時宜，具在簡蕭一贖，本篇之作，只欲錄存此贖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尙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

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壽，中朝江左，王陸于孫，紀其歷，劉石僧號，方策委於和，苞未詳張，宋齊應錄，惇

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苟當作綽裁其拾遺，凡此諸

家其流蓋廣莫不蹟一作彼泉諱淵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釋】史學搜覽靡遺若乃劉峻作

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於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釋】次明素志本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句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卷貽彼後一脫來

者何哉【釋】轉到通避不為起下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提五不可是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

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

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傳玄范曄兩

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苟袁家自稱為政駿謂劉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關

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首或作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釋】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為博爰自

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

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釋】第二不可謂史館聚書漢懸公令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

皆願長喙無聞同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

實錄一作紀實取嫉權門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

防轉多口人皆畏縮遲回矣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

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

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

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第四不可謂古人作史是非進退得自主竊一作

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一作創立紀則年有斷

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

勤惰須等某表一作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一作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

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

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釋】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宜定

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束勒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

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一作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

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舊作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

罷記言之職一作責者正為此爾【釋】針對課督之詞再一束抑又有所未諭古通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

命令隸名脩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
 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等並一脫並字門
 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貴成必謂諸賢載削非其
 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釋】自入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
 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
 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釋】就本身作甘投閒散一跌即豈謂一旦忽承恩
 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
 增其媿【釋】即前所云驛召至京忽忽不樂意正是目前光景明公既位居端揆上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
 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
 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節剖明責有專歸禮無加異之故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
 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
 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壓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
 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輒一作敢方於鄙宗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
 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釋】援古為况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

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拙摠心。但今者僴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缺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蕪讀如芥於心者乎。【釋】此節又拓開上說。自占身分。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詳此二句。非不草。撰者但未卒業耳。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積尾結。歸辭退。

至忠得書大慚。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

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道長。至此歸杜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所主。只在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蓋緊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自敝相表裏。自敝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爲內外篇之殿。器鑒風稜。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爲廬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爲神州。拜洛受圖。聖歷元年。召廬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勛一轉。【按】是爲中宗還京師也。

蕭至忠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章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巧還復為中書令

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脩史即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杜氏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

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漢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

荀綽拾遺按隋經籍志宋拾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詳漢書家

伯度譏其不實淵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即杜度也庚眉吾書品杜度濫

才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

公理以為可焚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職見辨

王劭見讎弘因學紀聞文粹云王劭直寬見贊貴族宋王劭之為晉史敘王珣貨殖王珣作亂珣子

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王劭直書

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楊令公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脚孤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

宗尙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草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周唐一統亦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脩

張尙書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俄檢

宗時選祕書少監進吏部但能抑退鄭愷等分掌選皆以賄聞

獨競勁廉為時議嘉仰但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無傳疑即後所云鄭愷新舊書皆

惟寂惟寞寂惟漢守德之宅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侍生亦少後同

三人官不甚著本文亦未舉其名不必彊求其人以實之

鎗鎗鉸鉸倭即鐵中鉸鎗庸中

引賈生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

召季布史記本傳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一人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

彈缺積薪彈缺見戰國齊策史記汲黯傳黯列為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

史通通釋 四外篇

刻鵠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爲言也王禹偁詩「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亦此用法也」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錄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爲侍御史劾還有人爲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懸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違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爲授古文尙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此書全具忤時篇內傳節採今不錄至忠得書。

恨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

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內篇卷尾有注。譏評今古。徐堅讀之。

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此下傳又節採自敘之文。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正史篇

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脩。則天實錄三十卷。據此。國史本皆同撰。傳言無據。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

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

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弟及六子也。俱有名。

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

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

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士庶親迎。則盛

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褻衣。

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鞮而鏡。跌而鞍。句意承高冠說。下當云冕而鞞。不當云跌。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

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云。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

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

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想賦可撰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

祝字惠卿。好學多通。子玄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祝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證。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子滋。泐。滋字公茂。通

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

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諡曰貞。泐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

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表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稍節○「舊書」既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

宜舊事一卷。滋舊書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獎語有曰。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學士兼知史館。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洩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例三

卷。又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

彙。新舊書傳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

彙。當作名儒子。當有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

免觀察史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

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富饒斂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敏

稍節○「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迥傳亦不著字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

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迥附傳當居末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

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

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云三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

篇「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改制國學等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陳郡

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卒迅續詩

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

邯鄲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

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敘「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

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賢論」論劉有虛略曰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

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日若不虛無復有神道直清有說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筆記」謂有虛惜不概見於後

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歎存盛
 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即迅耳春虛必其別字挺卿則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卿
 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無傳三賢論自稱遐叔遐叔華字也又何云獨孤耶又按徐倬全唐詩
 錄一載劉有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別一人耶然所錄
 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錄所稱江東人或因賀
 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併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此信乎讀書證古
 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詳此是訶古
 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譏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
 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
 果談史之申韓者耶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耶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
 齊著聲實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此也自邇釋其
 書且數過乃始寤其為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探撰載文等篇力故其為言也雖貌
 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觀疑古惑經等篇寄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
 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為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固其存也
 悅而能享是哉愚故曰知知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僧父起龍書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國學基
本叢書
史通通釋
一册

(95330.1)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浦起龍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